

《丛林居民》

布什曼手册

A Practical Guide For Finding Water, Snaring Game, Catching Fish, Camping and General Bushcraft

By

H. A. Lindsay

Adelaide Bush Walkers主席澳大利亚帝国军和美国陆军前丛林技能教官

ANGUS AND ROBERTSON

SYDNEY :: LONDON

1948

在澳大利亚由 Halstead Press Pty Limited 印制 9-19 Nickson Street, Sydney 1948

在澳大利亚注册作为书籍通过邮政传递

保留所有权利，包括以任何形式复制本书或其部分内容的权利。

《布什曼手册》赞赏

这是我读过的同类描述中最好的书籍。而且，它百分之百实用。作者出身于著名的丛林人家族，他的知识不仅来自自己的经验，也来自许多其他人的经验。

本书的主题几乎涵盖了澳大利亚所有内陆地区和其广阔的海岸线。其主要目的是就如何在必要时依靠当地环境生存提供建议。讨论了在地面上或地下或树木中寻找水源；动物、爬行动物、昆虫、植物食物以及海水和淡水鱼类食物、贝类、水生植物食物的定位，还有相当多的优秀丛林技能，解释清晰。

作者在战争期间是军队的丛林技能教官，他的知识帮助了我们许多小伙子，他们被要求在恶劣条件下战斗和生存，在森林、灌木丛、大草原、沼泽、丛林和海岸等地。

幸运的是，那场战争结束了。现在这本书应该会吸引任何对丛林有积极兴趣的人。

那些去度过渴望已久假期的人，遗憾的是只能持续相对较短的时间，但他们想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吸收丛林深层内在秘密——对于这样的人，这本书是一把钥匙；它可以帮助他们理解。

序言

已经有许多尝试将丛林技能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使其成为任何感兴趣的人都能学习的学科。我知道的第一次尝试发生在Kingsford-Smith和他的机组人员着陆后不久，以及Hitchcock和Anderson在他们的飞机在Wave Hill附近迫降后因缺水而悲惨死亡之后。有人用笔名写作，显然是个好的丛林人，通过报纸建议，如果不允许任何飞行员在没有接受寻找食物和水的基本训练的情况下飞越内陆，类似的悲剧可能在未来得到避免。如果找不到更好的教官，这位作者提议自己来做这项工作。但似乎没有人对这个非常明智的想法给予丝毫关注。

1939年，战争开始后不久，许多人，其中一些是杰出的科学家，带着类似的建议接近了皇家澳大利亚空军总部。他们都因这个提议而受到感谢，但同样没有人对此采取行动。建议将其纳入第二澳大利亚帝国军训计划的提案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当V.D.C.在1940年敦刻尔克之后的黑暗日子里成立时，其领导者表现出了更多的主动性，并将当时已知的该学科内容纳入了他们的训练中。就是在那时，我开始收集所有关于丛林技能的可用信息，将其添加到我已故父亲给我的大量知识中。1941年，我将这些信息交给了当时南澳大利亚的骑警督察W. F. Johns先生。作为一名老兵和在内陆担任警察骑兵多年的人，Johns不需要强调其价值。他咨询了警察专员Leane将军，后者也是南澳大利亚V.D.C.的负责人，结果我被任命为V.D.C.的丛林技能教官。但让其成为正规军训的一部分的尝试再次失败了。

珍珠港事件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当美国武装部队抵达澳大利亚时，他们想要学习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切，Waldron将军告诉我继续进行。然后随着日本人越来越接近澳大利亚，我们自己的陆军和空军也变得感兴趣。在之前所有的入伍尝试中都因医疗原因被拒绝，现在我被允许加入澳大利亚帝国军，并在战争的剩余年份里担任丛林技能教官。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整个澳大利亚，除了达尔文和阿纳姆地区，都被覆盖了，还有荷属新几内亚、托雷斯海峡、巴布亚、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新不列颠、所罗门群岛和被称为波利尼西亚的广阔地区的一个角落的部分地区。

无论我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走到哪里，我都会收集额外的信息，测试一切，如果证明是可靠和可行的，就将其纳入训练计划。因此，声称是这本书的作者是最不公平的。书中使用的信息是从数百人那里收集的，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分散在澳大利亚和邻近岛屿的各个地方。“编辑”会是一个更准确的术语。

不可能提及每个帮助过的人；许多人的名字已经被遗忘，其他人更愿意保持匿名。在那些可以提及的人中有以下这些：

所有澳大利亚博物馆和Waite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林业官员，特别是卡尔古利的Brockway先生；阿德莱德的鸟类学家S. A. White船长；已故的Consett Davis博士，他在新几内亚飞机失事中的死亡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有前途的年轻科学家；凯恩斯的Flecker博士；特别是悉尼大学的Gladys Carey小姐，首先，因为她写了《观察植物学》这样一本有用的手册，其次，因为她提供了如此多的额外帮助。

序言

也来自许多野生动物和渔业检查员以及众多专业渔民的慷慨提供。

在协助工作的实践型林地专家中，有已故的Jack Sauerbier，阿德莱德；Arthur Groom，Binnaburra，昆士兰；“Bucko” McNab，Atherton，昆士兰；Dick Holland，约克角，昆士兰；Bertie Jardine，Somerset，昆士兰；Alf Jones，Keppoch，南澳大利亚；Fred Knight，Narracoorte，南澳大利亚；“Sporting Mac” McCarthey，Coorong，南澳大利亚；George Davis，Balmoral，维多利亚；“Slim” Kemp，弗里曼特尔，西澳大利亚；Ted Jowett，来自“西部任何一个人可能捡到几分重黄金的地方”；Mick Hutton，来自“沿着赶牲口路线的任何地方”；以及Mrs Eleanor Babidge，来自“我丈夫碰巧在丛林中工作的任何地方”。

协助工作的原住民包括已故的Clarence Milerum，Coorong，南澳大利亚；已故的Mrs Elizabeth Pinkie，Tatiara，南澳大利亚；已故的Doolgan，Luritja部落，澳大利亚中部；George Disher，Renmark，南澳大利亚；Ted Wanyill，金伯利，西澳大利亚；Corporal Tawaii Dawitta，托雷斯海峡原住民步兵；Constables Boori和Moeki，皇家巴布亚原住民警察；K’ Amu和P’ Uaka，“侏儒”（实际上是矮黑人），来自荷属新几内亚。我还得到了一个波利尼西亚家庭成员的协助，他们的家园位于太平洋仅存的几个未被破坏的角落之一。我没有提到他们的姓名或居住地，因为我希望那个岛屿能够保持未被破坏的状态。

我们武装部队中的丛林技能教官必须是那些一直对丛林感兴趣的人。必须强调的是，我们不是理论家；我们必须演示我们所说的事情；我们的鱼陷阱必须能捕到鱼，我们的圈套必须能捕到猎物；如果我们说可以通过任何方式获得水，我们必须在班级面前拿出一杯水来。如果我们在这项工作上不像原住民那样熟练，我们就无法胜任。可能澳大利亚最好的丛林技能教官是第17营V.D.C.的成员。这些老兵的家园位于昆士兰北部地区，包括凯恩斯、Atherton、Mossman和Daintree，他们决定可以做的不仅仅是训练、操练和在入侵情况下站岗。在Chargois少校的领导下，他们对丛林技能进行了深入研究，然后利用业余时间训练A.I.F.、R.A.A.F.和美国武装部队的年轻人。他们的工作大部分是无偿的，我遗憾地说，被高层当局视为理所当然，但也许那些欠这些V.D.C.人员培训很多的士兵的父母和妻子会致以官方忽略的感谢。荷兰东印度群岛军队的Nieb中尉和他的本地助手Gabriel也应该因类似的服务而受到感谢。

所有丛林技能教官有时都在巨大的障碍下工作。我们被期望——通过某种奇怪的直觉力量，似乎——了解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地区的天然食物资源。我们经常没有时间进行任何研究。除了V.D.C.的少数人外，我们中没有人的军衔高于N.C.O.。任何士兵都无需被告知一个试图按照自己知道应该做的方式而不是某个高级军官认为应该做的方式来执行工作的N.C.O.的困难。关于我们有时遇到的缺乏协助和直接阻挠，我宁愿什么都不说：这些事情最好被遗忘。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得到了全力协助，我们的困难处境得到了理解，所以这平衡了事情。我们确实设法训练了相当多的人。

现在，回到平民生活中，我们面临这样的事实：如果不采取行动，我们在军队中收集的所有关于丛林的信息都将被浪费。因此编写了这本书，以指导那些希望获得丛林及其方式知识的人，这种知识应该是每个澳大利亚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的一部分。

我在此将其献给我父亲George Lindsay和我叔叔David Lindsay的记忆，他们两人都是比我将来永远成为的更好的林地专家。

H. A. LINDSAY

目录

章节

- I. 在灌木丛地区寻找水源
- II. 在森林中寻找水源
- III. 水源指引
- IV. 寻找食物
- V. 野生蔬菜
- VI. 无火柴生火
- VII. 捕鱼
- VIII. 追踪和方向寻找
- IX. 露营
- X. “全在烹饪中”
- XI. 在不太可能的地方寻找食物
- XII. 绳索、绳索制作和茅草覆盖
- XIII. 在丛林中保持健康
- XIV. 携带什么
- XV. 最后的话

页码 1 11 19 34 52 66 81 97 105 112 119 129 136 145 151

第一章

在灌木丛地区寻找水源

丛林技能(Bushcraft)没有什么神秘或奇妙的地方。要成为一个好的林地专家(Bushman)，你需要掌握一千零一个小技巧，其主要特点是一旦你学会了如何做，它们就极其简单。如果你盲目接受事物，你不会走得很远：你必须理解为什么事情会发生，为了做到这一点，有必要学习化学、物理学、植物学、地质学和动物学的基础知识。小学教科书将教会你所需的大部分知识。

不要以为原住民拥有文明人所没有的能力。除了追踪之外，没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学会做得和他们一样好的。你必须有一个开放和接受的心态、良好的观察能力和保持记忆的能力。你不必在丛林中出生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林地专家；许多通过我们训练的最好学生都是城市小伙子。当然，真正的林地专家远远超越其他人，但往往一个

在丛林中出生的人表明他无法学习新东西，也不能忘记旧知识。对于那些无法被说服幼袋鼠不是在乳头上出生的人，或者坚持认为手握绿色树枝就能显示哪里能找到水的人，你很难对他们有所作为。

对一堂课的正确心理方法往往是成功的一半，你在训练中最重要的部分——寻找水源中可以找到这一点的完美例证。

丛林人手册

当普通的文明人对丛林一无所知，发现自己被困在某个灌木丛中时，他通常处于极大的不利地位，因为他有我们称之为“水龙头思维”的局限性。在他的脑海中，他将水与拧开水龙头联系在一起，或者认为水只存在于水池中或从小溪中流淌；他无法想象水存在于其他任何地方。结果，他在丛林中跋涉，只在溪流或水池的形式中寻找水；这样他在无用的劳动中浪费了力气，往往未能找到他所寻求的东西。

将他的行为与土著人或优秀丛林人的行为进行对比。他们知道你可以在小溪、水井、泉水和管道水龙头以外的地方找到水。水可以从我们许多本土树木和灌木的根部或树干中提取；它存在于埋在干涸沼泽和水坑泥土下的青蛙膨胀的身体中；可以通过在正确的地方挖几英尺深的洞来找到；它从丛林中许多藤条和藤蔓中涌出；许多种鸟类会指示水源就在附近或会带你去找水。结果，优秀的丛林人和土著人都能在未经训练的人可能死于干渴的地方找到水。

我们可以进一步延伸这个例子。想象你自己被传送到澳大利亚南部内陆某个灌木丛中。头顶上仲夏的太阳从无云的天空中炽烈地燃烧着；脚下是红沙土，在这种土壤中寻找渗水或泉水形式的水是绝望的。在你周围，一直延伸到蓝色地平线边缘的，是一片茂密的低矮灌木丛野地。你没有水，喉咙干渴。你应该做什么，同样重要的是，你不应该做什么？最糟糕的事情是开始尽可能快地行走，不必要的消耗你的能量，被病态的恐慌驱使着以某种形式寻找帮助。如果一个土著人在观察你，他可能会总结情况说：“白人大傻瓜！”他是对的。

在灌木丛中寻找水源

现在想象你自己是一个优秀的丛林人，对丛林的方式如土著人一样明智。你环顾四周，头和眼睛缓慢移动以免漏掉任何东西。几百码外有一个山脊，比周围的地形稍高。你以不慌不忙、节省能量的步伐向它走去，你的心态很平静，意图是让你的眼睛为你的腿节省大量无用的工作。到达山脊顶部后，你将帽檐向下倾斜遮住眼睛以屏蔽强光，并观察灌木丛，寻找水树(water-trees)。你的目光固定在一个点上。在那里你可以看到一大片繁茂的水桉(water mallees)丛，一株比平常更大的针灌木(needlebush)，一棵班克西亚花(banksia)，或者我们其他任何根部能产水的树木或灌木。你向它走去，仍然通过拒绝匆忙来保存你的力量。当你漫步时，你折断一根粗壮的绿色树枝，用刀将一端削尖。如果你没有刀怎么办？如果你没有刀，你就不是丛林人，所以我们不会考虑这种可能性。

如果地面非常坚硬，你必须生一小堆火，将树枝的一端稍微烧焦，用刀刮掉黑色部分，再次烧焦和刮擦，直到尖端几乎像铁一样坚硬。但在这种沙质土壤中，你不需要火硬化的挖掘棒。

到达你训练有素的眼睛所选择的树木或灌木后，你不会向四面八方挖掘地面，希望通过碰运气的方法找到水根。如果是小树或灌木，当你推动树干时，地面会在每个根部上方开裂。如果是大树，根部可能在沙质土壤中以轻微的隆起表示；如果土壤中有草，每个根部的路径都被从树干辐射出的几乎不长草或完全不长草的线条标记；你几乎可以把它们当作肉蚁制造的小径。

你在靠近树干的这些地点之一挖掘；在几英寸到一英尺的任何深度，你都会碰到根部。一旦挖出来你就会知道那是水根：它从不很粗，从拇指大小到手腕粗细不等；它的树皮比其他根部更光滑；它不会发出很多侧枝；它像扫帚柄一样粗细均匀，几乎没有锥形；它不会急剧向地下倾斜，而是平行于地面延伸。

在靠近树干的地方对根部做一个斜切。用左手抓住根部的自由端，右手将挖掘棒推到下面并将其用作杠杆。当你工作时土壤抬起和开裂，根部就像埋在地下的绳子一样出来。通常一码接一码地被挖出，直到你有二十或三十英尺；只有当主根分支成许多小根时你才停止。现在你的基础植物学知识发挥作用了。你知道主根尖端的细小毛状根须向土壤中的各个方向延伸，土壤中的水分通过渗透压进入它们。这些水通过根部流向树干，然后沿着树干向上流向叶子。你也知道

根部长度切得越短，水分流出得越快。使用斜切的方法，将长根切成十八英寸长的段落。每段靠近树干的一端朝下放置让水分流出，因为这是水分自然流动的方向。如果你有铁皮罐或类似的容器，可以将根部立在其中排水；如果没有，就让它们一次一个地滴入你的嘴中。

当这些根段不再滴水时，你还没有完全利用完它们；你可以用嘴封住远离树干的那一端，向下吹气来挤出更多的水分。

在灌木丛中寻找水源

从树根中提取水分

无数次，当我向军事人员演示这个技巧时（还有几次是因为口渴被迫这样做），我从一根大约三十英尺长的根部获得了近一夸脱的水。

从根部收集水分的两个规则已经解释过了：

丛林人手册

1. 总是选择你能找到的最绿色、最茂盛的树木。
2. 排水时，总是将每段根部靠近树木的一端朝下放置。

以下是其余的规则：

3. 避开茂密的灌木丛：选择独自生长的树木或灌木，或者那些生长在树丛外围的。
4. 不要在岩石地面上寻找水源：选择松软的土壤或沙地。在岩石地面上很难挖出根部，即使挖到了，根部也是扭曲变形的。水分无法从这些扭曲的根部正常流出。
5. 寻找水根时，忽略通常给出的建议——“去低洼处”。相反，要到高地去，特别是沙丘，那里的树木为了生存必须发展庞大的根系；自然地，你能找到的根部越多，获得的水分就越多。
6. 获取水分的最佳时间是日出时分，此时树木整夜都在收集和储存水分，根部饱满（充胀）。最糟糕的时间是炎热干燥的正午。
7. 某些树种根部的水有粘腻的土腥味，但其他树种的水几乎和雨水一样好。不需要消毒——大自然已经为你做了这件事。
8. 只有两个“不要饮用”的规则；它们非常简单，任何人都不应该忘记。如果根部水分有苦味或尖锐的烧灼味，绝不要饮用；绝不要饮用从含有乳白色汁液的根部流出的水。

让我们开始一次想象中的澳大利亚部分地区之旅，来了解可能找到的水树。我们将从西澳大利亚的卡那封开始，向南然后向东行进。在西澳大利亚这一地区的灌木丛中，你会发现一种金合欢，外观非常类似于果酱木，但是，果酱木的木材呈巧克力色，切开时闻起来像覆盆子果酱，而这种金合欢的木材颜色较浅，质地更软。叶子像果酱木一样又长又细，但稍微宽一些，边缘没有非常细的绒毛。虽然在内陆和海岸都能找到，但通常被称为海岸金合欢，是从弗里曼特尔一直延伸的海岸沙丘的主要植被。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水根树。在内陆，你会发现一种相思树，叶子细小如针，但稍微扁平，触感柔软，每片叶子的尖端都略微向一侧弯曲，呈钩针状。这些叶子类似于我们熟悉的杰拉尔顿蜡花植物，两者都是很好的水树。再往南，以及向内陆延伸相当距离，你会发现几种班克西亚属植物；在澳大利亚干旱地区的任何地方，几乎无一例外，班克西亚属植物都被发现是很好的产水植物。

从杰拉尔顿南到珀斯，穿过从海岸沙丘向内陆延伸的宽阔地带，直到这种灌木丛被半沙漠的鲑鱼胶树和银桉灌丛所取代，你都可以从上述任何树木中获得饮用水。

在金矿区只有一种真正的水树，被称为水树。对植物学家来说，它是血叶柳叶菜(*Grevillea hematophylla*)，它拯救了许多生命。它看起来像一棵小木麻黄，除了它的叶子像松针一样光滑，而木麻黄的果实粗糙，像小松果，这种树的种荚是椭圆形的，大小和颜色都像烤过的咖啡豆。

我们暂时跳过西澳大利亚的森林地区；我们目前在讨论灌木丛，在高大的木材中获得饮用水使用的是不同的技巧。沿着奥尔巴尼以东的海岸，这个国家又是半干旱的，水树是蓝桉，其叶子有手掌大小，呈现与我们熟悉的蓝胶树相同的灰蓝色（灰白色）。在内陆，水树是美花瓶刷树(*calathamnos*)灌木，其花朵类似纵向分开的瓶刷；水分储存在根

部香肠状的肿胀中。在几乎是沙漠的地区，还有另一种树的根部有这些奇特的充水肿胀；那就是库拉琼树(kurrajong)，这种树太知名了，无需进一步描述。

继续向东旅行，你会来到环绕纳拉伯平原边缘的灌丛，在这里你会发现我们所有水树中最著名的——水桉。对初学者来说，大多数桉树可能看起来很相似，但这种很容易识别。当树皮脱落时，它不像大多数桉树那样剥落，而是以长条带状脱落，可能悬挂数月。当这些条带最终脱落时，它们平躺在地面上，从树干向外辐射，像车轮的辐条一样。在我叔叔探索澳大利亚这一地区期间，

已故的大卫·林赛与那些土著部落相遇，这些部落在整个干燥的夏季，除了从这种神奇树木的根部提取的水之外，无法获得任何水源。我也曾在类似的地区徒步数日，做着同样的事情。

穿越纳勒博平原的干旱荒地后，同样会遇到这种含水玛利树(water mallee)，一直延伸到艾尔半岛，并向内陆延伸相当远的距离。跳过接下来良好的土地区域，我们从墨累河口以南重新开始。在这里，沿着长达一百多英里的海岸沙丘地带，我们发现了boobialla，一种小叶荆棘状的树木，其长根常常因风蚀而在沙丘上暴露。当切断这些根部时，水会大量流出，然而在早期殖民时期，许多人在这一地区严重缺水，一些人甚至死亡，却从未意识到在他们绊倒和跌跌撞撞经过的根部中有大量的水。从库荣地区向内陆延伸，远达维多利亚州的“日落”地区，是一片低矮灌木的海洋，在那里可以找到许多根部能产水的玛利树，以及针叶灌木(needlebush, Hakea)，很容易通过其坚硬的针状深绿色叶子识别，每片叶子顶端都有一个微小而坚硬的黑色刺，还有木质果实，会纵向裂开一半来释放种子。

在灌木丛地区寻找水源

在澳大利亚的大片地区，这种地形都会发现类似的条件。篇幅不允许更广泛地列出澳大利亚的含水树木，而且无论如何，我也不声称了解所有这些树木；即使是生者或死者中的任何丛林居民或植物学家，是否曾经能够了解我们所有含水树木的名称或描述，这都是令人怀疑的。一个奇怪的事实是，我们大多数植物学手册很少或根本没有提及我们一些树木和植物的这一非常有用的特征，而一本野外生存手册甚至包含了完全错误的信息。

最重要的是，你应该访问最近的半干旱地区，试验你遇到的每一种树木和灌木。起初你可能不得不按照试错原则工作，但过一段时间后就会掌握技巧，直到有一天，在你从未访问过的地区，面对你从未见过的植被种类时，你能够说，“这看起来应该是一棵很好的含水根树”，并发现你经常是对的。这也是让你自己明白一个事实的好方法：只有通过实践，你才能掌握成为真正丛林居民必须学会的所有小技巧。

但不要误以为，因为你了解理论知识并做了一些实际工作，你就能在澳大利亚的任何灌木丛中为自己找到水喝，特别是当干旱用其枯萎的手掌握这个国家时。此外，还有一些地方似乎根本没有含水树木。我穿越了西澳大利亚州埃克斯茅斯湾和卡那封之间整个100英里的灌木地带，没有找到一个根部能产出哪怕一滴水的树种。还有其他这样的地区。

丛林居民手册

然而，有一个技巧可能在其他方法都失败时拯救你，对于这个技巧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方法，我们必须感谢南澳大利亚博物馆的民族学家诺曼·廷代尔。如果你必须穿越一段真正糟糕的地区，可以模仿沙漠土著，随身携带一块大约高尔夫球大小的优质红色或黄色粘土。这种类型的粘土可以从溪岸、被风吹倒的树根上的底土、蚂蚁窝周围的土壤中获得，或者作为最后手段，通过挖掘获得。重要的是要随身携带粘土——永远不要依赖在需要时找到这样的东西。在你的旅程中挖掘根部，如果没有水流出来，切一小段并通过向下吹气获得几滴水。用这些水润湿一点你的粘土，将其变成像腻子一样的糊状物。在三英尺长的根部末端(当然是离树最远的那端)做一个光滑的倾斜切面，将粘土涂抹在上面，用拇指球用力按压到木材的孔隙中以密封它们。生一小堆火，在火中温暖根部，从粘土密封处开始，向另一端加热。热量释放木材中的水分，根部内部产生的蒸汽压力无法通过粘土逸出，迫使所有这些水从另一端流出，就像你看到湿的或绿色的枝条在火中冒泡和滴水一样。这个技巧也适用于从我们许多树木的上部枝条取得的光滑直枝条，但在这种情况下，总是将粘土密封放在枝条的下端。

从根部或枝条蒸馏出的水有很强的胶质味道，但总比没有好。

第二章

在森林中寻找水源

现在我们来讨论在桉树林中寻找水源的方法。在这里，使用的是幼树的树干而不是根部。典型的含水树是一棵高大、细长的幼树，具有旺盛、健康的外观和良好的新鲜叶冠。选择一棵底部直径约五英寸的幼树，在接近地面处砍断，然后在分枝处下方再次砍断。你已经学过水是向上流到叶子的，所以很明显，要从幼树中取水，你必须将其倒置。如果你将底部楔入另一棵树的树叉中，较小的一端悬在水容器上方，这样会让工作变得更容易，因为这样可以避免你承受在直立位置举起一段重木材的压力。

水珠会出现在木材的切面上

开始滴水；当水流停止时将树苗切成两半，丢弃较粗的一端，水流会从较细的部分重新开始流出。当这股水流也停止时，再次将其切成两半，按之前的方法继续，直到你剩下一根大约十八英寸长的木头，这部分原来是树苗的最高部分。敲掉树皮，将嘴贴在较粗的一端用力吹气。从一根十二英尺的树苗中通常能流出一品脱清澈且几乎无味的水。如果排水、切割和吹气只能得到几滴水，可以用粘土密封十八英寸木段的较粗一端，然后蒸出水分。

让我们再做一次澳大利亚的想象之旅，描述一些以这种方式产水的树木以及它们生长的地方。

从树苗中排水

在西澳大利亚北部的金伯利地区，很少有树木的根部能流出水，但几乎所有桉树和茶树的幼苗都能产水，即使是在贫瘠的平原上也是如此。在后一种情况下，你必须选择生长在水道岸边的树木（即使这些只是在大雨后才有水流的小溪），或者只选择那些有着明显健康、茂盛外观的幼苗，特别是树冠浓密的。

在森林中寻找水源

向南走，跳过布鲁姆南部那片被恰当地命名为“疯子小径”的恶劣地带，我们到达一个干涸小溪两岸长满桉树的地区。在大树中间发现的幼苗会流出水来，特别是那些树皮光滑、看起来很像南澳大利亚和维多利亚州河边红桉的品种，还有另一种同样光滑的白色树皮覆盖着面粉状粉末的品种，用手一碰就会掉粉。再往南可以找到洪水桉，主要生长在小溪岸边，还有一种茶树，树皮呈黑色，略微粗糙但不像纸质。接下来是贾拉树(jarrah)地区；贾拉树幼苗充满水分，卡里树(karri)、万杜树(wandoo)和从新诺西亚南至奥尔巴尼及更远地区发现的其他桉树的幼苗也是如此。

然而，这种获取水分的方法在东部高大美丽的鲑鱼桉森林中并不成功。

在南澳大利亚，红桉、甘露桉、纤维桉和一些盒桉品种的幼苗树干会流出水来。在维多利亚州，许多森林树种的幼苗都会流水，从吉普斯兰延伸到新南威尔士、昆士兰直至约克角的桉树森林也是如此。我在军队的工作带我走遍了所描述的所有地区，无论是在吉普斯兰森林还是在阿瑟顿高原、蓝山或达令丘陵，我从未找不到某些桉树、桃花心木、松节油树或茶树品种，它们的树干能流出足够饮用的水。在和平时期，我曾被叫去协助寻找迷路的徒步旅行者；找到时，他们往往急需饮水，我们通常用斧头或刀子从附近的树上为他们取水。他们周围到处都是充满水分的树木却仍然口渴，这并不能怪他们——他们从未被教过如何获取这些水。

有传说讲，如果用斧头敲击金伯利和昆士兰部分地区的瓶子树(bottle-tree)树干，会喷出大量清澈如水晶的水流。我在快乐的童年时代读过很多这样的故事；我最喜欢的一个是关于金发姑娘和三只熊的。以下是从瓶子树获取水分的事实。在金伯利，不要选择又大又老的树，而要选择相当年轻的——直径不超过九英寸。从树干上切下一条大约四英寸宽、两英尺长的树皮条；不要做那种杀死树木的破坏者，围绕树干剥一圈树皮。在树皮下你会发现一层柔软多孔的边材。挖出便于处理的块状物并咀嚼它们。你会发现每一块大约能产生一茶匙带有愉快甜味的水，而木头会被嚼成一团纤维。即使你非常口渴，半小时的稳定咀嚼也能给你暂时所需的全部水分。从昆士兰瓶子树获得最佳效果的方法是切一个V形缺口穿过树皮进入边材，用水壶接住从V形底部流出的水。再次强调，选择幼树，不要碰大树。瓶子树的特征非常明显，没人会把它误认为其他东西；它的树干形状完全像一个长颈瓶。

在丛林（雨林）中，你从藤蔓(lianas)或手杖藤(rattan)中获取饮用水。在靠近地面的地方砍断藤蔓，然后在你能够到的最高处再砍一次，将长段切成短段，并将每段倒置以排出水分。总是让第一茶匙水流掉以冲走树皮中的刺激性结晶（草酸钙），将藤蔓段削成铅笔尖状而不是通常的斜切是个好方法。永远不要向丛林藤蔓吹气或吸吮：如果你这样做，刺激性结晶会让你的嘴和喉咙非常疼痛。就像从根部取水一样，永远不要喝任何带有苦味或灼烧感，或含有乳白色汁液的东西。

在任何丛林地带进行一些实验很快就能显示哪些是水藤；它们在外观、切开时木材的颜色等方面差异很大，这取决于你所在的地区。在新不列颠，最好的水藤没有节（关节），切开时木材呈现

粉色、奶油色和白色的同心圆环。在荷属新几内亚和约克角，最好的藤蔓有粗糙的软木状树皮，用手摩擦时会脱落。在昆士兰更南边的地方，最好的出水藤在不规则的间隔处有明显的节点。切开时呈现透明的奶白色，中心有一个小的棕色斑点。

优质的饮用水来自律师藤(rattan)。挑选你能看到的最大最长的藤条，切下大约五十英尺，切成短段，对着每一段吹气，水就会从另一端喷出。另一种藤条与律师藤不同，没有带着可怕锯齿状钩子的卷须，也能产出水分。

两种肉质叶片能产出可饮用液体的植物是沿海沙丘的“猪脸”和内陆的parakeelia，后者在良好的雨水后生长在沙丘上。用手将叶片压碎，在容器中收集汁液。它有一种令人作呕的金属味，但不会造成不良影响，尽管任何被迫用它

代替水几天的人都不会对这种折磨有愉快的回忆。至少我没有。

这些是与澳大利亚出水树木和植物相关的主要事实；读者可以放心，所提到的一切都经过了彻底的测试。在军队中，我们必须反复演示这些东西，通常是在原住民可能都会对任务感到畏缩的地区，但我们从未在野外演示时”表演失败”，那些经常帮助我们的V.D.C.的优秀丛林人也从未失败过。

然而，确实有失败的情况，很多次。失败者总是那些听了几次讲座，看了几次演示，然后就急忙跑去自立门户的人。总有人准备带着一个想法就逃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是证明了一知半解是危险的，并给自己带来了嘲笑。丛林技能学生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个陷阱；他不应该试图指导别人，直到他彻底掌握了这个主题，并且应该确保他的学生得到适当的教学。

另一个陷阱是将道听途说的证据当作事实接受。想要学习所有你能学到的东西是很自然的，你应该愿意倾听任何可能有新东西告诉你的人。通过这种方式确实能获得相当多有用的信息，但也有很多绝对的胡说八道。只有一个安全的规则：无论你的消息来源看起来是多么好的丛林人，除非他向你演示或者直到你自己让它起作用，否则不要相信他说的话。许多人会以赛马内幕消息员提供获胜者的所有信心传递道听途说的信息，就像赛马内幕消息员一样，他们错误的时候比正确的时候更多。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无数次被告知，或者在印刷品中郑重其事地看到声明，说可以”通过在露兜树棕榈生长的地方挖掘来获得浅层的淡水”。这不是真的。露兜树棕榈只有当你在沼泽地发现一大片茂盛的丛林时才表明你能找到淡水，而你知道无论如何都能在那里得到水。对于像这样的每一丛植物，一定有大约一万棵这样的棕榈生长在干季如此干旱的土壤上，你可能一直挖到中国都找不到水。至少有三个经过充分证实的例子，这种错误信息几乎让人们丢了性命。

1942年，错误信息确实导致一个人死于干渴。装甲师的一名士兵被告知可以通过在圣诞树下挖掘来获得水。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圣诞树并不表明浅层有水，其根部或树干也不会产出哪怕一滴水。不幸的是，这个人相信了。他在一辆在三泉附近抛锚的卡车上，走进灌木丛中寻找圣诞树下的水。他徒劳地挖了一个又一个洞；从未听说过可以从树根中取水，他经过了多棵水树而不知道，最终在澳大利亚最好的水根树之一——“公牛女妖”树(Banksia grandis)附近死于干渴。

那个不幸年轻人的命运有双重教训。首先，它显示了传递错误信息的犯罪愚蠢；其次，它显示了如果你不亲自尝试会发生什么。要以简单的方式学习，你在没有迫切需要时练习所有这些技巧；要以困难的方式学习，你等待紧急情况到来后才尝试将理论付诸实际使用。

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以困难的方式学习？

在我结束本章之前，我应该提到树木和植物的识别。不要试图模仿专家，他们一边走一边识别，比如messmate或grey-box，一眼就能认出，而且通常从很远的地方就能识别。这种能力只有通过长期练习才能获得。要以科学的方式进行工作。首先检查树皮；它是光滑的还是粗糙的？松散的还是紧实的？外面是什么颜色，切开后里面是什么颜色？它是厚的还是薄的？接下来，切穿边材进入心材，注意每种的颜色和质地。现在看看叶子，注意它们的颜色和形状，是否两面都是同一颜色，以及叶脉是如何分布的。试着找到该树种的幼苗或嫩枝，因为我们许多桉树的幼叶与成年叶片非常不同。最后，注意花朵、未开放的花蕾和种荚的每一个特征（植物学家总是将最后提到的称为果实）。将所有这些细节记录在你的笔记中

书籍。如果你使用手册的帮助，比如西澳大利亚州林业部出版的《西澳桉树识别指南》，或者R. T. Patton撰写的《认识你的树木》（讨论维多利亚州的森林），你很快就会掌握诀窍。

在丛林中，你能找到的最好的木材识别实用指南是养蜂人，他们的生计来自树木。通常他们只知道当地名称，但作为一般规则，他们不会混淆物种。而且他们能在远距离识别这些树木，这对于门外汉来说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后来你可以学习你能识别的物种的植物学名称，但对初学者来说，从一开始就这样做往往太困难了。

[18]

第三章

寻水指南

有几种寻找开放水源的指南，包括泻湖、溪流水潭、岩洞、泉水和渗水点。其中之王是野鸽。在宜人的温暖天气中，野鸽只在日落时饮水，但在非常炎热的天气中，它们一天喝两次水，就在黎明时分和晚上再次饮水。野鸽的飞行非常独特；训练有素的眼睛可以在三四百码的任何距离内识别出飞行中的这些鸟类。学习使用野鸽作为向导的最好方法是从终点开始，然后向后工作。

在日落前大约一小时去到丛林水洞，穿着中性色调的衣服，或者更好的是，穿着用卡其色和绿色斑块染色的伪装服，在帽子周围和脸上放一些树枝作为额外的伪装。坐在靠近岸边的树木、岩石或灌木丛旁边，保持完全静止。你会看到鸽子到达，在树上栖息一段时间，扑到地面，以紧张、犹豫的方式走向水边，迅速饮水然后飞走。这是第一步：什么都不做，只是观察鸽子到达和饮水。第二天晚上坐在距离同一水洞大约两百码的地方，观察飞过的鸽子，特别注意它们特有的飞行方式以及它们都朝向水洞所在位置的方式。第三天晚上选择至少半英里外的地点，注意飞行路线如何都汇聚到那一个

[19]

丛林人手册

地点。继续观察，直到你完全确定你可以仅凭飞行就能将鸽子与所有其他鸟类区分开来，并且可以从飞行路线检测出水洞所在的方向。然后进入另一个区域，仅使用鸽子作为向导来寻找水洞。

总有一天那点练习可能会非常有用。在澳大利亚，无数的人因为这些鸟类而免于困苦甚至死亡；这里有一个案例。1885年，南澳大利亚政府派遣大卫·林赛从阿德莱德到领地，勘测最近被接管用作牧场的巴克利高原上的土地。我的父亲，当时是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陪同队伍并写了一本我至今仍珍藏的日记。以下是1886年2月23日的条目：

“托德河，麦克唐纳山脉。一切都因干旱而枯萎。桶中只剩几品脱水。骆驼和人都筋疲力尽。如果我们得不到水，我们就会死亡。”

我的叔叔牵着最强壮的骆驼去寻找水源，但没能找到。更糟的是，他没有发现土著人的近期踪迹。那天晚上回到营地时，心情远非愉快，他看到一只孤独的岩鸽飞过前方的峡谷。他注意到飞行路线，沿着它上山，在一个通常没人会想到找水的地方，发现了一个装着数千加仑水的岩洞。几天后，在伊林加泉附近，队伍发现了他们在山脉中遇到的第一批土著人，阿伦塔部落的一个小氏族。这些土著人说干旱把他们赶出了托德地区；用他们自己的方言来说，那里是“quatcha queandaritchika”（水全没了）的情况。只有一个地方能找到水——山坡高处的一个岩洞。这就是那只鸟引导我叔叔到达的水洞。如果不是因为一只小鸟，整个队伍可能都会死亡。

[20]

寻水指南

这就是为什么任何名副其实的丛林人都不会射杀野鸽，除非没有其他食物可用。他知道这些美丽无害的鸟类拯救了许多生命，有一天可能会拯救他自己的生命。

澳大利亚鸽子的完整清单可以在任何好的鸟类书籍中找到；内维尔·凯利的《那是什么鸟？》特别推荐，因为它有出色的彩色图版。对丛林人最有用的鸽子中有河鸽，很少见到但因其清晰的“Wardle-warp”叫声而容易识别；它通常不会引导通往水源的道路，但它的存在表明水源就在附近。接下来是铜翅鸽，和家鸽一样大，还有带有凤头鹦鹉式冠羽的小羽冠鸽。在跟随最后提到的物种寻水时，要记住它是通过短暂、快速的飞行前进的，中间有频繁的休息停顿。还有squatter鸽，一种开阔平原上的大鸽子，飞行时翅膀发出响亮的哨声，以及金伯利的岩鸽，在干季时特别有用，因为它生活在那些难以找到水源的砂岩区域。

住在阿德莱德、墨尔本或悉尼的丛林技能学生可以参观动物园，在笼子里研究这些鸽子，从而在进入丛林之前了解它们的相当多信息。

一些雀类是很好的寻水向导，主要是栗耳雀（“头痛鸟”(headache bird)，不需要看到它；它单调的“Teut-teut, teut-teut”啁啾声是无法错认的。还有钻石鸟，一种微小、无畏、迷人的小鸟，可以看到它在大树的外枝上移动，在觅食时用喙发出咔嚓声。

钻石麻雀更大，很容易通过其斑点背心识别。默里喜鹊(Murray magpie)或啾啾鸟(peewee)属于同一类，瓶燕也是如此，它在岩架下的高崖或洞穴中建造泥巢。但是必须记住，这两种鸟类，像雀类一样，不会引导你找到水源；它们的存在，特别是在真正炎热的天气里，仅仅表明水源不远。在干旱地区，最好花一整天时间在水坑边观察鸟类前来饮水。通过这种方式，你很快就能学会识别那些待在水源附近的鸟类。

名单上最后但最重要的鸟类之一，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内陆，是黑凤头鹦鹉。当接近灌木地区可能有水的地点时，老丛林人如果没有看到黑凤头鹦鹉就会开始担心，但如果他看到一群黑凤头鹦鹉——它们沉重缓慢的翅膀动作可以从很远的地方识别——他就知道那里还有水。

动物小径通常不是找水的绝对可靠指南，但它们可能非常有用。跟踪它们时，记住如果足迹汇聚到你正在跟踪的那条路径上，水源就在前方，但要小心不要跟踪那些反复分岔的路径；那意味着你走错了方向。同样值得记住的是，牛通常在饮水后排粪，而不是在去水源的路上。

蜜蜂是很好的向导。如果你在空心树中发现一窝野化的家蜂（不是微小的、无刺的本地蜂），当空气温暖时站在树下仰望天空。观察蜜蜂进出入口的活动。那些飞出时向四面八方散开的是采蜜和花粉的蜜蜂；忽略它们。在一天中炎热的时候，你会看到一条蜜蜂线路总是朝向并从某个特定的方向返回。这就是饮水飞行。四处移动，直到这条飞行线在阳光下清晰显现，你很快就能看到水坑在哪里。

现在我们来谈论原住民在干旱时期的老办法：从青蛙身上获取水。假设你来到一个有粘土底的沼泽或水坑，它已经干涸了；泥土像俗话说的石灰烧制工的靴子一样干燥，像疯狂的路面一样四处开裂。你经常会被读到或被告知，你可以在那干泥的任何地方挖掘找到青蛙，但这样的说法立即暴露了说话者是众多对自己没有亲身经历的事情发表言论的人中的又一个。事情没那么简单。首先你必须找到凹地的最低点；那是最后一个大水池所在的地方。其次，记住青蛙不会等到最后一点水都干涸才挖洞；那会让它们任由鸟类摆布，而且太阳的热量会使很浅的水变得太热而无法生存。想象一下当最后一个大水池仍有约十八英寸深时的岸线位置，先在那条线周围挖掘。你会在地表下九到十八英寸的粘土小室中找到青蛙，每只青蛙的身体都因储水而胀大。用后腿抓起每只青蛙，头朝下握住，挤压身体；大

约半茶杯的水从嘴里流出。用脚踩死青蛙；不要把它扔在一边慢慢死去。在河床中选择河床上最深的洞，但总是在阴凉一侧的河岸下挖掘。在一些河床完全由沙子组成的地方，另一种类型的青蛙藏在阴凉河岸下的洞穴中，但很难找到——即使是原住民也有困难——尽管有时在黎明早期你可以追踪它，因为它在夜间出来觅食。

如果有人说他宁愿保持口渴也不愿喝被储存在青蛙体内一年或更长时间的水，这肯定表明他从未经历过口渴的痛苦。那些经历过的人会喝任何湿润的东西。

当干旱在内陆结束时，最引人注目的结果是从每个水坑、小溪和沼泽中响起的蛙鸣大合唱。通常有数百万只青蛙。这会让你了解在干旱期间藏在干泥中的青蛙数量。它们确实在那里——如果你知道在哪里找到它们！没有必要去干旱的内陆练习在泥中寻找青蛙；你可以在澳大利亚任何一年中某个时候水源干涸、雨后青蛙又神奇般出现的地方练习。

通过挖掘可以在浅层找到水。想象你需要水，在远处，穿过在热浪中闪烁的平原，你可以看到表明水道的树线。当你到达那里时，发现河床上除了干沙什么都没有。沿着河床走，保持警觉寻找三样东西：

1. 野狗或马的足迹，以及因抓挠或刨土而形成的凹洞。
2. 阴凉一侧河岸下的许多小洞穴，每个洞穴前都有一堆泥球（这些是淡水螯虾洞穴，一直延伸到水源或非常湿润的沙子）。
3. 河岸上看起来非常新鲜、绿色和健康的树木。

在任何这些地点挖掘，你都有很好的机会找到渗水点。一个相当可靠的指示是一片水灯心草，很容易通过它们长而光滑的绿色芽和靠近顶端的一束棕色花朵识别。为了使挖掘值得，灯心草必须至少六英尺高，生长得非常绿色和茂盛。即便如此，你可能只会在它们下面挖到一片湿润的粘土。

虽然这样的洞穴在夜间通常会积聚一点水。

当身处有大型圆顶状岩石(通常是花岗岩)在平原上露出地面的地区时，扫视每个岩石边缘是否有明亮的绿色植被，然后在这些树木中挖掘寻找水源。这些岩石像铁屋顶一样排水，大部分雨水渗入土壤后流失，但在地表下的这里那里有沙子或砾石的口袋会储存水分，尽管如果不是因为上面的植被，永远不会怀疑它们的存在。在上述所有情况中，要记住的一件好事是，在澳大利亚东部和南部的红胶树(redgums)，以及在西澳大利亚的洪水胶树(flooded gums)，意味着地下水可能是可饮用的(足够新鲜可以饮用)，而在胶树中有几棵大的、看起来健康的she-oaks(木麻黄)则是更好的迹象。

当内陆小溪通过山脉中的缺口流入平原时，洪水带下砂子、砾石和泥土，在平原上形成扇形三角洲(“沉积锥”)。这个区域通常以比周围干旱平原更大更旺盛的植被生长为标志，物种也不同，主要是红胶树和其他在能够将根系扎到地下水位时生长最好的树木。挖井的最佳位置是尽可能靠近溪床从山丘中涌出的地方，以木材的大小和外观作为指导。

经常有人说和写道，你可以通过在高潮线以上的任何海滩上挖掘来找到淡水。对于负责这种误导性陈述的人，一个合适的惩罚是给他一顿好的咸鱼餐，没有任何饮品，然后递给他一把铲子，指向海滩，要求他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否则就忍受干渴。作为在澳大利亚三分之二海岸线上的海滩挖洞的那小群人中的一员，我知道他获得足够新鲜可饮用水的机会将是极其渺茫的。

在我们的一些海滩上可以获得淡水，但这样的地方通常很少且相距甚远。在砂岩沿着海岸露头的地方，你有时可以在低潮时发现淡水细流沿着沙子向下流淌，或者在石灰岩悬崖下的花岗岩板上流过。这些小细流有时可以通过看到

许多鸟类到达和离开同一地点而从远处定位。

[25]

户外手册

在我们的海岸周围还有惊人数量的泉水，只有在低潮时才会显露；它们的存在通常通过穿越海滩的动物足迹、蜜蜂为寻找淡水涌出的地方而进行的饮水飞行，或者在炎热的日子里，一群雀鸟栖息在树木和灌木上等待潮水退去而显露出来。

在海滩后面有大沙丘的地方，如果你知道在哪里挖掘，通常可以获得好水。你应该首先爬上沙丘，寻找一座大的白色流沙山，至少距离高潮线一百码。走到那个沙丘并寻找你能在其底部周围找到的最深的洼地。尽可能靠近沙丘的斜坡挖掘。如果洞超过几英尺深，一定要用灌木棍或漂流木加固。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沙子会毫无预警地塌陷，已经造成了许多死亡。如果你不能加固，一定要将四壁做成倾斜状，记住圆洞比方洞更不容易塌陷。通常在深度从两三英尺到十或十二英尺的范围内能挖到水。

为什么你通常在这些地方能挖到淡水？不要理会常见但荒谬的解释，即”沙子从海水中过滤掉盐分”。解释是这座山是流沙，像海绵一样吸收雨水；那里没有植被生长，所以根系没有蒸腾作用；沙子中的毛细引力远小于土壤中的，所以大部分渗入沙子的水停留在那里，不能沉降到海平面以下，因为在那里它遇到了从海中渗透过来的盐水层。一个奇怪的事实是淡水会永远漂浮在一层盐水的顶部，就像奶油浮在一盘牛奶上一样。因此，每座大的流沙山都是雨水的潜在收集器和储存器，你在其底部的井旨在开采其下方那个碟形的淡水”奶油”层。

[26]

寻水指南

你必须距离海滩一段距离，以避免潮汐涨落的影响。

有时挖到水时是淡的，但随着井的加深，它变成咸的并保持咸味。这意味着你已经穿过淡水进入盐水并混合了各层。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准备一个桶、一个切掉顶部的鼓、一个防水箱或任何其他可以作为不透水集水坑的东西。它的顶部必须是水平的。将其沉入洞底，直到其上边缘比水面低约一英寸。现在轻柔地舀水一段时间，注意将取出的水尽可能远地倒离井口。当集水坑内的水变淡时停止。集水坑阻挡了盐水，只有来自上层的水才能进入。

原住民使用一个值得效仿的技巧。取一段芦苇或竹子，敲掉节点——如果你有一根长的硬线，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但如果你必须用棍子来做，这是一个耗时耗力的工作。

[27]

户外手册

你还需要一根比竹子稍大的硬木直棍。不要挖井，而是将这根棍子插入沙子中，一直旋转它，并间歇性地上下运动以防止它紧紧卡在

洞。下面发出的咕噜声和棍子每次敲击时弹跳而不是更深入的趋势将表明已经到达了水位。在竹子的一端绑上一束干草，拔出棍子，立即将竹子推入原位。绑在末端的草能阻挡沙子，你可以吸取所需的水。然而，你很快就会发现，这是那些在理论上听起来非常简单但在实践中却非常困难的事情之一。

在我们的海岸线上，寻找水源最有价值的指南是大量蚌类或其他可食用贝类的贝壳堆，混有灰烬和煅烧骨头碎片，成堆的被火烤裂的石头，以及周围地面上散落的燧石、石英或其他硬岩的碎片。这些标志着原住民过去扎营的地点，附近应该有一个挖沙井的好地方。事实上，原住民在澳洲任何地方建立固定营地的证据都是一个极好的标志，表明附近应该能找到水源，尽管必须运用一点常识，考虑到侵蚀的可能影响，以及一些水源是季节性的，只在下好雨后才存在。你还必须始终记住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原住民很少（如果有的话）在水源旁边扎营，特别是如果那是该地区唯一的水源。正如他们会告诉你的，他们把那种事留给那些愚蠢的傻瓜——白人。他们会在几百码外扎营，从而让野生动物能够不受干扰地饮水。许多白人直接在水坑岸边扎营，阻止鸟类和动物在那里饮水，从而迫使它们迁移到另一个地方。

寻水指南

如果可能的话，丛林技能学生应该熟悉每种形式的原住民石器工具的形状和外观，从捣击和锤击石到斧头和手斧头，从刀具和刮削器到磨刀石。这可以通过参观博物馆来完成。通过能够一眼认出这些原始工具，你经常能找到一个你可能不会怀疑其存在的水源。

在澳洲北部海岸和一些岛屿上，我们发现在避风海湾岸边的罗望子、芒果和类似的树木标志着马来海盗过去在驾驶平底船(proas)收集海参和龟壳的航行中扎营的地点。这些营地附近总是有水源供应。

露水是一个宝贵的备选。可以在日出时用一小块干净的海绵从叶子、草或石头上吸取；你可以从细叶植物如马奴卡(manuka)或露水灌木(dewbush)上摇下露水，用野营单、比利壶或树皮盘接住。可以用毛巾吸收，当毛巾湿透时拧干——如果毛巾很脏，从中得到的水难道不是有一种可爱的“破烂”味道吗！——还可以从保持大量露水的花朵上摇下，比如银桦(banksia)或红千层(bottlebrush)的花。我们经常用这种方式收集到足够我们一整天使用的水。然而，在沙漠地区，你必须拼命工作，因为在天亮到能看见之前你无法收集任何露水，而且一旦太阳升起或晨风开始吹起，露水就会以惊人的速度消失。

如果你没有野营单或类似的东西来收集雨水，选择一棵树皮光滑的树或棕榈树，在树皮周围切两条倾斜的槽，大约一英寸深，在V形处汇合。确保槽的下边缘有向内的坡度，使其起到排水沟的作用。在V的底部附上一片叶子作为导流口。在这下面放置你的容器。在一次短暂但猛烈的阵雨中，我们曾经用这种方式从一棵橙花桉(salmon-gum)的树干上收集了两加仑水。在一些太平洋岛屿和荷属新几内亚海岸，当地人以这种方式使用椰子棕榈树干作为集水器，尽管他们更喜欢用露兜树叶(pandanus leaf)或棉木树皮条绑在树干周围，而不是切槽。水用大蛤壳接住。

从树干收集水

从树干收集水

如果你必须临时制作一个水容器，可以模仿我们原住民的水囊，或贝都因人的山羊皮水袋(gerba)。任何小动物都可以：兔子、负鼠、小袋鼠、小山羊等。应该用陷阱或套索捕获；射击，除非射中头部，否则会破坏其携水功能。像准备市场用兔皮一样通过“套筒法”剥皮，如果脖子的皮足够长就在脖子皮上打个结；如果不长，用细绳或皮条捆扎。在前腿的皮上打结，将后腿的皮打结在一起形成提手，用干沙紧紧填充并悬挂晾干。干燥后倒出沙子，你会发现皮囊像水桶一样盛水。根据个人喜好将毛放在里面或外面；无论哪种方式，水的味道都是一样的，尽管将毛放在里面确实有一定好处，可以防止因晃动和溅洒而失水。这可以通过在顶部放一些叶子来进一步减少。

棕榈树干上用露兜树叶条收集水

棕榈树干上用露兜树叶条收集水

身体需要盐分和水分，所以在容易大量出汗的气候中，或在炎热天气的任何地方，总是要在密封容器中携带充足的盐分。你的血液中必须有盐分才能出汗；如果没有盐分，你就会虚脱。相当多的人在炎热天气中感到的疲劳，以及许多其他人如果喝大量水时感到的疲劳，无非就是这种由缺盐引起的“司炉工虚脱”。有些人以药片的形式服用（每次喝水时服用半片或一片），而其他人则更喜欢将其溶解在水中。盐的方式

当你大量出汗时，这种饮品起到的提神作用令人惊奇。

关于寻找水源的这些说明，在没有提到探水杖之前是不完整的。在我看来，这完全是个骗局。它从未经受住过任何正当的测试。如果你对数据感兴趣，这里有一些由一位非常有能力的采矿工程师提供给我的数据，他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仔细的记录。当使用探水杖来选择井眼和钻孔位置时，72%的情况下能找到水。而当井眼和钻孔仅仅是在你想要水源的地方盲目挖掘时——换句话说就是盲目截探——72%的情况下也能找到水。当地质学家选择一个可能产出饮用水的地点时，83%的情况下能找到水。你自己算算吧。无数人对探水术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什么；甚至有更多的人同样坚信可以通过赛马赌博来赚钱。我更愿意相信科学家们的话。

第四章

寻找食物

在丛林技能方面有很多关于“靠野外生存”的空谈，但最好还是说成“在丛林中求生”。除非你非常擅长，否则这总是很困难的，在某些地区更是极其严峻的事情。不过，如果你随身携带一些文明世界的储备食物，你可以通过在菜单中添加本土食物来奇妙地延长那些应急口粮的使用时间，但除非你准备好吃几乎任何会游泳或爬行、飞行或行走的东西，否则你永远做不到这一点。在这方面，一些听起来最不吸引人的食物在你品尝时会发现是最好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个重要的丛林备用食物——witchetty grub(维切蒂虫)。你不喜欢把它当食物？你宁愿饿死也不吃它？好吧，最后这句话表明你是一个从未真正饥饿过的人，请你告诉我可以用什么来代替它？有什么东西既营养又美味，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从海岸沙丘上被风吹扫的灌木丛到澳大利亚中部稀疏的林木，从西澳大利亚的jarrah森林到南澳大利亚和维多利亚的mallee，从新南威尔士州远西部的金合欢树到昆士兰和新几内亚丛林的绿色幽暗中？你找不到？没错——其他任何人也找不到，原因很简单，就是不存在其他这样的食物。

这种虫子和它的食物没有任何不洁净的地方。它只生活在树干或根部内部的木头上，不是食腐动物；即使它想变脏也做不到。那么，除了因为它是虫子而产生的偏见之外，把它当作食物有什么不对的呢？生吃时它的味道有点像核桃；煮熟后像甜炒蛋。生吃时，你用左手食指和拇指夹住头部，用右手食指和拇指捏住肛门周围的皮肤，然后拉扯。这样就能取出内脏，内脏只不过是一根装满部分消化木料的管子。然后你在靠近头部的地方咬断身体。烹饪时，最好直接把它们扔进热灰中，煮熟后再去除内脏。像鸡蛋一样，witchetty grub(维切蒂虫)几乎是完美的食物。在军队里，我们没有办法分析这类食物并用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灰分和卡路里来表示一切。我们只能做一个非常实际的测试来检验它的价值：仅以它为食，然后看我们能在胃里只有这种食物的情况下走多远，记录我们再次感到饥饿并开始失去能量之前经过的时间。通过这种方式测试，witchetty grub(维切蒂虫)只有鸡蛋、奶酪以及野鸭和袋鼠的肉能与之相提并论，没有什么能超过它。

我的最后一个论证很难被推翻。我的笔记显示，在我们的课程中，4483名男子，从将军到普通士兵，都吃了这些虫子，其中只有9个人说他们不喜欢。

当我被借调到美国军队时，witchetty grub(维切蒂虫)给我带来了一些麻烦。我向美国佬展示了如何找到它们，他们认为这些虫子和他们吃过的任何东西一样好，但几天后，美军营地周围地产所有者的投诉开始涌入。美国佬们手持战斧和砍刀，砍倒该地区所有的金合欢树来获取虫子，农民们自然要抗议。

偶尔你会遇到说“等我必须吃的时候再吃，之前不吃”的人。你通常可以通过递给那种人一把战斧并要求他为你弄几只虫子作演示用途来向他展示这种想法的错误。除非他的爱好是淡水钓鱼并且在获取鱼饵方面有一些经验，否则他很快就会暴露出他对寻找这些虫子一无所知。然后你可以问他，当他必须吃的时候，他期望如何得到它们。在丛林技能中，没有什么论调比“等我必须做的时候再做，之前不做”更愚蠢的了。这既不聪明，也不幽默。这是愚蠢。你不妨声明当你必须游泳时再游泳，之前不游，以此作为逃避游泳课的借口。

丛林技能的学生应该学会现在就做一切事情，即使可能有点不愉快，而不要等到紧急情况出现时才尝试。

witchetty grub(维切蒂虫)主要有三种类型。最小的一种有方形头部，身体比头部小；它是longicorn beetle(长角甲虫)的幼虫，长度很少超过两英寸。第二种外观更像蚕，长度达到三英寸或更长，周长大约相当于人的小指；它是

木蛾的幼虫。第三种是鬼蛾的幼虫，可以长到五到六英寸长，周长三英寸。四到五只这样的大虫子就是一顿饱餐。

我使用”witchetty”这个词来称呼这种幼虫，因为这是一个被许多白人采用的土著名称。(我希望活着看到更多这样悦耳的本土词汇被采用的那一天，就像美国人采用印第安词汇一样。)我们采用的其他土著名称有：bardie、purdie、pelattie和jamboon。在洋泾浜英语中它是”lik-lik senate belong dewai”(树的小蛇)，在马来语中它是”oolar sargo”(西米虫)。

以下是寻找这些幼虫的说明。在金伯利地区，你要寻找看起来像锯末堆的东西在树苗的基部；实际上那是被咀嚼过的木头，已经通过幼虫的消化道。找到木屑滴落的洞口，用弯曲的铁丝或带钩的小枝把幼虫拖出来。



三种主要的witchetty幼虫种类

再往南看，在大型金合欢树上寻找同样的锯末流，或者在沙丘上的小荆树丛中行走，寻找那些看起来病态、发育不良的树。用双手紧握这种荆树的茎干底部并拉拽。如果病态外观是由幼虫吃掉根系造成的，植物会从地里拔出来，幼虫会在根部周围被发现。在西澳大利亚更南的地方，在大荆树中寻找幼虫，这些树在树干基部或树枝下有熟悉的木屑堆，或者找最近死亡的黑男孩树(yaccas)。用靴子把后者踢成碎片，你会发现它们布满了幼虫。这些规则一直有效，直到你遇到灌木丛，在那里你必须寻找看起来病态、半死不活的丛生植物；挖掘它们的根部，你会在通过根部中心的长隧道末端找到幼虫。另一种方法是刮掉基部大扭曲根周围的叶子和泥土，寻找地面上的洞；用铁丝或带钩的小枝探索每个洞，因为它通向幼虫在木头中挖掘的隧道。

在澳大利亚东南部，你会在荆树中找到witchetty虫，特别是金荆树、垂柳荆或红胶树。对于红胶树，你要采用不同的技术。首先通过观察树的基部，确定大根从树干向外延伸的位置，然后直接在每个根的上方，用铁锹削掉草、叶子和表土的上半英寸。这将显露出土壤中直径近一英寸的圆洞。用带钩的铁丝探索每一个；如果幼虫在下面根部的隧道中“在家”，你可以通过铁丝感受到运动。钩住它并拉出来。在澳大利亚内陆，对小溪岸边的红胶树采用同样的方法，或者寻找有那种半死不活外观的本土杨树和荆树，你很快就会熟悉这种外观。用力推每一棵；任何有幼虫的树都会在地面以下断裂，露出根部基部的虫洞。之后就是稍微砍伐挖掘或用带钩的铁丝灵活操作来获得它们的问题。

在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南部的沿海灌木丛中，穿过桉树林寻找基部附近有破碎斑块的斑点胶树或类似树苗，那里的木头被撕成碎片。那是黑凤头鹦鹉的杰作，它通过倾听树苗基部来定位幼虫。如果鸟听到树内幼虫下颚的刮擦和咀嚼声，它就开始用强有力的喙撕掉木头；鸟类经常会砍倒粗如人臂的树苗来获得一只幼虫。这些鸟一直在工作或正在工作的地方总是一个好的witchetty栖息地。

在昆士兰热带雨林中寻找烛果、乳松或类似软木的倒木，旁边有木屑堆，或者抬头看丛林藤蔓，寻找被黑凤头鹦鹉撕碎的藤本植物。在新几内亚丛林中寻找同样的倒木；在沼泽中，最近开花现在已死的西米棕榈树干经常被数百只幼虫蛀穿。沿着本土小径，你经常看到一种特殊的软木，当地人为了给蛾子和甲虫提供产卵的好地方而剥掉了它的树皮。几个月内，这些树脚下会有一大堆木屑，用棍子戳一下你会发现整个树心都在被吃掉，因为会有一阵木屑和幼虫掉下来。劈开最近被吹倒或砍伐的椰子树干。

即使你不想吃这些幼虫，学会如何在任何地方定位它们都会给你带来丰厚的回报，因为它们是淡水鱼的最佳鱼饵。墨累鳕鱼会吃一只，而不会看其他任何鱼饵。

蚂蚁幼虫

许多种类蚂蚁的幼虫，通常被称为”蚂蚁卵”，是另一种后备食物。它们可以费力地从地下的巢穴中挖出来，但更容易通过砸开它们筑巢的老树桩或翻滚石头来找到。你通常会发现它们与泥土混合在一起；很少有白人能掌握像土著妇女那样在树皮片上”筛选”它们以分离卵和泥土的技巧，但你可以把它们扔在水上做得相当好；泥土要么下沉，要么可以刷掉，留下成团漂浮的卵。生吃时，它们有面粉味；在

热石头上，它们的味道很像面包。

大多数白人避免吃蛇，但在灰烬中烤制后，它看起来很像鱼，虽然味道更像鸡肉。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劝说美国人尝试蛇肉的困难；在美国，响尾蛇被装罐销售，作为一种非常昂贵的美味佳肴，他们大多数人在来澳大利亚之前就已经品尝过了。然而，要说服普通澳大利亚人尝试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

你通常会遇到那种毫无意义的”我必须要吃的时候才会吃”的论调，正确的处理方法和对付巫蛆虫(witchetty grub)时一样——让反对者为你抓一条蛇。通常，他立刻就会显示出他对捕蛇一无所知。找蛇不容易（尽管任何人都可能意外地偶然遇到一条），而且需要非常小心。在较凉爽的天气里，你必须在温暖的白天时段查看原木旁边、石堆或松散的巨石；在炎热的天气里，你要在清晨或傍晚进行狩猎。蛇的听觉可能很差，但它们对地面振动非常敏感，而且它们的视力似乎也没什么问题，所以中国古谚语”轻步慢行，方能捕猴”同样适用于捕蛇。你脚下最轻的踩踏声、松石的咔嗒声或突然的动作，蛇在你能用铁丝或绿色棍子击打之前就已经逃走了。（只有非常生手的初学者才会使用容易在第一击就断裂的干枯棍子。）顺便说一下，如果土著人认为蛇在被击打后挣扎时咬了自己，他们就不会吃这条蛇，而且他们在烹饪前总是切掉或咬掉蛇头。我也这样做，但我是切掉的。这可能只是迷信，但小心为上。

[40]

寻找食物

大多数蜥蜴、短尾蜥(stump-tails)、松果蜥(shingle-backs)、巨蜥(goannas)等都很好吃，最后一种因其脂肪而特别有价值。我们大多数猎物似乎根本没有脂肪，任何被迫像土著人一样生活一段时间的人很快就会发现饮食中需要某种脂肪。

当弹药必须节约使用时，或者当你没有步枪或枪支时，应该使用陷阱来捕获猎物。大多数关于野外技能的书都包含陷阱图表，但在测试了每一个之后，我们得出结论，只有四种值得费心：简单套圈、弹起式、触发板式和重锤式。我们被迫得出结论，所有其余的图表只是从其他书中复制的，而那些书又从另一本书复制，如此往复，追溯到某个理论家首次将奇怪的设计写在纸上，或者它们是被具有非常扭曲幽默感的人故意绘制的。我完全确定，其中许多陷阱永远不会起作用，除非你能首先教会猎物阅读，然后在每个陷阱旁边立一个告示，请求动物友善地将头部插入标记为X的位置。

陷阱设计必须简单；避开所有那些从弓射箭、从弯曲树枝投掷长矛等希思·罗宾逊式(Heath Robinson)装置。它们是陷阱——也是幻想——但只会愚弄那些愚蠢到试图让它们工作的人。我的愿望之一是遇到一个绘制这种设计的人，并挑战他让它工作。如果他能用它抓到一根山雀的尾羽，我会非常惊讶。此外，一些书（在许多情况下是为童子军写的）包括像尖桩陷阱这样的可怕东西，这是在森林路径上挖的一个坑，坑底牢固地设置尖桩，桩尖向上。然后用棍子框架覆盖整个东西，再用树叶和泥土隐藏。我想知道的是：如果有人类沿着那条路径行走，不知道已经挖了陷阱，掉进去了，谁将面临随之而来的过失杀人罪指控——制作陷阱的男孩们，还是在书中绘制设计并给出制作说明的人？

陷阱最好用多股黄铜画框线制作，这种线有各种尺寸，从适合兔子和野兔的细线到适合固定袋鼠或野猪的粗线。这些陷阱可以放在口袋或背包的一角，重量几乎为零，当你学会如何使用它们时，可以确保许多餐食。

设置任何类型陷阱的第一步是找到动物经常行走的路径，要么是去水源，要么是从它们在灌木丛中的洞穴或栖息地到觅食地。接下来，找到路径经过两个灌木丛、两棵靠近的树、两块岩石或一对草丛之间的地方。这个狭窄的地方就是设置陷阱的位置。

在最简单的形式中，主要用于兔子、野兔、小袋鼠(wallabies)和其他小型猎物，陷阱只不过是在铁丝中制作的活结，套圈大小足够让你的猎物的头部滑过。要为兔子设置正确高度的套圈，用你的拳头加上竖起的拇指来测量套圈与地面之间的距离；对于野兔，用两个拳头加一个拇指；对于小袋鼠，大约是普通身高男子的膝盖高度。套圈通过两根末端分叉的小棍子保持稳定，但是，除非在开阔的草地上设置这种类型的陷阱，否则不要将铁丝的自由端固定在桩子上。相反，将其绑在大约两英尺长的粗壮绿色棍子中间，与路径平行放置。无论哪里有蕨类植物、灌木丛、树木、岩石或刷丛，动物都无法将棍子拖得很远，就会被什么东西卡住；到那时猎物正在窒息，斗志已失。在开阔的草地上你必须将自由端绑在桩子上

而且你还必须预料到你的陷阱线会经常断掉。

[42]

寻找食物

小树枝

频繁得令人恼火。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不使用更结实的线呢？嗯，设置陷阱的整个艺术，除了选择放置陷阱的正确位置外，关键在于使用尽可能轻的线；如果对于你想要捕捉的动物的重量来说线太重太硬，套索就不会正常收紧，而一个不能一碰就收紧的套索对你来说捕不到什么。

如果你找不到线，你可以使用由亚麻线、钓鱼线或用灌木纤维制成的绳子编成的细绳，这在后面的章节中会有解释。

要制作弹起式陷阱，在跟踪路径的两侧非常牢固地打下两根桩子，在每根桩子的侧面切出一个缺口，高度大约在你想要捕捉的动物胸部的高度。

[43]

寻找食物

穿过小径，将其凿尖的两端嵌入这些缺口，你放置一根细而硬的棍子。在距离这根棍子大约六到八英尺的地方，与两根桩子成一条线，你挖一个几英寸宽、至少十八英寸深的洞（如果地面是沙质或松软的，甚至要更深）。将一根长而细且有弹性的小树苗的底端插入这个洞中。在树苗顶部系上你的陷阱套索，以及一小段绳子，绳子的自由端系着一个两英寸的楔子。将小树苗弯曲下来，直到自由端靠近较近的桩子，将楔子滑到触发棍下面并横跨过棍子和桩子，然后慢慢松开对小树苗的握力，保持头部远离危险区域，以防触发器滑脱。如果它保持住了，将你的陷阱套索摆放在小径上以捕捉动物的腿。对于大型猎物，你需要一根如此强壮的小树苗，以至于需要你的全部重量才能将其弯曲下来。草图应该能清楚地说明这个简单而非常有效的装置是如何装配的。任何沿着小径从任一方向走来的动物只需触碰横跨跟踪路径的触发棍，就会将棍子的自由端推出桩子上的缺口；这立即释放另一端的楔子，弹簧飞起，套住并夹住几乎肯定会在套索内的地面上的动物的腿。

在触发棍周围缠绕一些灌木藤蔓来伪装它，并在陷阱正上方和跨越跟踪路径的地方放置一根树枝，这样动物就不会试图跳过棍子，而是会低头从树枝下面通过，这是个好主意。

触发板型陷阱由竹子或细棍制成的框架代替触发棍；当任何东西踩在框架上时楔子就会被释放，框架横放在跟踪路径上并被树叶隐藏。弹簧像在弹起式陷阱中一样飞起。原木陷阱由你能举起的最重的原木组成，如草图所示支撑起来，任何从下面通过的东西都必须推动触发棍；这导致自由桩子旋转，横杆从

[45]

寻找食物

缺口中滑出，让原木掉落。这种类型的陷阱没有多大用处，除非原木正下方的地面布满短而尖锐的木桩，当原木掉落在猎物上时将其刺穿。这些尖刺听起来很残酷，确实也很残酷，但另一种选择可能是让猎物逃脱，身受重伤，一两条腿骨折，慢慢死去。

要陷入真正警觉的猎物，如鹿或野山羊，需要大量的练习、极大的耐心和狡猾，但你可以通过设置这三种陷阱类型的微型版本来捕捉兔子来获得大量经验。任何陷阱的最大诅咒是动物要么太大要么太小而无法被它捕获，它会将简单的套索推到一边或触发其他类型的陷阱而不被捕获。

当使用诱饵引诱动物进入陷阱时，如果可能的话，总是选择动物喜欢但很少能得到的东西。榅桲片、胡萝卜、苹果或土豆会吸引兔子；可食用的棕榈心或丝兰会引诱几乎所有食草动物。远离海岸时，盐对鹿和野山羊是很好的诱饵。猪会被营地垃圾所吸引。

我故意没有给出关于陷住负鼠的提示，远离果园和花园，在那里它可能造成很大损害，它是一种无害而美丽的生物；无故杀死它是一种罪行。

要陷住野鸭，使用如草图所示设置的鱼钩，用witchetty虫、青蛙、小龙虾、蠕虫或类似的东西做诱饵。当鸭子吞下诱饵时，钩子会钩在它的喉咙里；当它拉扯时，石头从木桩顶部掉落，将鸟的头拖到水下并淹死它。这些钩子必须设置在你看到鸭子进食的地方，否则你就是在浪费时间；它们不应该在黄昏前设置，因为否则你可能会钩到像鸬鹚这样的无用鸟类，或像野天鹅这样的鸟类。

[47]

丛林生存手册

野鸭有时可以被诱导到你为它们设置的钩子那里，或者进入射击的轻松范围内，通过”呼唤”它们。美国人使用一小段翅膀骨来制作鸭哨，但用以下方法也能获得同样好的效果：

尽可能靠近水边，但要保持隐蔽；一旦鸟类看到你，就这个特定的鸟群而言，游戏就结束了。用手掌拍打大腿几次，模仿翅膀拍打的声音，然后用手指和拇指捏住鼻子，用手捂住嘴巴，模仿鸭子的”hawnnk, hawnnk, hawnnk”声。要发出正确的音调需要练习，如果不捏住鼻子就无法做到。不要过度呼唤，特别是如果它们正朝你走来而不需要进一步鼓励的话。如果它们看起来有点冷漠，试着在你的呼唤中加入恳求的音调。

另一种方法是，当你捕获了几只鸭子后，将鸭子的尸体绑在浅水中的木桩上，作为诱饵，用叉状的棍子支撑起头部。飞过的鸭子

很容易下来加入它们认为是另一群的队伍，但野鸭不容易被愚弄，诱饵必须以尽可能逼真的姿态固定。

不要浪费时间向小型猎物投掷石头；你可能投掷一千次也不会命中。原住民很少浪费时间投掷石头，所以要学习他们的方法，准备一些坚韧重木制成的棍子，如桑树木(mulga)，长约十八英寸，厚一英寸。它们应该有轻微弯曲，重量和手感都应该相同，拿在手中准备投掷时感觉一致。投掷时快速摆动手臂，最后轻弹让棍子像回旋镖一样旋转离开手。旋转时棍子会覆盖两英尺的圆圈，大大增加命中的机会。用它来攻击在你面前跳起的兔子、野兔和小袋鼠，以及觅食后飞起的鸟类。要击中野鸭——最困难的技艺之一——在鸟类上下飞行的溪流河道选择位置；两岸都有树木、只留下狭窄通道供鸟类通过的地方特别好。除了投掷棍外，你还需要一个用树皮、木头或铁皮制作的小回旋镖。当一群鸭子很近时，直接向上投掷回旋镖，同时发出尖锐的口哨声——如果可以的话模仿鸭鹰的叫声。看到有东西在上方盘旋，以为有鹰要俯冲下来，鸟群会聚集并下降，掠过水面从你站立的地方经过。用投掷棍攻击它们，瞄准它们前方至少二十英尺的位置。你会惊讶地发现那根棍子通常似乎直接穿过鸟群而没有碰到任何鸭子，但如果听到砰的一声和水花溅起，看到一只鸭子漂浮在水面上，你会更加惊讶。

有人问我，在紧急情况下，白人是否可能即兴制作长矛和投矛器(wommera)，并以原住民的方式用矛捕猎。答案是”可以”，前提是你是来自以长寿著称的家族，并且准备花费数年时间不仅练习瞄准和投掷，还要制作和平衡武器。没有临时制作的武器可以用作长矛。长矛必须首先在距离矛尖约五分之二总长度的位置保持平衡；它还必须有与长度相符的正确重量，既不能太硬也不能太柔韧。制矛和投矛是一门真正的艺术，我建议灌木技能学习者在有其他更重要的技能要学时不要为此费心。

弓箭几乎同样困难。你需要制作弓柄的成熟木材，世界上真正的弓木只有几种；缺乏合适的木材在大多数地方都是障碍，即使能得到，还有晾干的问题。这至少需要六个月。只有中国竹子和黑棕榈可以在几周内充分晾干。然后还有制作能直飞的箭矢的问题：相信我，这是个大问题。唯一的例外是用任何坚固柔韧的棍子制作的小弓，用来射鱼，但这在另一章中会讨论。

然而，弓是绝佳的狩猎武器，无声且在熟练手中极为致命。像霍华德·希尔(Howard Hill)和福雷斯特·纳皮尔(Forrest Napier)这样的美国人狩猎时只使用弓箭，用一支箭就能射倒最大的猎物。萨克斯顿·波普博士(Dr Saxton Pope)、阿瑟·杨(Arthur Young)和爱德华·斯图尔特·怀特(Edward Stewart White)带着他们的狩猎弓去非洲，除了猎获角马和大羚羊等猎物外，还射倒了十四头狮子。在美国，一些保护区专门为弓箭狩猎而设，在许多其他地区弓箭手享有特殊特权。在南澳大利亚，射箭协会成员已经射倒了野猪和野山羊；我也用弓狩猎。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你能做到这些之前，必须加入射箭俱乐部，花一两年时间进行靶场射击，然后才能尝试狩猎。你还需要一本关于制作和保养射箭用具的好手册；适合初学者的好书是亨特和梅茨(Hunt & Metz)的《平弓》(The Flat Bow)；更高

级的书籍有保罗·戈登(Paul Gordon)的《新射箭术》(The New Archery)和罗伯特·P·埃尔默(Robert P. Elmer)的《靶场射箭》(Target Archery)。

总之，我恳切建议忘记所有关于土著弓箭以及你曾经见过或读过的土著射箭术的一切。把你或别人从岛屿带回来作为纪念品的那把土著弓留着就行。如果你要进行弓箭狩猎，使用现代狩猎箭和美式平弓；将最好的土著弓与我们现代科学设计的装备比较，就像将前膛枪与高威力步枪比较一样。

第五章

野生蔬菜

通常野生蔬菜是灌木丛中唯一可用的应急食物，但可食用植物的选择对不谨慎的人来说充满陷阱。在军队人员中，当任何人给我们带来一些他声称可食用的野果或野菜时，我们有一个铁律。“好吧”，我们会回答，“让我们看看你吃它。”有时这有点严苛，但这是治愈那些想当然的人的确切方法；一生中吃一次像海芋(*cunjevoi*)球茎这样的东西就够了！

在一本小册子中不可能给出并描述澳大利亚和邻近岛屿所有可食用植物的完整清单；我们只能提到主要的植物并制定一些绝不能违反的规则。我们先讲规则。

经常且粗心地提出的说法——我们可以吃鸟类或动物吃的任何东西——是不正确的。野鹤可以吃马钱子树的浆果，一些鹦鹉和凤头鹦鹉可以承受足够的氢氰酸。

(在许多野生水果和蔬菜中发现)足以杀死一个人。对人类唯一安全的指南是猴子，但在这个国家的野外并没有发现猴子。水果的红色往往是丛林中的危险信号，但这个规则有很多例外，比如本土樱桃、野生番茄、攀缘和山地品种的露兜树等。对于所有不熟悉的野生坚果、水果和蔬菜的黄金法则是：除非你必须吃点什么，否则不要食用，然后进行布里斯班大学赫伯特博士所称的“四小时测试”。首先压碎并闻一闻；如果它有桃叶或苦杏仁的特征气味，这表明存在氢氰酸，一种非常致命且快速的毒素。如果气味正常，压碎一些并在肘部内侧的皮肤上摩擦。如果它不会引起水泡或使皮肤发红疼痛，就在舌头上试一点。如果不会刺痛或灼烧，味道似乎也不错，就嚼一点，用汁液在喉咙后部漱口，然后吐出来。现在等待看看你的喉咙是否变得疼痛。如果没有，就吃一点，等待四小时，看看是否有呕吐、头晕、内部疼痛或腹泻等不良反应。如果没有不良反应，大量食用可能是安全的。必须强烈强调的是，测试未知水果和蔬菜不是业余爱好者的工作。

野生蔬菜

这里列出了我们最常见的万无一失的丛林蔬菜。我们将从处理位于新南威尔士州科夫斯港到西澳大利亚州卡那封之间一条线以南的乡村开始。在这个大陆的南部，野生蔬菜并不常见，野生水果更是稀少。

1. 草树或雅卡(*Xanthorrhoea*)的心部

一种极好的蔬菜，有甜甜的坚果味。切出中心幼叶的心部(顶芽)，食用白色茎秆的柔软基部。在西澳大利亚的草树中，它有许多花茎代替雅卡的单一花梗，可食用部分是叶子基部下面酥脆的白色椰子状物质。

2. 香蒲根(Bulrush root)

拔起幼芽，在灰烬中烘烤，剥掉外叶，食用中心部分。很好吃，有点像芦笋。

3. 缘毛紫罗兰(Fringed “violet”)

非常漂亮的紫色花朵，有三片花瓣，像三叶草叶子，每片都带有精致的毛边。烘烤并食用地下发现的微小土豆状球茎。

4. 猪脸草(Pig-face weed)

主要生长在沿海沙丘上。有手指大小的三角形肉质叶子和大的紫色花朵。花瓣凋落后，花茎膨胀，成熟时呈现蜡黄色。切开这个膨胀部分；里面会发现甜糖浆汁液中的微小种子。吃起来有点像无花果。



野生紫罗兰。几乎所有这类品种都有可食用的根部

野生紫罗兰。几乎所有这类品种都有可食用的根部

5. 蒙特雷或蒙特里克(Muntrey or muntrec)

小型匍匐地面植物，结出的果实在外观、气味和味道上都与微型苹果完全相同。可以生食，但炖煮更好。

6. 昆东(Qumdong)(野桃)

小树，结红色果实，里面有大而硬的皱纹坚果。可生食、炖煮或制成果酱。

7. 檀香坚果(苦桃)

像上面那种，但果肉硬而苦涩。食用前在灰烬中烘烤坚果。

8. 库拉琼(Kurrajong)

这种树广泛用于街道和公园种植。结成束的棕色豆荚，裂开后露出多刺外壳内的黄色种子。通过摩擦和簸扬去除外壳，然后压碎种子煮成粥，或在加热的石头上烘烤并压碎，然后代替咖啡使用。火焰树种子可以用同样的方法使用。用这种方法冲泡的饮料非常可口和清爽；那些品尝过的人经常指责我“偷换”了真正的咖啡！

9. 菠菜

使用”老人”盐蒿、荨麻、牛奶蓟、苜蓿或牧草三叶草的叶子。

10. 金合欢种子(Wattle seed)

成熟时采摘豆荚，提取种子，压碎它们并用多次换水清洗，然后烘烤成小饼形式。警告：有些人食用某些品种金合欢的种子会感到不适；如果你所在地区还有土著人居住，让他们向你展示他们的人民用作食物的种子树木；如果没有土著人了，一些较老的居民可能会记得。不要食用那种金合欢品种的种子，这种种子在落地后被雨水打湿时会发臭。

11. 坚果草(Nut-grass)

一种叶子非常细而坚韧的植物；它是草坪和花园中的害草。有一个像微型洋葱的小球茎。可以生食或烘烤。

12. 栗子山药(Chestnut yam)

有像单根洋葱芽的叶子，有相似的空心中心，但颜色是黄色的。生长在潮湿地点。叶尖枯萎时成熟。挖出栗子状球茎并烘烤。味道极佳。除非你的眼睛经过训练搜寻，否则这种植物很难找到。

13. “珠巴克” (Jewbuck)

小植物，叶子像水牛草，但更大。生长在沙丘上。有一个小球茎，虽然水分多，但可以很好地替代土豆。

我很清楚还有许多其他本土蔬菜，其中一些很好，另一些还可以，但请记住，我只给你提供了那些被认为是万无一失的，因为没有人应该把它们误认为是有害的东西。现在给个警告。你会被告知土著人曾经吃过许多东西，比如西澳大利亚大泽米铁”棕榈”的坚果。他们确实吃过，但只是在经过长期仔细处理以去除有毒特性之后。他们还吃过“纳杜”种子”，实际上是一种叶子像三叶草生长在沼泽中的蕨类植物的孢子囊；当沼泽干涸时，这些”种子”可以

原住民却只有在找不到其他食物时才会食用它们，因为它们几乎没有营养价值，而且有很强的便秘作用。最好不要碰它们。在挖掘球茎时要记住，有毒的海角郁金香现在在澳大利亚某些地区已成为害虫：它开着鲑粉色的花，球茎被包裹在一种纤维状的囊中，看起来像是用粗糙的棕色线编织而成的。不要尝试食用它。

南澳大利亚可食用本土植物

至今还没有人写过一本关于澳大利亚南部可食用本土植物的手册。当然存在植物学手册，但我见过的所有手册，除了Maiden的《有用植物》之外，都会告诉你关于植物的一切，除了你真正想知道的那一件事——是否有任何部分可以食用？然而，编写这样一本书的几乎所有必要信息都已被收集并埋藏在我们博物馆的档案中，归档在“原住民用作食物的植物”标题下。对于植物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利用这些信息编写小册子的机会，前提是他们或她使用简单的日常语言，避免让一些人困惑的科学术语。任何怀疑这能够做到的人都应该阅读已故的Consett Davis博士关于澳大利亚北部天然食物资源的报告。任何人都能理解他的描述。

昆士兰及北部地区的食物植物

一旦你向东进入昆士兰，向北超过中部的爱丽丝泉或西澳大利亚的卡那芬，食用植物的数量就会增加；在一些地方，北部相比南部简直是富饶之地。在西澳大利亚的埃克斯茅斯湾周围，有一种灌木生长在溪床中；它有心形的叶子，上面有看起来像绿色疣的东西。枝条是白皮的，从母株伸出长长的匍匐茎。在这些灌木下和较老匍匐茎的节点处可以找到一种形状像瑞典萝卜的可食用块茎；它和甘薯一样好吃。在岩石地面上，特别是当它被倒下的灌木丛或多刺灌木保护时，可以找到一种旋花科藤本植物，结着大块茎，可以通过移动松散的岩石来定位。在布鲁姆南部九十英里海滩的沙丘上生长着一种蔓生藤本；它在节点处生出根，这些根细而肉质，可以烘烤、剥皮后食用。百合沼泽在布鲁姆北部很常见；这些百合的嫩茎和叶子以及种子头都是可食用的。有些种类也有可食用的球茎，当沼泽干涸时可在主茎下找到。在一些泻湖岸边的浅水中生长着一种莎草，其根部长着小的可食用块茎；其中最好的通常在野鹅和澳洲鹤(brolgas，本土伴侣)挖掘过的地方找到。马齿苋(portulaca)很常见；叶子可以生吃或蒸食。在这个地区也发现了香蒲和水车前，后者的心形叶子长在长茎上，高出水面约四英尺。叶基是可食用的。猴面包树(baobab)的种荚可长达八英寸，在生长的各个阶段都能提供食物，即使在它们成熟并落到地面后也是如此。当还是绿色时，种子周围的果肉可以食用；成熟时，你吃种仁，它们嵌在果实内类似可可的粉末中。这个地区的许多地生兰花的根部都有可食用的块茎。

野生水果

在这个地区发现了许多水果，包括野生百香果，它与家养品种相似，但要小得多，果实成熟时呈黄色，被包裹在毛状网络内。有野生无花果，其中一些很好吃，但另一些像伪装成水果的高级木材。库恩克浆果(koonkerberry)是一种有细刺和乳汁的灌木，结着像苏丹娜葡萄一样的甜小浆果。本土橙是一棵高达二十英尺的树；它的叶子下垂，狭窄且呈黄色；果实是绿色的，成熟时带有几个红色斑点。本土梨是一种有木质茎和乳汁的攀援植物；绿色豆荚中的种子可以食用。野生黄瓜相当常见；它们与家养品种太相似，不需要任何描述，但有一种非常苦，完全不能食用。本土樱桃很稀少但很好吃；灌木几乎无叶，有扁平的茎；果实，如在其他本土樱桃种类中一样，在坚果下面找到。有一种野生葡萄，非常像家养品种，当你实际食用时很愉快，但之后你的喉咙会感到很干燥，不过这似乎是唯一的不良影响。莉莉皮莉(lilli-pilli)是一棵有直径约六英寸圆叶的树，叶子质地坚韧，有明显的叶脉；梨形果实呈粉红色。芒格卢(Mangaloo)是一棵有软木树皮的落叶树，结着约一英寸半长的紫色果实，中心有一个硬核。爪哇杏仁(Terminalia calappa)生长在盐水附近，可以通过绿叶中偶尔的红叶从远处识别；小而味美的果仁被包裹在有翅边的大椭圆形豆荚内。檀香坚果，已经描述过，从埃克斯茅斯湾一直向北都能找到；它可以通过其圆形形状、蓝色叶子和红色果皮从远处识别。康布塔(combutta)是一棵小的丛生树，结着紫黑色果实，里面是一个味道很好但有硬壳的坚果。金伯利地区的原住民似乎会食用该地区几乎所有金合欢的种子，他们将种子捣碎，用多次换水清洗，然后烘烤成扁平的饼。风铃草的花可以食用，就像在澳大利亚其他任何地方发现的一样。

有许多王子羽毛草(Prince-of-Wales' s Feather plant)斑块(苋菜属Amaranthus)，其嫩叶可制作优质绿叶蔬菜。该地区的扇形棕榈在嫩叶中心有可食用的心(terminal bud)，偶尔在沼泽地还能找到野生芦笋。不幸的是，金伯利(Kimberley)的优质土地被称为平丹(Pindans)的红沙干旱平原所分隔，在平丹地区寻找食物几乎是徒劳的；规则是尽快离开平丹地区。

穿越澳大利亚北部，经过达尔文、阿纳姆地(Arnhem Land)和海湾地区——这些我从未造访过的地方——前述的食用植物让位于约克角(Cape York)类型的植物。约克角南部的大片区域是铁矿石山丘、红树林沼泽、泥滩、鳄鱼出没的溪流和沙丘组成的荒野和恶劣地区，但北端是澳大利亚本土食物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真正的山药(yams)，总是很容易通过其叶片特有的脉络来辨识(见草图)，数量丰富，水栗(water-chestnut)也是如此，这是一种生长在沼泽中类似芦苇的植物，很容易通过其深绿色茎上竹子般的节来识别。植物基部有一个大根，烘烤后很像栗子。在岩石地面上可以找到“草莓叶藤”，它像山药一样攀爬，但叶子像草莓；其甜菜根状的根茎烘烤后味道很好。丛林中有许多可食用的水果和坚果；猎物和鱼类丰富。任何人都很容易学会这个地区的可食用植物，因为科瓦尔溪传教站(Cowall Creek Mission)还有许多原住民。

沿着昆士兰海岸向南经过库克敦(Cooktown)，可以找到太平洋的典型食用植物和水果，特别是在甘蔗田有色人种劳工时代卡纳卡人(Kanakas)曾经扎营的地方。在这类地区——以及太平洋岛屿、新几内亚、东印度群岛、婆罗洲、西里伯斯、摩鹿加群岛和菲律宾的几乎任何其他地方——使用的优秀手册已经出版；作为军队手册，它被发给美国武装部队成员。它是《太平洋岛屿紧急食用植物和有毒植物》，由哈佛大学植物学系出版。我毫不犹豫地说这是此类书籍中最好的。澳大利亚在战争期间出版并发给我们部队的同类型相当好的小册子《友好的水果和蔬菜》。由于这些小册子如此全面地涵盖了这个主题，我将满足于为它们包含的内容添加一些信息。

热带地区的伟大食物植物，特别是沿海地区，是椰子。然而，许多人对如何使用它有着非常模糊的概念。对于饮用，使用完全长成但相当绿的坚果，内部果壳相当软，以便用锋利刀子一刀就能移除顶部。一个奇怪的事实，我读过的任何书中都没有提到，有些棕榈结的坚果含有比其他棕榈更美味的液体，这些好的可以通过其基部当地人用来喝水时留下的空坚果垃圾来定位。如果你喜欢甜饮料，在绿坚果的水中加一点糖；如果你喜欢酸的，挤入一些野酸橙汁。

最好食用的坚果是清澈金黄色且仍附着在棕榈上的：通过在插在地上的尖桩上敲击来移除外壳，沿着围绕坚果的线用重刀敲击来分裂坚果。刮出内部仍然柔软的果肉食用。椰浆可以用成熟坚果的细碎果肉制作。将一堆这样的果肉放在棕榈叶基部发现的布状物质中央。折叠布料并拧干。这会挤出浓稠的奶油状液体，可以用来代替茶、咖啡或可可中的牛奶，作为烘烤芋头或鱼的酱汁，或加在粥上。

从树上掉落的老棕色坚果，也是商店出售的那种，与上述坚果相比只适合制作椰干，尽管当然其中的液体(如果有的话)可以饮用，坚硬的白色果肉可以食用。然而，与较嫩坚果的相比，两者都很差。除非你别无选择，否则不要破坏成年棕榈来获得叶心的”百万富翁沙拉”(terminal bud)。相反，找一些已经发芽并长出四五英尺长嫩芽的坚果，使用这些小棕榈的一些心。

爬椰子树的方法

知道如何爬椰子树在热带地区是必不可少的。不要试图用胳膊和腿环抱树干来爬上棕榈；这是非常累人的工作。相反，随身携带，或用棕榈本身提供的纤维制作一根约十英尺长、铅笔粗细的绳子。脱掉靴子坐在棕榈基部，双脚相距约十五英寸，脚趾向上。现在将绳子从一只脚的脚背缠绕到另一只脚再回来，每端用几个半结(half hitches)围绕绳圈固定。站起来，双手在棕榈远侧合抱，用胸部拥抱树干，将脚滑上树干，脚底向内转，保持绳子绑带拉紧。现在放松手臂的握力并站立；你会发现绳子会阻止你的脚滑下。再次收紧手臂，再次抬起脚，你就可以上去了，动作就像青蛙游泳一样。到达顶部时，可能距离地面六十英尺或更高，不要抓住

任何叶尖向下的叶子，因为这些叶子经常



本地人使用脚绳爬椰子树

本地人使用脚绳爬椰子树

一碰就会折断。相反，要抓住棕榈树上较高处、叶尖向上的叶子。用刀砍断你需要的椰子果柄，让它们掉下来。下树时，按照爬树过程的反向进行，但不要试图滑下来，因为如果速度太快，你只能以牺牲皮肤和衣服为代价来刹车。

不要试图接住别人砍下掉落的椰子，因为它们下降时力量巨大。晚上永远不要直接走在棕榈树下也是个好主意，因为那时成熟的椰子容易掉落，可能会像打碎蛋壳一样砸碎你的头骨。

昆士兰有两种书中没有提到的食用植物；其中一种是昆士兰坚果或”bopple” (*Macadamia ternifolia*)。它生长在沟壑中，叶子有锯齿状边缘，很像银桦的叶子。坚果直径约一英寸，外壳非常坚硬。另一种是邦亚邦亚松(*bunya-bunya pine*)，其种球每三年结一次。这些种球中的种子在食用前要烤制。这两种坚果在味道和营养价值方面都能与世界上任何可食用坚果相媲美。

已经刮皮、彻底清洗以去除毒素、然后晾干的木薯(这就是商业上的木薯粉)是面粉的良好替代品；它可以制作面包和蛋糕。使用时必须有某种发酵剂，这可以在椰子中酿制。在一个含有大量液体的成熟椰子上钻一个眼，放入两茶匙糖、一茶匙普通面粉、一撮盐、六颗压碎的葡萄干和十二粒大米。充分摇匀，放在阴凉处，用草叶松松地塞住孔口。第一个椰子通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正常发酵，所以在调制第一批面包时，保留一些液体，倒入下一个椰子中作为发酵剂。

最好的热带水果之一——香蕉

最好的热带水果之一是香蕉，但没有在香蕉种植区生活过的人很少知道如何正确催熟香蕉；他们大多认为商店里销售的黄香蕉是在植物上自然成熟的。香蕉必须在仍然青绿但完全长成时采摘；你要将它们按“手”（五六根一组）从串上切下来。在松软的土壤中挖一个洞，用香蕉叶片（老叶子）铺底，在底部放一层香蕉，然后再放更多叶片和更多香蕉，直到距离顶部一英尺左右。用叶片填满洞的其余部分，放置几天，然后每天查看水果的情况。

当水果开始变黄时，取出来放在架子上完成催熟。

永远不要试图生吃青香蕉；要烤制它们并用作土豆的替代品。同样，青木瓜可以烤制作为菜瓜的替代品。

我只是简单涉及了丛林蔬菜的话题；要彻底处理这个主题需要整本书。不过，这里应该足够初学者使用了。

第六章

无火柴生火

在无火柴生火这个话题上，说过和写过的废话比任何其他话题都多，当然，除了袋鼠的出生。任何人怎么能有胆量谈论他一无所知且无法进行单一实际演示的事情，这超出了理解范围。然而在印刷品中可以找到几十个这样的例子。任何人如何能够通过阅读某人写的关于某个主题的内容来判断他是否能进行演示？很容易：可以用六个词来概括，就是：奇迹时代已经过去了。

这并非夸大其词；如果你能用我见过描述的某些方法生火，那将是一个奇迹。这里有个例子：“用钢敲击燧石产生的火花被干草或棉线接住，然后被吹成火焰。”这是双重错误，因为火花来自钢而不是燧石。火花是一小片钢，当钢撞击比自身更硬的东西时被加热到白热，然后飞出并进行点燃。此外，你可以整天向干草、棉花、树皮和类似材料发射火花雨，但它们永远不会着火。在军队中，我们为任何能让这些材料着火的人设立了常设奖励，但从未有人获得。

除了老式火药(现在在军队中从未见过)和像汽油和酒精蒸气这样的高度易燃蒸气外，这些火花除了火绒什么都点不着。

当丛林技能训练在军队中首次开始时，我们面临着用士兵肯定随身携带或能在丛林中找到的物质制作火绒的问题。“指导士兵”拿一点硝石或氯酸钾片…“如一本书建议的那样是荒谬的；如果士兵没有随身携带这些化学品(谁会随身携带它们？)，你不如告诉他拿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我们知道火绒可以在没有化学品的情况下制作，但似乎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如何做。我们跑遍了技术学校和大学；我们查阅了公共图书馆保险库中的旧教科书，但每次都空手而归。火绒制作似乎是一门失传的技艺。然后有人有了灵感。

“咨询专家，”他说。我们指出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

“你们没有，”他反驳道。“你们不会在学校和大学找到他们；他们在监狱里。”所以我去了监狱。

“我们现在关着你要找的人，”监狱长告诉我。“无论我们多么频繁或彻底地搜查他，他总能在牢房里点烟。管理艾克和他比起来简直什么都不是。我会为你搞定他的。”

老鲍勃起初很怀疑，但当他发现我们需要信息的原因后，他把我带到监狱工作人员看不见听不到的地方，分享了他所有珍贵的秘密。他不仅仅是谈论，还边说边演示，为所有实用技能的教师提供了实物教学，效果非常好。那个老人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狱里进进出出，但他为部队做的贡献比许多从未见过监狱内部的人还要多。当火柴用完时，成千上万的士兵都要感谢他。

灌木人手册

然而，他只向我们展示了如何正确使用打火石(flint)和钢片(steel)，以及如何用普通物质制作火绒(tinder)。制作摩擦生火的问题仍然存在。我在童子军时用过钻木取火(fire-drill)，也用过几次我们原住民的手搓法，但那还不够好。这项工作必须简化，让几乎任何人在有合适材料的情况下都能做到。是一位了不起的老灌木人(bushman)解决了这个问题。多亏了老鲍勃和那位灌木人，我们此后能够演示各种不用火柴生火的方法，不是一两次，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各种风雨条件下，有时用非常差的材料。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失败过，还能够教会数百人像我们一样好地做到这一点，这表明我们已经掌握了窍门，没有什么能阻止其他具有平均智力和能力的人做同样的事情。

让我们首先描述打火石和钢片的方法。打火石可能无法获得，但任何真正坚硬的岩石都同样有效：石英(quartz)、燧石(chert)、闪长岩(diorite)、玉髓(chalcedony)等。作为击火器，你必须使用碳钢(carbon steel)，如刀片、锉刀片、安全剃刀刀片等。合金钢不行，软铁也不行；自然界中唯一能找到的物质是黄铁矿(iron pyrites)，那种坚硬的、黄铜色的矿石，常被新手探矿者误认为是黄金。

火绒需要一个密封盒。普通的鞋油罐是最好的、最容易获得的东西，虽然某些类型的烟草罐也可以使用，你还可以用一段竹子或空心骨头，配上木塞来凑合。旧的、磨损的棉布，彻底清洗以去除任何污垢、汗渍或油脂，然后晾干，可以制成很好的火绒。

首先用沙子、干土或灰烬彻底清洗罐子，以去除任何鞋油痕迹。然后将其放在地上，盖子放在旁边。点燃一小堆火，取一块手帕大小的棉布。将布放在两根棍子上，举在火上，避免与火焰直接接触。这样可以确保它完全干燥，然后烘烤它。当材料到处冒烟时，让它着火；它会在一秒内燃烧起来。就在最后一丝火焰熄灭时，用棍子将其压下放入罐中，立即盖上盖子。当罐子冷却后，取下盖子，你会看到黑色薄片，这就是火绒。

生火方法

要生火，将罐子放在地上，盖子打开，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夹住石头，举在火绒上方约三英寸的地方。现在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夹住钢片，用钢片的锋利边缘快速轻击石头的锋利边缘，钢片平行于地面移动；不要向下击打。如果击打方式正确，会飞出一阵火花，如果其中一个火花接触到火绒，它就会开始发光。捡出燃烧的火绒片，立即将盖子盖回罐子上——如果不这样做，其余的火绒可能会很快烧成灰烬。

火绒本身不会爆发成火焰，所以把燃烧的片放入灌木人称为“牛毛”(bullswool)的东西中——干草或纤维树皮，已被搓揉成蓬松状、椰子纤维、干牛粪或任何类似的东西。现在非常轻柔地对着燃烧的火绒吹气；它会像热煤一样发光，周围的牛毛会爆发成火焰。这个操作的记录是由西澳大利亚的一名童子军创造的，只用了六秒钟。

是什么让那块烧焦的布这么容易点燃？最初它是一团纤维素线；你烧掉了其中更易燃的成分，将其减少为一团红热的碳丝。如果暴露在空气中，这些会变成灰烬，但在那一刻你通过盖上罐盖阻止了燃烧，从而排除了空气。只有那些干燥的碳丝在火花接触时才能点燃。

可以代替布料使用的物质有野生棉花，从灌木上成熟的豆荚中取出，蒲公英绒毛，木棉(在岛屿上野生生长)，或在大羽叶苏铁(Macrozamia palm)叶基部发现的棕色绒毛，虽然最后提到的必须先在水中煮沸以去除胶质，然后晾干。这些物质首先被撕成尽可能轻的大绒球，然后点燃并立即装入罐中，盖上盖子，不能耽误一秒钟。它们都燃烧如闪电，必须在正确的时刻停止燃烧；太早了，材料碳化不够，火花点不着；太晚了，你只会得到灰烬。

制作火绒的另一种方法是收集在死树和腐烂原木上生长的那种大的、白色的、面包状的真菌(“朽木”(punk))。掰成小片，晾干

彻底加热它们，放在火上加热的锡片上或

[70]

无火柴生火

放在非常热的石头上；它们首先变成棕色，然后开始发光。立即将它们扫入锡盒中并盖上盖子。

像许多其他事情一样，我们发现通过摩擦生火的秘诀在于对细节的严格注意。只有某些木材可以使用。在西澳大利亚，主要的有”啪嗒响”马利树(snap-and-rattle mallee)、鸟灌木棍(birdbush sticks)、丝兰花茎(yacca flower stalks)或已经彻底干燥的细水根；在南澳大利亚，它们是丝兰花茎、lecomia棍、野桃和白马利树；在维多利亚，丝兰茎和一些来自高大森林灌木丛的棍子；在新南威尔士，同样的加上马樱丹(lantana)；在昆士兰，马樱丹、乳白松(milky pine)、棕色库拉琼(brown kurrajong)、白雪松(white cedar)、粉红刺果(pink burr)、野橙(wild orange)、棉白杨(cottonwood)和一些棕榈叶中脉；在印度群岛，pohon pooti和pohon wahroo；在新几内亚，许多雨林树木具有轻质软木，如toubulamana和棕榈中脉。主要是要得到重量轻、切割干净、纹理坚实的木材。它不需要绝对干燥，但必须是枯死的，尽管不能老到变脆。

初学者通常被告知锯割和犁耕方法是最容易的，钻孔是最难的。这与经验不符；我们发现钻孔是最容易的。

要制作钻孔装备，切一根合适类型的木棍，约六英寸长，直径约八分之五英寸。两端削成钝尖；这是你的钻头。底座棍约一英尺长，一英寸厚，两侧切平以将厚度减少到约八分之五英寸。在扁平一侧的中间钻一个浅孔，用来接收钻头尖端，在边缘放上最重要的东西——切口。这是V形的，必须向下切，必须刚好伸到钻棍旋转孔的中心处。对于弓，切一根手指粗细的强韧有弹性的木棍，两英尺长，装上松弛的强绳弓弦。对于顶部轴承，找一块你能找到的最硬的木头，塑形使其舒适地握在手中；在中心钻一个孔来容纳钻头的顶端。用肥皂、脂肪、铅笔屑润滑这个顶部轴承，或者如果你找不到其他东西，可以将钻头的一端在鼻子上的汗腺上摩擦。那一端必须始终进入顶部轴承；两端不能互换。

用这套装备制造火花

将底座棍放在地上，孔朝上，用左脚牢牢固定。右膝跪地。将弓弦在钻棍中心绕一圈，将钻头的下端放入孔中。将顶部轴承放在钻头的上端，用左手握住，通过将左臂绕在左腿外侧、手臂放在胫骨上来保持稳定。现在平行于地面来回移动弓，轻而有力地按压顶部轴承。这使钻头快速旋转；棕色粉末聚集在钻头底部并从切口落到你放在下面的一小团引火线上；当粉末变黑、趋向粘在一起并散发出类似烧糖的气味时——一旦你闻过就忘不了的味道——你快速移动弓几次然后放下弓和钻头。你现在会看到一缕烟线继续从黑色粉末堆中升起。轻轻吹这个，它会发光；拿起引火线，将其包裹在火花周围，再次轻吹，你就会得到火焰。

经过相当多的练习并有了合适的材料，你会发现这很容易；上述描述可以在许多书中找到。但本章前面提到的那位了不起的老丛林人给了我们真正的秘诀，这是我从未在印刷品中见过的：

“你的目标是尽可能快地将木头磨成粉末，同时在这样做时保持所有热量，”他说。“所以你转动钻头几圈确保它工作正常，然后拿一点硬木炭，碾碎它放入底部的孔中，或者放一小撮沙子作为磨料，明白吗？然后你再次开始钻孔，很快就有火花了。明白吗？”

我们确实明白了。说它效果神奇都是轻描淡写。我们很快就能在开始钻孔后二十五秒内得到火焰，有一次我们教的一个童子军在二十秒内做到了。我们中没有人能匹敌那真正惊人的壮举；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世界纪录，但应该是。

原住民方法

用原住民的方法，弓和钻头被替换为约三英尺长的直而光滑的棍子，在手掌间旋转。当你这样做时手会滑下钻头，但当你接近底部时，你快速抓住钻头顶部再次向下滑。通常上下钻头四五次就能成功。这比弓钻稍难一些，可能会在手上起一些相当严重的水泡。

锯割方法

使用相同的底座棍，但这次沿中间切一个槽而不是孔。不用钻头，你使用一块像尺子一样形状的硬木，在槽中心上方像锯子一样使用。含有火花的粉末在槽中聚集。

犁耕方法

像钻棍一样的棍子沿着长槽上下移动，动作像刨刀的刀片；火花出现在远端

沟槽中，在那里聚集的刨花当中。

要用”新几内亚男孩方式”制造火花，在棕榈叶中脉的一端劈开一个缝隙，用木钉撑开。在地上的小洞里放一些牛毛(bullswool)，将劈开的中脉直接放在上面。用脚牢牢固定住。将一环劈开的藤条(lawyer cane)套在棕榈叶中脉下面，通过交替拉动两端快速锯动，确保在劈开部分下面摩擦。火花会聚集在牛毛上。

最后这四种方法确实很难实施。

无火柴生火

手钻法

特别是用藤条环锯的方法。但如果学生能得到已经完全掌握这技巧的人的亲自指导，两种钻火方法都会相当容易掌握。既然如此，很难理解为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或关于任何其他无火柴生火方法，会有那么多胡说八道的言论。

[75]

丛林生存手册

和文字记录。即使是霍拉斯·凯普哈特(Horace Kephart)，他的《露营与林艺》多年来一直是美国露营者的圣经，也给出了非常糟糕的无火柴生火指导，并将摩擦生火视为不切实际。

你还会发现许多关于使用放大镜的错误说法。任何人都可以用透镜在纸片或树叶上烧洞，但那不是生火。如果你有一个真正大的透镜，你可以点燃这些材料，但谁会正常携带这样的东西呢？要实用，使用的方法必须是即使用很小的透镜也能完成的，一个不如三便士硬币大的透镜，比如勘探者的放大镜，或双筒望远镜的目镜。这样的透镜如果你把阳光聚焦在手上不会烧伤你的手，也不会点燃火柴头。它不会在纸上留下痕迹。但如果使用得当，它会生火。

秘密在于将基础物理学应用到这个问题上。白色或浅色表面反射热量；因此用小透镜试图点燃它们是无用的。但黑色确实吸收热量，这就是全部秘密。将光束聚焦在一些黑色引火物上，在两秒钟内，甚至更短时间内，一个发光的火花就会出现；剩下的只是一点牛毛和几口轻柔的气息吹在上面就能得到火焰。放大镜的唯一缺点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只有在阳光照射时才有效。

与无火柴生火艺术并行的是在潮湿天气中生火。要在最恶劣的环境下看到这种做法，想象你被运送到我们许多人生活、吃饭、睡觉、战斗和死亡的那种国家。在热带森林蒸腾的绿色昏暗中，高大的树干柱立上升到远在上方的叶状天花板。所有的树干都被藤蔓缠结和律师藤(lawyer vine)的恶毒钩刺装饰着。脚下是湿透的树叶和泥土垫子；所有倒下的木材都只是腐烂的海绵。无情的雨水太常倾泻而下，一小时又一小时。你可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生火是完全不可能的。确实如此，除非你知道诀窍。

许多在新几内亚和其他热带岛屿作战的士兵在昆士兰的丛林中接受训练，那里有两种生火方法。第一种是找到一棵ghittoe或“煤油树”(Halfordia scleroxyla)，它的木材可以湿着烧。当找到这些树之一时（通过没有根部支撑、周围土壤上方出现的大型黄皮扭曲根部、以及轮廓有点像无花果果实的小深绿色叶子来识别），从树干上劈下一块木板。你会发现这是艰苦的工作；ghittoe是世界上最硬的木材之一。这块木板应该包括一些橙黄色的心材。从心材上劈下小碎片，将它们插在地上围成一圈，顶部相触，像印第安帐篷的框架。在这些细碎片上添加越来越大的碎片，然后通过为此目的留下的缺口，将火柴点燃最细的内部碎片。

这种类型的火应该总是在大树根部支撑之间的避风点点燃，因为刚点燃时很容易被一阵风吹灭。在建造这种类型的火时，将碎片的底端牢牢插入地面也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如果按普通方式平放，木材不会燃烧。正确地做这项工作，你很快就会有一个欢快的小火焰。马虎地做，你只会浪费火柴。一旦你在昆士兰丛林中掌握了这个技巧，你就会在其他国家的森林和丛林中寻找湿着能烧的木材，通常能找到。通过检查当地人生火遗迹中的木材，然后在生长的树木中寻找同样的材料，往往可以节省大量艰苦工作。

另一个可以在昆士兰丛林中使用的技巧，当找不到煤油树时，涉及蓝色贝壳杉。这很容易与棕色贝壳杉区分，因为前者的树干上有蓝色斑点，而后者是暗棕色的。找到一棵松树后，看看它是否有断枝。大多数贝壳杉至少有一两根。直接站在断枝末端下方，开始踢开树叶。在树叶垫中，你通常会发现从断枝滴下的硬质玻璃状树脂块；它们的大小从弹珠到像你的头一样大。即使湿了，那种树胶的碎片也会点燃。

用一根火柴和火焰就能点燃，产生像燃烧橡胶那样的热烟焰。几片木屑就能烧开一壶水；要持续烹饪，可以间歇性地往火焰中投入小片树胶。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在其他地方的丛林中使用；只需要找到昆士兰ghittoe(澳洲某种植物)和蓝色贝壳杉树胶的对应替代品即可。

澳大利亚其他地方几乎任何森林都至少有一种木材，如果按照ghittoe火的方式摆放，即使是湿木也能燃烧。当树木有粗糙纤维状树皮时(如jarrah树)，还有另一种权宜之计可以采用。选择一棵大树，撕下树皮条，即使大雨倾盆而下，树皮外层已经湿透。丢弃外层，将其余部分撕成条状，揉搓成bullswool(纤维状引火物)。一点点地投入火中，它很快就会烘干上面搭建的木条金字塔，让它们燃烧起来。这在stringybark(纤维树皮)森林中和在jarrah(红胶木)地区一样有效。无论yacca(澳洲草树)生长在哪里，你都可以将手伸到叶冠下面，掰下一把枯死的干叶来获得干燥的引火物。Spinifex(三齿茅)即使是绿的也能燃烧。在一些大型老blackboy yacca树基部发现的坚硬红色玻璃状树胶结节，如果放在木条上让树胶融化滴落，有助于让火燃烧得更旺。野蜂蜂巢里的一点蜂蜡也有同样效果。在非常潮湿的天气里，指望从地面收集的木条燃烧是徒劳的。最好的结果是从she-oak(澳洲木麻黄)或其他木麻黄属植物，或从金合欢树上折断枯枝，并将它们从中间劈开。昆士兰西部的gidgee(刺槐)特别适合这个用途。

在恶劣条件下生火是一门值得培养的艺术，我必须记录这样一个事实：我见过一些童子军和女童军以迅速的效率完成这项工作，让许多bushman(丛林专家)都感到羞愧。

另一门值得学习的艺术是在潮湿天气中如何封存火种，以便早晨有热炭可用。如果你能找到大型banksia(班克木)果实(mungites)，这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将火灰耙成一个圆圈，把所有热炭放在中心。将mungites像车轮辐条一样围成圆圈摆放，每个都有一端接触热炭。扇风直到mungites开始燃烧；放置一段时间确保它们充分点燃，然后完全用灰覆盖，在顶部放一片树皮来遮挡雨水。早晨时，吹走灰烬，稍加扇风就能让mungites重新发光。粗壮硬木原木的末端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使用，当它们充分点燃后用灰烬和树皮板覆盖。

如果你必须将火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不要试图用一根木条来做，除非它是非常干燥的树胶根或一段gidgee木。使用两根木条，确保每根的一端都充分点燃，然后将两个燃烧的末端放在一起，木条平行放置，走路时轻轻地前后摆动，除非有强风吹过。这是原住民携带火种的方式，作为测试，我们曾经在一次路线行军中用这种方式让两根好木条燃烧了六个小时。在严寒的日子里行走时，这也有助于保暖，但你必须准备好飞溅的火花会在你的衣服上烧出几个洞。

第七章

捕鱼

有些场景在心中留下如此不可磨灭的印象，时间似乎都无法将它们抹去。这里就是其中之一。

那是清晨时分，信风仍是轻柔的微风，只是轻微地掀动着泻湖的水面。我希望风不要变强，因为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艘为两人建造的独木舟里，水位离舷边只有两英寸。我的同伴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分别十四岁和十五岁。他们的皮肤是蜂蜜般的古铜色，并不比我们许多冲浪海滩上看到的更黑，但两人都是纯正的波利尼西亚人。我除了短裤和帽子什么都没穿；他们头部赤裸，只穿着色彩鲜艳印花布制成的pareus(波利尼西亚传统服装)。他们洁白的牙齿在频繁的微笑中闪闪发光。

当我们到达钓鱼场地时，他们给了我一支桨来防止独木舟漂走，然后他们戴上潜水镜，那是简单的圆形玻璃片，直径约四英寸，镶嵌在铜框中，带有橡胶面罩和绕头的带子。像大多数当地人一样，他们不用为每只眼睛分别配备玻璃片的潜水镜。他们从独木舟底部拿起鱼叉，轻便的器具，竹制手柄和单个钢制尖头，整个长度约五英尺。女孩脚先下水，一只手扶着舷外支架做最后一次深呼吸，然后消失在水面下。

借助水镜——一个底部嵌入玻璃片的木盒，我观察着她的行动。水镜消除了所有涟漪和反射；我俯视着一个蓝绿色的世界，花朵般的海葵挥舞着触手，孔雀蓝色的雀鲷在珊瑚间穿梭，成群的隆头鱼和摩尔偶像鱼像华丽的海中蝴蝶一样游过。就在我正下方，女孩苗条的身体以海豹般的优雅转身；双脚摆动，鱼叉指向前方，她在珊瑚头之间扭转，窥视着岩架下方。突然鱼叉射出，一秒钟后她浮出水面，鱼叉尖端刺中了一条珊瑚鳕鱼。她的鼻子看起来很白，因为紧贴着玻璃而变扁，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当她上来时，男孩轮流潜水。鱼在我赤裸的脚边拍打着，

我把它从矛尖上滑下来，让它掉进独木舟里。

鱼堆很快就越来越大，过了一会儿我请他们让我试试手。男孩把他的玻璃镜和鱼矛递给了我。我不是一个好的潜水员，要保持在水下是一场可怕的挣扎；我吸入肺部的空气太多了，我必须拼命游泳以避免像软木塞一样浮上来。但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多么美妙的仙境！在一个波浪起伏、像水银一样闪闪发光的天花板下，我正在穿过一个绚丽的海底花园，小鱼群在我前面游弋。最后我看到了一条大鱼，躺在珊瑚礁架下，它的鳃张开时呈现紫红色。我把矛尖刺向它，感受到矛杆令人兴奋的震动，这表明我已经刺中了它，然后冲向水面，感觉我再也不能憋气了。迎接我的是阵阵笑声；我看了看矛尖，令我沮丧的是发现我捕获的是一条八英寸的鲱鱼。当我刺中它时，它看起来至少有半磅重，但我忘记了在水下看东西时，东西至少看起来是实际大小的两倍。不过，

捕鱼

虽然我后来确实捕到了一条大的，但我羞于说出我错过了多少条。

当我们转身回家时，我们的鱼堆压得独木舟下沉，直到我们只有不到一英寸的干舷，而且风也在上升。我屏住呼吸，直到我们感觉到独木舟在海滩的粗糙珊瑚沙上摩擦。我们带回家了六十多条鱼，其中大部分重量超过一磅；一条精美的鳕鱼重约十五磅。我们出发去捕鱼，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捕获了足够几个家庭食用的鱼。如果我们带出了鱼线、鱼钩和鱼饵会发生什么？你可以在我们海岸周围的码头和停泊的船只上看到答案——人们在水中悬挂鱼饵，有时收效甚微。丛林技能(bushcraft)学生必须暂时摆脱钩线情结，否则他不会捕到很多鱼。必须放弃鱼线，转而使用鱼矛、陷阱和弓箭。

有许多类型的鱼矛和许多使用方法。我已经描述了水下刺鱼是如何进行的；这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地区已经是一项非常受欢迎的运动。当一个人必须养活自己时，它的主要缺点是他必须有潜水护目镜并且必须是一个好的潜水员和游泳者；此外，鱼矛对快速游动的鱼几乎无用。你只有对那些在觅食时移动缓慢的鱼，或躲在礁石岩架下的鱼才有合理的命中机会。在河流中，或者在必须清澈的水中才能使用鱼矛的地方，鱼会躲在空心的原木、树桩下或岩石之间。

奇怪的是，如果你在清澈的水中工作并且不冒鲁莽的风险，鲨鱼的危险很小，但对于巨型石斑鱼(groper)来说情况就不同了。这些丑陋的畜生不能通过向潜水镜边缘吹气来吓跑，也不能像鲨鱼那样通过向它们游去来吓跑。石斑鱼躲在珊瑚中的水下洞穴里，毫无预警地冲出来。土著人对石斑鱼非常敬畏。避开它的最好方法是只在低潮时在珊瑚礁上工作，并保持在相当浅的水中，避免受到诱惑越过礁石边缘进入更深的水中追逐你能看到的大鱼。在水下使用鱼矛时，将其夹在右臂下，直指前方；刺鱼时，在最后刺击前将矛尖移至距离它一英尺以内，同时用脚踢水以避免身体的任何反冲，这往往会使你无法到达目标。

不要让鱼矛超过五英尺长，并且矛杆要用竹子或非常轻但坚固的木头制成，这样它就会浮起来。矛尖应该是轻质有弹性的钢制，断掉的击剑剑是最好的选择，大约一英尺长。不需要倒钩。

从船上、小溪岸边或在低潮时在礁石上涉水使用的鱼矛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工具。它应该长达十二英尺，并有几个由硬质钢丝制成的带小倒钩的矛尖。有些人喜欢它们有四个矛尖排成一排，像花园叉子一样，而其他人则倾向于十几个排成一圈。在潮汐小溪岸边使用鱼矛时，选择一条水清澈的小溪，在低潮时沿着它走，查看对岸的树根或岩架下面。不要寻找鱼，而要警惕看起来像一小片棕色叶子或松散树皮的东西，来回摆动。这可能是鱼的胸鳍。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东西，慢慢地向它的左右看，寻找鱼的尾巴——如果那里有一条的话。如果你看到了，再看看那个鳍，如果那里有一条鱼，它似乎会突然从虚无中显现出来。当然，它一直都在那里，但就像小杓鹬的蛋一样，你必须仔细凝视才能看清这个伪装得很好的物体。

现在慢慢小心地将你的矛尖降入水中，并将其移向鱼。不要试图沿着水面上的矛杆部分瞄准，而是沿着水面下的那部分，超过它

“关键在于烹饪”

水龟。通过切掉头部来杀死它；在灰烬中倒置烘烤。然后将龟壳分开。内脏会在一个单独的隔间中找到；肉在腿的底部。味道很棒，但肉有点韧。

烘烤面包

制作面包最简单的方法是扭转法(twist)。切一根扫帚柄大小的绿色棍子，从一端剥去十二英寸的树皮，将这一端放在火上加热木头。在自发粉全麦面粉中加入一些盐，搅拌均匀，加入少量水

面团做成非常硬的面团。将其螺旋状缠绕在热木棍上，每圈间隔约四分之一英寸，在热炭床上慢慢转动，直到完全烤熟。如果从木棍上取下时最里层仍然是生面团状，说明缠绕面团条时木棍不够热。

无酵饼(Damper)

这是所有丛林烹饪中最重要的食物。随身携带一块轻便的帆布或橡胶布，一块旧军用地布很好用，大约十八英寸见方。在布的中央倒一堆全麦自发粉，加入约四分之一茶匙盐混合。现在在面粉堆中央挖一个洞，倒入少量水，开始用干净的木棍、叉子或手指搅拌面团。不断加水，每次一茶匙左右，搅拌直到约三分之二的面粉变成非常硬的面团。现在停止加水，用双手将剩余的面粉揉入面团球中，充分揉捏。最后你应该得到一个几乎干燥的大面团球，可以压扁成约九英寸宽、不到一英寸厚的圆饼。

烘烤用的火应该提前一小时准备。在平滑坚硬的地面上清理出约一英尺宽的平整区域。在上面点燃干燥轻木材的大火，不断添加新燃料直到烧尽。当你有了一大堆灰烬时，按上述方法和面。现在将灰烬扫成环形，在你平整的地面上留下一层薄灰，将扁平的面饼放在上面。将热灰铲回去，直到面团被超过一英寸厚的灰层覆盖。放置约二十分钟，然后用细木片测试。当木片取出时干净，无酵饼就做好了。扇走灰烬，用树皮片滑到无酵饼下面，将其竖起来放在避风处晾凉。冷却前不要切。它应该像轻蛋糕或好司康饼的质地，味道很好。

你会遇到很多人向你保证，真正的无酵饼既不用发酵粉也不用自发粉制作。你也会读到相关内容。有些人声称将灰烬与水混合作为发酵剂，其他人说要让面团在使用前发酵。我只能说，像密苏里州人一样，我要亲眼看到，在我看到之前我不会相信，将坚持使用发酵粉或自发粉。自从我第一次请人演示如何只用普通面粉和水制作无酵饼以来，已经三十年了。我仍在等待演示。

在尝试这些烹饪方式之前，你不需要进入丛林；如果你住在城市，可以在花园里做。一位退休传教士的妻子在训练部队方面给了很多帮助，她常在自己的花园里做，学员坐在花园椅子上。我们带来柴火和要烹饪的材料；她做其余的工作。

第十一章 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寻找食物

在军队丛林技能课程中，我们的政策是从不与不同意我们观点的人争论。我们会演示而不是争论。有一次，一名澳大利亚皇家空军成员在新几内亚恶劣地形中被迫降落，在获救前经历了艰难时期，他变得非常激动。

“这些技巧在理论上很好，”他说，“但在只有西米(sago)和虾的地方。你怎么能只用一把猎刀就砍穿西米棕榈的树干，或者没有网就抓到虾？”

这样的说法不能不受到质疑，所以经过一番努力，我们安排了一次到类似他被困地区的旅行。这是老生常谈。食物就在那里，但在未经训练的人看来是非常不可能的地方。该地区是丛林和沼泽的交替条带。沼泽中有睡莲及其可食用的种子头，虾躲在水草丛中，枯死西米棕榈树干中有巫蛴螬虫(witchetty grubs)，芦苇丛中有野鸭巢，高地上有小野山药。这位飞行员很快就被说服了。

另一个人，这次是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成员，对红树林地区也说了同样的话，他也被演示说服了。本章将描述一个训练有素的人如何在未经训练的人看来毫无希望的地方找到食物。

很难找到比我们海岸边缘的红树林更令人不快的地区。成群的蚊子和那些危险性较小但更令人烦躁的害虫——沙蝇，会降临到你身上，让你无法安宁。在闷热的环境中，汗水从你身上流淌。你只能从一个扭曲的根爬到下一个根来移动；在你下面是粘稠的泥浆，你会陷入膝盖深。在那里寻找饮用水是无用的；红树林的根和树干都不会产生水，其中一种还含有有毒汁液。只有下雨或你能找到茶树幼苗生长的高地，才能获得淡水。我们通常发现这些茶树幼苗即使生长在仅比海平面高一两英尺的地面上，也能产生可饮用的水。

然而，红树林沼泽是寻找食物的相当好的地方。如果你有矛或能即兴制作一支，可以在低潮时在清水河道中用矛刺鱼。退潮时在泥地上，你会发现沟槽状的痕迹；如果跟踪这些痕迹，会找到大型圆锥形贝类。烤制后它们的肉完全可食用，尽管颜色是不吸引人的绿色。在低潮时在河道泥中摸索，可以找到非常大的蛤蜊。

虽然不太好吃但很有营养。你会偶尔发现一些洞穴，经过许多令人恼火的失败后，可以用一根结实的钩状棍子拖出一只巨大的绿螃蟹。这种螃蟹确实是美味佳肴，但它能非常迅速地使用巨大的蟹钳。从它们压碎棍子的方式来看，它们能轻易夹断一根手指。这些螃蟹可以大量捕获，方法是在低潮时将巨蛤的白肉（内收肌）或任何其他坚韧的诱饵绑在红树林根部，用藤条或丛林藤蔓固定。等潮水涨落一次后返回，用棍子在诱饵下方的泥土中探查，任何藏在那里的螃蟹都会立即竖起它们的蟹钳。教我这个技巧的老丛林人不会费心处理螃蟹身体。他的探查棍一碰到螃蟹，就会用双手迅速抓取，向后扭断蟹钳并丢进袋子里。

“看，”他说道，“几十只蟹钳就够一个人吃一顿，螃蟹跑掉后会长出新的蟹钳。这不是经营螃蟹场的经济方式吗？”

在许多红树林根部的低潮时，特别是沿着小溪，你会发现成群的小但非常美味的牡蛎。红树林中最令人惊讶的食物来源是在死的和半腐烂的原木中。劈开它们，你会发现它们被所谓的“船蛆虫”蛀得千疮百孔，这实际上是一种贝类，就像鳗鱼一样不是真正的虫子。长长的胶状身体很水润，味道淡淡地像牡蛎。在一些红树林地区，像鹈鹕这样的鸟类筑巢，这些巢很难到达，只有在繁殖季节才有蛋。这些蛋很腥很鱼腥，但可以食用。

在淡水沼泽中，找一个水草茂密生长的地方，用手将每个草丛束在一起，撕起来扔到岸上。如果将草丛拉开，会发现藏在里面的小虾。如果你能抓到足够多的小虾就能凑成一餐，但最好用它们作诱饵在水中钓更大的鱼。

虾可以在夜间用火把和用劈开的竹子编织的网捕获，就像一个松弦的网球拍。它们也可以通过在水中放置很多浓密的树枝过夜，第二天早上拖出来捕获。大部分虾会逃脱，但你通常可以抓到几只。如果你随身携带一个网眼很细的小鱼网，形状像圆锥形，将它横跨在从一个水池通向另一个水池的水道上，开口面向水流，它会捕获相当多的虾和一些鱼。必须过夜设置。这样的网可以卷成很小的包，只重几盎司；荷属新几内亚的俾格米人*用劈开的竹子制作。如果它们收窄到一个小开口然后扩展成一个带拉绳的袋子，就像拖网的袋子一样，效果会更好。

要捕获淡水龟，可以使用钩和线，或者采用你经常在公园观赏水域看到孩子们使用的技巧。站在岸上用力拍手；附近的任何龟通常会将头探出水面。不要试图在它们游走时抓住它们；相反，将手伸到它们下面然后将它们扔到岸上。

在澳大利亚的许多永久水坑中，可以通过在泥中摸索找到大的淡水贻贝。它的味道几乎令人厌恶，只有大量咖喱粉才能掩盖味道，但很有营养。在北部，可以通过在河流沿岸水池边缘的沙中搜寻找到味道极佳的小得多的贻贝。在金伯利(Kimberley)和邻近地区，可以在死水潭边缘找到小的淡水蟹：寻找外面有泥团的小洞穴。

警告：彻底煮熟所有淡水贝类、小虾、对虾、蟹和小龙虾，特别是在热带地区。它们携带肝吸虫。

不太可能的食物来源

黄蜂巢大概是你最不会想到的食物来源，但土著人认为它是美味。大的蜂巢悬挂在树枝上，通常离地面很近，上面覆盖着非常大和警觉的黄色黄蜂，它们脾气暴躁，蛰人能力惊人。从安全距离侦察蜂巢，然后拿一根长棍子，在上面绑一束枯草或干露兜叶。点燃它，然后逆风向蜂巢前进，这样如果黄蜂攻击，烟雾会保护你。火焰的第一次舔舐会烧掉所有黄蜂的翅膀，它们掉到地上。打掉蜂巢，像烤面包片一样在两面烘烤，然后挑出烤过的幼虫吃掉。味道有点像巫虫(witchetties)但没那么好。

在半沙漠地区寻找食物：在没有引起丛林火灾危险的地方点燃刺草(spinifex)丛，让它们逆风燃烧。拿着棍子站在一旁杀死任何跑出来的东西。你可能烧掉一百个草丛只看到几只甲虫；另一方面，你可能从第一个草丛中得到一只有袋鼠鼠、蜥蜴或蛇。这完全是运气问题。

当火清理出一片地面后，仔细检查袋鼠鼠、兔子和任何其他生活在洞穴中的动物的洞穴。如果你想浪费时间和精力，试着盲目地挖掘来挖出什么东西。如果你想得到食物，学习土著妇女的方法。她从不在没有长而柔韧的棍子和挖掘棍的情况下处理这种工作。当发现洞穴时，她将长棍的一端插入

*这些人不是真正的俾格米人；他们是身材矮小的尼格利陀人(negritos)。真正的俾格米人在非洲。

小心翼翼地用手指转动引导棍，使其在弯道处旋转。当推进到极限位置后，她开始挖掘，跟随引导棍的方向。这样她永远不会失去对兔穴的追踪。在开始挖兔子之前，原住民总是先寻找并堵住所有逃生通道；没有什么比挖了一个多小时后，看到兔子从未堵住的洞口冒出来跑掉更令人沮丧的了。每当原住民遇到兔穴分叉时，他们总是先堵住并标记其中一个分支，然后再继续挖掘，把堵住的那个留到以后处理。引导棍始终在前方推进。当他们感觉引导棍碰到兔子时，就拿另一根顶端有绒毛的棍子，戳下去，转动直到牢牢抓住皮肤和毛皮，然后拖出来。你可以用同样的方法，使用一根顶端潮湿的围栏铁丝，从兔穴或空心原木中抓兔子。

• • •

丛林生存手册

当你在岩石山坡上觅食时，要携带两根棍子，一根长的用作撬棍来滚动石头，一根短的当作棍棒。通常你的猎物仅限于蛇和蜥蜴，最好在清晨万物寒冷、爬行动物行动迟缓时进行这种狩猎。到了白天气温回升时，它们的移动速度快如闪电。在山坡的石头下，如果其他都失败了，你通常可以找到足够一餐的蚂蚁蛋。你需要一个小刷子来完成这项工作，必要时可以用自己的头发制作，还需要一小片树皮。像使用微型簸箕和扫帚一样扫起它们，刷掉任何污垢后生吃。味道是面粉状的，甜甜的，有坚果味。

这个小簸箕和刷子可以用来收集可食用的种子。直接从植物上收集大量这些微小种子几乎是无望的任务，但幸运的是你有收获蚁这个盟友。这些忙碌的小昆虫在很大范围的地面上收集种子，将其搬到巢穴并围绕入口放成一圈。从一个巢穴到下一个，扫起这些小颗粒；当你收集了足够的种子后，仔细簸扬以去除外壳和任何轻的杂质，然后在锅中用旋转动作清洗，类似于淘金时使用的方法，将沙子与种子分离。现在将湿种子在两块坚硬的平石之间研磨成糊状，拍成小扁饼，在热石头上烘烤。彻底研磨非常重要，否则很多种子无法被消化。

在一些内陆地区，风会为你收集种子。在草地上，枯死茎秆的倒伏方向显示了主导风向。去到草地的背风面，你会发现种子堆积在车辙、凹陷处、石头或树根旁。扫起来，按照处理蚂蚁收集的种子的方法处理。

青蛙腿很美味；在美国和法国它们被视为美味佳肴。夜间捕捉青蛙时，当它们蹲在原木、石头或荷叶上时用强光照射使其眩晕，然后从后面伸手抓住。白天捕捉时，在水边沥泽地带找一片茂密的芦苇或灯芯草，点火让烟雾吹过芦苇。青蛙以为芦苇着火了，就会跳出来向水中逃跑。趁它们经过时抓住。你也可以在沼泽周围的石头、原木或掉落的树皮片下找到它们。

在热带地区，从11月到3月，海龟会上岸到沙滩产卵。有三种海龟：巨大且有时凶猛的蠵龟(loggerhead)、玳瑁龟(hawksbill)和绿海龟(green turtle)，最后一种是可食用的。你可以轻易区分这三种：蠵龟以其体型巨大著称；玳瑁龟有鸚鵡般的喙，上颚钩状覆盖下颚，龟壳板块重叠；绿海龟有蜥蜴般的头部，身体板块边缘相接而不重叠。可以在浅水中用鱼叉捕获，或在夜间上岸产卵时将其翻转背朝下。海龟留下的足迹像拖拉机的履带。要定位巢穴，跟随这些足迹，无论哪里的沙子看起来被扰动过然后又被抹平，就用棍子探测。如果棍子顶端沾上了蛋黄，你就找到了蛋。它们味道很好，但蛋白永远不会凝固，无论煮多久都一样。如果你挑剔的话，就炒蛋吃。绿海龟的肉适合宴席；世上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翻转海龟后砍下头部杀死，将龟壳两半分开，从腿部底部周围的肉上切下牛排。

可食用的海藻在我们海岸的大片区域都有发现。外观厚实、半透明，呈黄棕色，采集后成束悬挂晾干，储存备用。使用时，在淡水中浸泡直到膨胀到原来大小，然后温和炖煮直到溶解，过滤后冷却。它会凝固成胶状。可以用果汁调味并加糖作为甜点，或浇在熟肉上制作肉冻。这种胶质就是商业上的琼脂。

丛林觅食技巧

当穿越除真正沙漠以外的任何地形时——在沙漠中你什么也找不到，因为确实什么都没有——最糟糕的做法是一直旅行直到饿了才开始寻找食物。顺便说一下，这正是白人通常的做法。结果，他找到食物前可能要再过很多个小时。最好模仿漫游的原住民；他的技巧完全不同——

不同。他想要到达某个特定地点，最终他会到达那里，但他很少直接朝目标前进。相反，他把路线和旅程所花的时间作为次要考虑因素；他专注于寻找食物，无论这需要绕多少弯路。他也不会轻视最小的食物碎屑。在一个地方你会看到他转身去收集草丛中的种子头；他用手搓揉去除外壳，吹掉糠秕然后食用。在另一个地方，他转身从一些相思树(wattles)中获取一两只木蛀虫(witchetty)。再往前半英里，他走向一棵小灌木树，捡起几颗檀香坚果。

如果他通过时刻留意可食用的东西来模仿这些方法，而不是等到感到饥饿才寻找食物，优秀的丛林人就能在未经训练的人饿死的地方养活自己。

如果你在丛林中有一个土著同伴，绝不要让他独自去寻找食物。和他一起去，学习他的方法，然后自己尝试。许多所谓的丛林人在没有土著为他们狩猎时证明是非常无助的。在《疯人岛》(Madman's Island)中，这是描述“像土著一样生活”的最佳作品之一，Ion Idriess坦率地承认，尽管他经常与土著群体一起外出狩猎，但直到被困在岛上不得不艰难学习时，他从未亲自尝试过鱼叉捕鱼。

这种在丛林中时刻留意可食之物的习惯很快就能养成；此后它成为第二天性，你会不假思索地去做。然而，当你训练其他人时，要向他们展示该做什么，确保他们掌握了这一课，然后如果他们没有找到或捕到任何东西，就拒绝与他们分享你的收获，当然，除非他们完全没有任何食物。我知道这听起来刻薄和自私，但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承担了为大部分队员寻找食物的工作。让你的学生自己寻找食物确实是一种残酷的仁慈。

第十二章

绳索、绳索制作和茅草覆盖

这类书籍通常会花费大量篇幅来介绍绳索和麻绳的制作以及丛林庇护所的建造。这是有充分理由的；那些生活在丛林中的人知道绳索和绳子是多么不可缺少，而建造防水庇护所的能力具有如此明显的重要性，无需强调。除非你能找到纤维并将其纺成任何所需尺寸的绳子或绳索，或者能用手头的任何材料为自己建造一个小屋，否则你就不是真正的丛林人。

每个地区和国家都有其纤维植物；可能是南澳大利亚库隆(Coorong)的托尔默草(Tolmer grass)，或印度群岛pohon pooti树(木槿)的内皮；西澳大利亚的班津(banjine)或波利尼西亚的椰子纤维。如果你不知道你所在地区的纤维植物是什么，也没有人能指给你看，那就是你的工作去找到它。（通常是木槿。）从一种植物到另一种植物，在靠近地面的地方切断树皮，用刀子沿着树皮向上运行，直到你能用手指抓住这片树皮，然后向上拉。如果一长条树皮脱落，撕下内层并测试其强度。如果它如此坚韧以至于不断裂就要割伤你的手指，你就找到了所需的东西。如果没有树木或灌木具有这样的内皮，就寻找生长在沙丘或沼泽附近的类似莎草的长叶植物，测试其叶片的强度。

当你找到含有坚强纤维的树皮或叶子时，用钝刀刮去所有软质植物材料，让其部分干燥。然后制作三股这种材料，用左手的手指和拇指夹住它们的末端，用右手的手指和拇指夹住最上面的一股，通过将右手食指从拇指尖移动到拇指根部来背向你扭转它。现在将这个扭转的股向你拉来，并用左手的手指和拇指夹住它。这样就把下一股带到了顶部；以同样的方式扭转并放置它，然后是第三股。第一股现在又在顶部了；再次扭转并放置它。这个动作很快就会变得像女人编织时一样自动，在你的手指下，以每小时二十英尺或更多的速度，绳子被捻制起来。当你接近一股的末端时，加入更多纤维，确保保持各股厚度相等。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制作从细鱼线到直径半英寸的绳索的任何东西。如果你无法在图表帮助下理解这些说明，在你的朋友中找一个海员，拿出一些捆扎麻绳，请他向你展示如何捻制纱线。



用手指捻制细绳

在熟练的手中，这种手工捻制的绳子在光洁度上几乎可以与工厂产品一样平滑。在陆军丛林技能学校，有一项测试是收集纤维，捻制绳索，用竹片或硬木片即兴制作鱼钩，并用它钓鱼。在热带地区，律师藤(lawyer cane)或细丛林藤蔓是绳索的绝佳替代品。

了解如何铺设防水茅草是很值得的，特别是在热带地区。在南方即使在深冬没有遮盖一两天也不算太糟，但在北方的雨季你必须有庇护所。我们将首先处理草茅铺设，使用任何长的、稻草状的材料，无论是草还是灯芯草、芦苇或丝兰叶(yacca leaves)。估算你所需的数量很简单。

初次尝试茅草屋顶铺设：你要砍伐足够多的材料，比你认为工作所需的量还要多，并堆成一堆。再多砍一些，在第一堆旁边堆成更大的一堆。然后你会发现你只有所需数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如果材料是新鲜的，让它萎蔫；如果是干的，稍微弄湿一点。测量草茎的平均长度，减去四英寸的重叠部分，将剩余长度减半，这就是你的横条必须间隔的距离。例如，如果你使用平均长度为十九英寸的芦苇，你就要将横条间隔七英寸半。茅草屋顶的倾斜度不应少于四十五度。

铺设这种类型的茅草时，将材料捆成小束，沿着最底部的横条并排放置。

显示茅草屋顶缝制线方向

显示茅草屋顶缝制线方向

使用涂焦油的绳子或非常细的丛林藤蔓，用上下针法将这一层缝到最低的横条上（见示意图）。现在将同一层缝到下一根横条上。然后铺设另一排束，它们的末端与第二排缝线重叠，并将这一批缝到第三根横条上。下一排覆盖第三道缝线，并且本身缝到第四根横条，如此继续到屋脊。屋脊盖是用弯成倒V形的束制成的，并缝到顶部横条上。

制作波利尼西亚茅草(Polynesian thatch)，将绿色椰子棕榈叶切成两半，丢弃根部一半。现在将每个半叶放在地上，取生长在中脉一侧的小叶片，将它们弯曲穿过，并将每个小叶片穿过对面的小叶片下方。以这种方式沿着叶子向下工作，然后再次回到起点，拾起每个穿过对面小叶片下方的小叶片，将其越过三个更多的小叶片然后再次穿过一个下方。另一种方法是

追踪和方向确定

你也可以听得更好。像狗叫声、斧头使用声、卡车低速行驶声等声音，经常清晰地传到山顶上的人耳中，而在沟壑中的人根本听不到。

当你试图确定任何声音的来源时，比如可能迷路的人的喊声、鸟鸣声或昆虫的啁啾声，将地图或一片薄树皮卷成扩音器状的漏斗。将小端放到你的耳朵上，将另一端指向声音似乎来自的方向；移动它直到声音最清晰最响亮。要回应远处的喊声，将漏斗转移到你的嘴边，仍然指向声源，缓慢清晰地呼叫，告诉对方待在原地直到你到达。当你在丛林中时，始终保持眼睛和耳朵警觉，注意公认的求救信号：三声步枪射击、三声“coo-ee”呼叫、三堆火、三根烟柱、三次镜子闪光或其他任何东西。如果你要回应镜子闪光，移动直到你让叶子、棍子或任何其他东西与你的眼睛和另一个闪光对齐，然后将你自己的镜子闪过它。即使是手臂伸直的手指也可以，特别是在搜寻飞机的情况下；它确保你的闪光会指向对方。始终小心不要做任何可能被理解为求救信号的事情，比如连续燃烧三堆火。

当你没有明确标记的道路可循时，夜间迷路最可靠的方法就是携带灯笼“看路”；你经常会在光圈中迷失自己。另外，如果你从明亮的帐篷或房子里走出来，直接冲入黑暗中，你很容易迷路。在明亮的光线下后，你的夜视能力需要大约二十分钟才能恢复；如果你对正确的方向有任何疑问，要有点耐心，等到天空中的光线似乎变亮后再开始。一年中几乎没有一个夜晚是完全黑暗的；通常都有一点光线。

要培养避免迷路所需的观察能力，挑选出一些你必须能够从远处识别的东西：提供好柴火的树木、含水的树木，或那些结可食用果实的树木。近距离仔细观察其中一棵，然后走开，不时转身回望它，注意你如何仍能从其他树木中识别出它。例如，它的颜色可能与周围植被不同，或者它的形状可能很独特。练习这个直到你能毫无错误地做到，然后通过尝试从远处识别那种树木来逆转这个过程。当你接近时看看你是否正确。这个小游戏可以在乘坐汽车和火车时以及丛林散步时练习，不久之后，如果你有任何天赋，你就能从对门外汉来说似乎令人惊讶的距离识别相当多的树木和植物。

这反过来将导致你训练中的重大转折点。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在潜意识地倾听不寻常的声音；鸟鸣声的任何变化，眼角看到的任何运动，都会让你停下、观察和倾听。你会发现自己注意到看到的一切，无论是近处还是远处。你不是故意这样做的；它很自然地发展。欢迎那一天的到来，因为从那时起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容易；你可以对自己说：“我真的在成为一个丛林人(bushman)。”但不要试图强迫它；就像幸福一样，它不会听从你的召唤而来。

如果你想在夜间旅行，要学会了解星星。天空中只有三个路标：它们是南十字星座、麦哲伦云和猎户座。无论什么

夜晚的时间或者南十字星是否正确朝上还是倒立，都可以用作方向指示器。从头部星星到脚部星星的距离，在同一条线上从十字星脚部延伸三倍半的距离，大约指示南天极。使用麦哲伦星云——银河系脚部附近的两个模糊星云斑块——作为等边三角形的底边。它的顶点非常接近天极。要使用猎户座，其中一部分有时被称为“平底锅”，观察三颗排成一行的亮星。取离匕首或平底锅把手最近的那颗星，从它画一条想象线穿过匕首柄部横跨天空。这大致指示南方。如果经过一点练习，你能通过云层缝隙瞥见猎户座或南十字星，你就能相当确定地确定南方的位置。

了解更多关于星星的知识是令人满足的；能够一眼认出水委一、天狼星、老人星等等。但当人们试图在夜间确定罗盘方位时，这似乎对普通人帮助不大。如果你想做的不仅仅是借助上述三个路标找到南方，并且具备这项工作所需的心理能力，那就学习导航。伍尔诺博士的《通过太阳、月亮和星星确定方向》是一本很好的小手册，旨在简化导航，哈罗德·卡蒂的《筏书》也很好。

说对某些人来说指南针只是另一样要携带的东西，这听起来可能很异端，但这是事实。特别是在军队中，如果说你不需要指南针来找路，你会被认为完全无可救药。当然，如果你必须进行交叉方位测量来确定位置，你必须有一个，它对许多其他工作也是不可缺少的。然而事实仍然是，我可以毫无矛盾地声称，我遇到过澳大利亚一些最好的实用丛林专家。他们都有两个特点；在找回营地的路方面，他们就像归巢的鸽子，而且他们从不为地图或指南针费神。让一个不迷路的人失去地图和指南针，因为他习惯于使用地图和指南针；通常他就像一艘没有舵的船，完全漂泊。这时那个不依赖两者的人就会发挥作用。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似乎是：彻底学习地图阅读和指南针的使用，同时也学会完全不依赖两者。

现在对这个主题说最后一句话。在丛林中，你可能经常被要求给某人指正确的路，或者给出寻找某个地点的方向。不要在地上画地图，而要在纸上画并交给需要方向的人。不要只给他正确路线的地标，也要告诉他那些显示他走错路的标志。不要以通常但不正确的信息结束，说他“不会错过的”，因为他会错过。如果轮到你被指路，你也会错过。不要相信记忆，写下你得到的任何指示。最重要的是，对给出的距离要持怀疑态度；众所周知的“农夫的一英里”是最不可靠的。总是询问能告诉你是否走错弯的指示，因为如果你想避免迷路，这是最重要的预防措施之一。

第九章

露营

在选择营地时要记住，任何傻瓜都可以让自己不舒服。在任何地方扎营，在毯子里淋湿或整夜发抖——这不是坚韧，这是非常愚蠢的。如果可能的话，总是在天黑前选择你的营地。

许多年前，我和一个出去打鸭子的队伍在一起。最后几英里必须步行，因为地形太崎岖和沼泽，不适合其他任何形式的旅行。那是仲冬，刺骨的西南风在吹，偶尔有阵雨。我们来到靠近沼泽的沙丘，打算第二天早上在那里射击，队伍中的大多数人在最近的灌木下铺床。然而，我父亲在山脊顶上站了一段时间，观察灌木在风中摇摆，然后他走向背风面靠近山顶的一个地点。

“注意到我在做什么了吗？”他说。“我在观察这些灌木上的风。就在这里它们几乎不动，而其他地方每一阵风都会摇摆。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避风点，我想是由地面形状和风在上面流动的方式造成的。在有风的天气里，你总是要四处寻找这样的地点，即使在开阔的草原上也是如此。没有什么比在野外露营时整夜有风吹着你更让你寒冷的了。”

我想我从未得到过更明智的建议，但我发现有时有一个大缺点。你可以通过观察风在地面上移动的方式，通过草的波动或灌木的摇摆来相当容易地找到避风点，但当你走近时，你经常发现你不是第一个发现它的生物。在牛群地区，周围可能有一堆牛粪；如果羊在那里吃草，你可能会发现地上厚厚的羊粪，在袋鼠地区，你偶尔会发现那个地方有袋鼠的气味。这些动物也知道如何找到温暖的地方露营。粪便和气味很糟糕，但更糟糕的是可能聚集在那里的贪婪蜱虫。

当你无法获得天然庇护时，用于建造挡风墙的时间是值得的。在炎热的天气里，最冷的空气

可以在凹地中找到；在霜冻天气里，最温暖的地点就在山脊顶峰的下方。永远不要在大的、扭曲的、老桉树下扎营，特别是在炎热、无风的夜晚。树枝可能会毫无征兆地掉下来。如果可能的话，避开所有大树是一个好计划，因为枯枝可能在一天或一夜中的任何时候掉下来。当雨水威胁时，永远不要在沟壑中扎营，特别是在光秃的山丘之间。洪水咆哮而下的速度之快，只有亲眼所见才能相信。

许多人害怕闪电，必须承认真正糟糕的雷电风暴确实有某种令人敬畏的东西，特别是那些在内陆地区常见的干燥雷暴。每个人都知道通常的规则：不要在孤立的树下、山顶上、铁丝栅栏附近或铁矿石露头上扎营，但我很久以前就被迫得出结论，在干燥的雷暴期间，除了矿井下面，没有真正安全的地方可以扎营。在某种程度上，关于闪电不会两次击中同一个地方的古老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同一个铁矿石露头被反复击中。另一方面，这是完全正确的，正如一位美国黑人士兵解释的：

[106]

露营

“不，先生，”他对我说，“毫无疑问，闪电不会两次击中同一个地方。如果闪电击中一个地方一次，那么同一个地方就不再存在了！”

任何见过闪电对大树造成破坏的人都会同意，剩下的部分不足以被第二次击中。

不要依赖诸如蚂蚁、苍蝇和蜘蛛等丛林“气压计”来预测雨水或风暴；相反，获得一本基础气象学手册，学习它并学会如何科学地解读天气征象。一天中只需要间隔几分钟来解读天气征象；黎明、正午、日落和睡前是通常的时间，如果风向发生变化或出现新的云层运动，应该进行额外的观测。这不仅是一项非常有用的研究，也是一项引人入胜的研究，预测技能相当熟练是实际的回报。必须承认其中也有一定的诀窍，但这对于有科学倾向的人来说很容易掌握，一旦掌握了气象学的基础知识，大约一年的实践就能让你成为像渔夫一样好的天气预报员，而渔夫仅凭实际经验就花了半辈子的时间学习。

让其他人争论观察蜜蜂如何工作、猫在耳朵后面洗脸、蚂蚁抬高巢穴、蜘蛛织新网和类似迷信的优点；依靠科学能教给你的东西对你最有益。任何以养蜂为生的人都会告诉你，温暖天气中的突然阵雨会让成千上万的工蜂远离蜂箱；春季的狂风暴雨天气，阳光与寒冷的雨水阵风交替出现，会通过让工蜂远离蜂箱而大量杀死养蜂场的工蜂。如果蚂蚁、蜘蛛和昆虫王国的其他成员对天气了解如此之多，为什么突如其来的洪水会淹死它们中的无数百万？我见过

[107]

丛林人手册

从洪水中伸出的树枝上爬满了黑压压的昆虫，但它们不是在水来之前爬到那里寻求庇护的，它们是被冲到树枝上并设法爬到安全地带的。站在沙丘上，我看着蛇、蜥蜴、丛林鼠和其他动物在旋转的洪水上漂过；甚至一只野狗母狗也被淹死并被冲到我的营地附近，没有人能说我们的野狗缺乏智慧。我之前把营地搬到那个沙丘上是因为我能看出可能会有大的季风雨，但没有其他生物从低洼地区出来加入我，就像它们应该做的那样。动物、鸟类和昆虫是好天气预报员的想法只是另一个拒绝经受调查考验的古老迷信。

现在说几句关于蛇的话题。不要成为那些在丛林中度过的时间都在想他们听到的每个声音是否由蛇引起的人。不要相信蛇不会越过绳子、灰烬环或任何类似的胡说八道。担心蛇的时候是当你在一个地点露营几天的时候，因为它们有时确实会钻进毯子里。你会发现有些人的整个生活都被对蛇的持续恐惧所困扰，而其他人从不担心；后者被咬的频率并不比前者更高，而且他们过着更快乐的生活。澳大利亚只有三种蛇真正值得恐惧：死亡蝰蛇(death adder)，因为它伪装得很好，直到尾尖被触碰才会攻击；虎蛇(tiger snake)，因为它可能攻击而不是试图逃跑；以及昆士兰北部罕见但凶猛的太攀蛇(taipan)。

如果有人真的被咬了，记住每一秒都很重要。不要麻烦使用通常的绳子、鞋带等在咬伤上方打结；携带一段橡胶绳。它可以在一秒内应用并有效地阻止血液循环。还要记住，医生必须知道是什么种类的蛇造成了咬伤，否则他不会知道使用什么血清。威士忌和其他烈酒对蛇咬伤受害者来说比无用更糟糕。

有些人似乎在丛林中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染上跳蚤，并因咬伤和这些害虫的爬行而遭受持续的刺激。如果你能得到一些普通的园薄荷(garden mint)，它在我们许多小溪旁野生生长，并将其用作床上用品的上层，气味会让跳蚤离开你。如果你用等量的橄榄油和桉树油的混合物从头到脚摩擦你的裸露皮肤，这也会让它们远离二十四小时。最好的方法是在你的内衣、毯子或

在睡袋内撒入任何含有DDT的良好杀虫粉。

在寒冷天气中，羽绒睡袋是唯一值得携带的床上用品，特别是在徒步旅行时。它们的重量从3到4.5甚至5磅不等；使用最重的那种，你将能够在雪中舒适地露宿。将毯子制成睡袋会提供更多温暖。与其携带两条毯子，不如购买一件额外的全羊毛汗衫和一条长内裤，穿在其他内衣外面。关于露营和轻量化露营装备的所有建议，最好联系新南威尔士州丛林徒步俱乐部联合会，或咨询悉尼乔治街327号的帕迪·帕林(Paddy Pallin)，他的小册子《丛林徒步与露营》非常宝贵。

花时间砍伐或收集足够的草、叶子等来制作柔软的床铺并隔绝寒冷和潮湿总是非常值得的。最好的睡觉材料是库龙草垫灌木(Coorong mattress bush)，这是一种低矮、有弹性的灰蓝色植物，生长在南澳大利亚库龙沙丘和澳大利亚南部海岸周围的沙丘或悬崖上。采摘小树枝并将它们整齐地排列成厚垫子。其次是蕨类植物，用手沿着每片叶子向上拉取从茎上取下。不要切割；床铺中的切口会在防潮垫上戳孔。她橡针叶(She-oak needles)相当不错，任何细长的草也是如此，只要它不像矛草种子那样满是种子。松针、某些类型的海藻、本土樱桃枝梢、草树或丝兰叶、茅草和类似材料都可以制作不错的床铺。然而，如果你能找到其他任何东西，有一种床铺材料是要避免的。我认为是已故的唐纳德·麦克唐纳(Donald McDonald)说过“真正的丛林羽毛是桉树叶”。我从来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提出这样的想法，因为在所有寒冷、坚硬、滑溜且普遍不适合做床铺的材料中，我们的桉树叶大约是最糟糕的。

就个人而言，我偏爱A型帐篷露营；我的帐篷足够长、高、宽，让我能够全身躺下，在入口处直立坐着，而且还能容纳我所有的装备。前面的两个纱布窗帘可以阻挡蚊子、沙蝇和蜱虫；尖锐的倾斜角度可以抵挡最大的雨水，它可以

阻挡寒风并隔绝霜冻。然而，有些人偏爱其他类型；丛林徒步联合会或帕迪·帕林可以在这个问题上给出明智的建议。用日本棉布制作，这些超轻量帐篷重量只有2磅，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对于热带地区，你无法改进丛林吊床，这是我们部队使用的。它让你能够离开地面，远离潮湿、水蛭、灌木螨虫和其他令人厌恶的东西。网状侧面允许良好的空气流通，但阻挡蚊子和其他飞行害虫；顶篷可以遮雨。你的装备挂在吊床下面的织带环上，拉链可以打开或关闭侧面。

丛林徒步者已经削减了必须携带装备的重量。我曾在仲冬出发度周末，携带的帐篷、防潮垫、雨衣和睡袋的总重量是8磅，但我在霜冻中露宿时就像在家里一样温暖舒适。关于这一点的更多信息出现在后面“携带什么”标题下的章节中。

第十章

“全在烹饪”

丛林人必须学会如何正确准备食物；他不能仅仅满足于煎炸和水煮。从来没有比“全在烹饪”更真实的话了。我不知道那个著名法国厨师为了打赌烹饪狐狸，让所有知道自己在吃什么的食客都称赞这道炖菜的故事是否属实，但我确实知道可以烹饪其他东西，让人们惊讶地发现他们吃的不是小牛肉，而是袋鼠肉，或者他们以为是嫩鸡肉的实际上却是果蝠(飞狐)。我也知道一个酒店老板曾因他的烤野鸭晚餐非常著名，有时他只能弄到两三只鸭子，却有十几个人期待晚餐。然而每个人都会吃到他们想要的所有鸭肉。不，这不是五饼二鱼的奇迹，而是这样的：野鸭可能稀缺，但白凤头鹦鹉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非常丰富，通过在它们的觅食地撒小麦并间隔设置兔子陷阱很容易捕获。这些凤头鹦鹉被拔毛、取出内脏并储存在屠夫的冰箱中直到需要时使用。它们会被轻柔地蒸两个小时，然后填充并放入平底锅与真正的鸭子一起烤制。鸭子的味道在烹饪过程中传给了凤头鹦鹉，肉的颜色和质地相同，只有专家才能在鸟类被切割和上菜后分辨出差异。我对此非常确定，因为我过去以每只一先令的价格供应凤头鹦鹉…

一些大酒店通过在烤火鸡的平底锅中放入几只小兔子来玩同样的把戏。当每份服务包括一两片兔肉时，火鸡肉能延伸得如此神奇。

关于烹饪要学的第一课是：很少需要吃韧肉。我曾经看到一个剪羊毛工人拿着他烹饪的粉红凤头鹦鹉(galah)，试图切割它，最后像橡皮球一样在桌子上弹跳，然后扔给狗。他在拔毛和取出内脏后，在射杀它的同一天就直接把它放进了烤箱。

所有这些所谓的韧鸟，鹦鹉、凤头鹦鹉等，

需要特殊处理。如果可能的话，总是要先晾挂二十四小时。然后取一个平底锅或大铁罐，在底部放几块石英石或类似的石头，或一小块铁丝网，将鸟肉放在上面。倒入少量水，但不要让水位达到鸟肉，将水烧开，然后移到火边只需微微沸腾即可。锅盖必须盖紧。让鸟肉蒸煮一到三小时，这取决于其大小和肉质韧性，然后用脂肪按常规方式烘烤，并用水制作肉汁。

处理袋鼠肉时，总是要顺着纹理切割，而不是横切。切成薄片。将每片肉放在坚硬光滑的石头或原木上，用厚刀背敲打，直到肉被打成丝状。在锅底涂抹少量脂肪，保持肉在锅中移动，直到两面都很好地变成褐色，然后用大量脂肪油炸或放入炖菜中。如果可能的话，总是要用袋鼠肉炒一点洋葱，如果用于炖菜则加入炒洋葱。如果做不到这点，可以携带一些洋葱粉末用于调味；干燥的鼠尾草粉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丛林人手册

处理韧肉或任何你不喜欢味道的野味的另一种方法是，用非常锋利的刀将其切得像肉馅一样细，然后与面包屑或切得很细的土豆和香草混合。制成肉丸油炸。

古老的丛林常备炖菜可以很简单地制作成功或搞砸。要搞砸它，就让它剧烈沸腾。要正确烹饪，让它温和地煨煮，你只能偶尔听到微弱的气泡声。

原住民烹饪法

通过尽可能小的开口从小动物身上取出内脏，保留皮毛。将大型动物切成关节块，但保留皮肤。挖一条沟，大小取决于要烹饪的食物量，用轻质干木材填满，点火燃烧，随着燃烧不断投入轻木条，直到有足够深度的灰烬。扒出一些灰烬，将肉放在形成的凹槽中，用灰烬覆盖，在顶部再生一堆轻质灌木火让其燃尽。对于用这种方法烹饪任何东西所需的时间，无法制定硬性规则，因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肉块的大小和燃料的质量。当动物烹饪好时，皮毛会干净地剥落，带走所有粘附的灰烬。关键秘诀是要有真正热的灰烬且足够多，但不要有热炭。

烹饪小鱼时，将其未开膛、未去内脏地直接投入热灰中。当鱼烹饪好时，鱼皮和鱼鳞会干净地剥落，内脏在膜状囊中保持完整。大鱼要开膛去内脏，像肉块一样在灰中烘烤，用小签子封住开口。你经常会读到，如果你把鸟类和小动物连同内脏一起烘烤，“内脏会形成一个球”等等。原住民确实喜欢这样烹饪食物，也会吃掉大部分内脏。英国美食家坚持要连同内脏一起烹饪鹬鸟(snipe)、丘鹬(woodcock)和鹤鹑，他们也会吃内脏。（如果你不相信我，去读比顿夫人的书！）但在实际的户外烹饪中，这种方法似乎就是不太奏效，

“关键在于烹饪”

除了小鱼；那些尝试这种方法的人通常发现它会毁掉本来可能是一道好菜的食物。如果你认为那些书告诉你保留内脏不可能是错的，想要自己尝试以便确信，那就烘烤一只未开膛的兔子。这会让你永远不再这样做。

野鸟，如野鸭，应该开膛去内脏，保留羽毛。制作一些填料，即使只是面包屑、切丁的土豆和洋葱，用干香草调味，然后填入其中。在灰中烘烤。在这种情况下，皮肤也会轻松剥落。另一种方法是用粘土调成非常硬的面团包裹它们，拍成足球形状。烹饪好后，非常小心地取出，放在一片树皮上，用木棍轻敲。粘土会脱落，连同羽毛和皮肤一起带走。

袋鼠尾巴制成汤并不是最美味的做法。将其盘成圈，用铁丝或绿树皮条捆扎，在灰中烘烤，这样就有了世界上最美味的菜肴之一。

大多数人知道如何在明火上烤肉，但最快最好的方法是将其制成我认识的一个老阿富汗人称为“k’ bobs”（烤肉串，kababs）的东西。切成直径约两英寸的薄片，将肉片间隔约一英寸串在长铁丝或细绿木棍上，在炭火床上慢慢转动直到烹饪完成。

在烤肉架上烘烤

在火边的地面上打入一根约五英尺长的木桩。用双股绳或强绳，也是双股的，将肉块从倾斜木桩的顶部悬挂，使其在火前面但不在火上方。在下面放一个盘子或大盘子接住脂肪。转动绳子开始旋转；定期用脂肪浇淋。如果你切一片平木或硬干树皮做成乒乓球拍的形状，将把手牢固地绑在绳子中间，风或火焰产生的热气流会使其转动，保持肉块旋转。为什么要用双股绳？因为如果使用单股绳，扭转常常会使其散开，肉就会掉下来。在肉和绳子之间使用长铁钩，这样绳子就不会被烧焦。

塔希提烹饪法

在坚实的地面上挖一个约两英尺宽、一英尺深的坑。用平石头铺底，在底部铺一层。确保使用加热时不会爆裂成碎片的岩石。如果必须在沙地中挖坑，要非常仔细地建造石头内衬，以防止

沙子不会流进去。在坑里点燃能产生好炭火的木材。让炭火燃尽，然后将炭火铲出。铺上一层绿色香蕉叶，然后放入猪肉块、鱼、芋头、大蕉、绿木瓜、面包果或其他食物，每样都用绿色香蕉叶像包裹一样包好。再加一层香蕉叶，然后将炭火堆回顶部。给这种烤炉充足的时间来适当烹饪食物。据说你会厌倦这种食物和大溪地烹饪。也许你会的，但我真心希望能在可爱的波利尼西亚人中间生活得足够长，长到厌倦这种食物。

在这种烤炉中，你还可以烹饪蛇、巨蜥尾巴、经过充分晾制并去除脂肪的鸸鹋腿、海龟排、袋鼠排、绿香蕉、山药、荸荠球茎、波利尼西亚栗子种子、可食用棕榈心和对虾。

总是用海水煮龙虾、螃蟹、小龙虾和鳞鱼。通过将贝类放在炭火上直到贝壳张开并开始冒蒸汽来烹饪贝类。

要烹饪巨型果蝠(flying fox)，抓住翼尖将其在一桶沸水中浸泡几分钟。然后剥掉皮，取出内脏，像烹饪马里兰鸡一样烹饪。在浸泡前不要用手接触身体，因为令人厌恶的体味会以极其顽固的方式粘在手指上。

另一种有臭味但完全可食用的动物是小型淡水

[116]

“全靠烹饪”

龟。通过砍掉头部杀死它；倒置在灰烬中烘烤。然后将龟壳分开。内脏会在一个单独的隔间中发现；肉在腿部基部。味道极佳，但肉有点韧。

烘烤面包

最简单的制作面包的方法是螺旋面包(twist)。切一根扫帚把大小的绿色棍子，从一端剥掉十二英寸的树皮，将这一端放在火上加热木材。在自发粉全麦面粉中加入一些盐，充分混合，加入少量水并揉成非常硬的面团。将其螺旋状缠绕在热棍子上，每圈间隔约四分之一英寸，在热炭火床上慢慢转动直到完全烘烤好。如果当你将其从棍子上滑下时最内层仍然是生面团状，这说明当你将面团条缠绕上去时棍子的木材不够热。

无酵饼(Damper)

这是所有野外烹饪中最重要的项目。随身携带一块轻薄的帆布或橡胶布，一块旧军用地席就很好，大约十八英寸见方。在其中央倒入一堆全麦自发粉，并混入约四分之一茶匙盐。现在在面粉堆中央挖一个洞，倒入少量水，开始用干净的棍子、叉子或手指搅拌面团。继续加水，每次一茶匙左右，并搅拌直到约三分之二的面粉变成非常硬的面团。现在停止加水，用双手将剩余的面粉揉入面团球中，充分揉制。最后你应该有一个几乎干燥的大面团球，可以压平成直径约九英寸、厚度略少于一英寸的圆盘。烘烤用的火应该提前约一小时准备。在平滑坚硬的地面上清理出约一英尺宽的平整区域。在此点燃干燥轻木材的大火，并在燃烧时继续添加新燃料。

[117]

丛林人手册

当你有一大堆灰烬时，按上述方法混合面团。现在将灰烬扫成环形，在你平整的那块地面上留下一层薄薄的灰烬涂层，在此放置你的扁平面团圆盘。将热灰烬铲回直到面团被超过一英寸厚的灰烬层覆盖。放置约二十分钟，然后用薄木片测试。当木片拔出来是干净的时候，无酵饼就做好了。扇走灰烬，在无酵饼下面滑入一块树皮板，将其竖立放在避风处冷却。不要在冷却前切开。它应该像轻蛋糕或好司康饼一样的质地，有着极佳的风味。

你会遇到很多人向你保证真正的无酵饼是不用发酵粉或自发粉制作的。你也会读到相关内容。有些人声称你将灰烬与水混合作为发酵剂，其他人说你让面团在使用前发酵。我所能说的是，像来自密苏里州的人一样，我要看到证明，在我看到证明之前我不会相信，并且会坚持使用发酵粉或自发粉。三十年前我第一次请某人向我展示如何仅用普通面粉和水制作无酵饼。我仍在等待演示。

在尝试这些烹饪形式之前，你不需要进入丛林；如果你住在城市里，你可以在花园里做。一位退休传教士的妻子在训练部队方面给予了很多帮助，她过去在自己的花园里做，学员们坐在花园椅子上。我们带来柴火和要烹饪的食材；她做其余的事。

[118]

第十一章

意想不到地方的食物

在军队丛林技能课程中，我们的政策是从不与不同意我们的人争论。我们不争论，而是演示。有一次，一名皇家澳大利亚空军成员在新几内亚恶劣地形中迫降，在被救援前经历了艰难时期，他变得相当激动。

“这些技巧在理论上是对的，”他说，“但在我所在的地方除了西米和对虾没有食物。你怎么能仅用一把鞘刀穿透西米棕榈树干，或者在没有网的情况下捕捉对虾呢？”

这样的说法不能不受到质疑，所以经过一番努力，我们能够安排一次前往与他被困地区相似的乡村的旅行。

这就是老故事。食物是存在的，但在一个未经训练的人看来，它们藏在极不可能的地方。这个区域是丛林和沼泽地带的交替分布。在沼泽中有睡莲和它们可食用的种子头，藏在水草丛中的小虾，死去的西米棕榈树干中的witchetty幼虫(witchetty grubs)，芦苇丛中的野鸭巢，以及高地上的小野山药。飞行员很快就相信了。另一个人，这次是皇家澳大利亚海军的成员，对红树林地区也做了同样的说明，他也被实证说服了。本章将专门描述一个训练有素的人如何在对未经训练的人来说似乎毫无希望的地方找到食物。

丛林生存手册

很难找到比海岸边缘的红树林更令人不快的地区了。成群的蚊子和那些危险性较小但更令人恼火的害虫——沙蝇，会扑向你，让你不得安宁。在闷热的湿气中，汗水从你身上倾泻而下。你只能通过从一个扭曲的根爬到下一个根来移动；在你脚下是粘稠的泥浆，会让你陷到膝盖深。在那里寻找饮用水是没用的；红树林的根部和树干都不会产生水，而且有一种含有毒液。只有在下雨时或者你能找到一块高地，那里长着茶树幼苗，才能获得淡水。我们通常发现这些茶树幼苗会产生可饮用的水，即使是生长在仅比海平面高一两英尺的地面上。

然而，红树林沼泽是寻找食物的相当好的地方。如果你带着长矛或者能够临时制作一个，可以在退潮时的清水水道中叉鱼。在退潮时的泥地上，你会发现槽状轨迹；如果跟随这些轨迹，它们会引向大型锥形贝类。烤制后，它们的肉是可以食用的，尽管颜色是不太吸引人的绿色。通过在退潮时在水道的泥中摸索，可以找到非常大的鸟蛤。它们吃起来不太好，但很有营养。在这里和那里，你会发现洞穴，经过许多令人沮丧的失败后，可以用一根坚固的钩棍拖出一只巨大的绿蟹。那种蟹真的是美味，但它能非常迅速地使用巨大的蟹钳。从它们碾碎木棍的方式来看，它们可以轻易地夹断一根手指。这些蟹可以通过在退潮时将巨蛤的白肉（闭壳肌）或任何其他坚韧的诱饵绑在红树林根部来大量捕获，使用律师藤(lawyer cane)或丛林藤蔓进行绑扎。在潮水涨落之后返回，用棍子在诱饵下方的泥中戳探，任何藏在那里的蟹都会立即伸出它们的蟹钳。向我展示这个技巧的老丛林人不会去管蟹身。一旦他的探棍碰到蟹，他会用双手迅速抓取，向后扭动折断蟹钳并将它们扔进袋子里。

“看，”他说，“几十个蟹钳就够一个人吃一顿，而蟹跑掉后还会长出新的一套。这难道不是开发蟹场的经济方式吗，嗯？”

在退潮时的许多红树林根部，特别是沿着小溪，你会发现小而非常美味的牡蛎群。红树林中最令人惊讶的食物来源是在死掉和半腐烂的原木中发现的。把它们劈开，你会发现它们被所谓的船蛆“虫”钻得千疮百孔，实际上它是一种贝类，不比鳗鱼更像虫子。长长的胶状身体很水，有着淡淡的类似牡蛎的味道。在一些红树林地区，像鸬鹚这样的鸟类筑巢，巢穴很难到达，只有在繁殖季节才有蛋。这些蛋非常腥臭，但可以食用。

在淡水沼泽中，找一个水草茂密生长的地方，用手把每个草丛捆在一起，撕起来扔到岸上。如果然后把草丛拉开，会发现小虾藏在里面。如果你能得到足够多的话，它们可以做一顿饭，但最好用它们作为诱饵来捕捉更大的鱼类。

对虾可以在夜晚用火把和用劈开的竹子编织的网捕获，就像一个弦松的网球拍。它们也可以通过在水中放置很多茂密的树枝过夜，第二天早上拖出来捕获。大多数对虾会逃脱，但你通常可以捕获其中的一些。如果你随身携带一个非常细网眼的小渔网，形状像圆锥，并将其横跨在从一个池塘通向另一个池塘的水道上，开口面向水流方向，它会捕获相当多的对虾和一些鱗鱼。必须在夜间设置。这样的网可以卷成很小的包，重量只有几盎司；荷属新几内亚的俾格米人用劈开的竹子制作它们。如果它们收窄到一个小开口然后扩大成一个有拉绳的袋子，就像拖网的网囊一样，效果会更好。

要捕获淡水龟，使用钩和线，或者采用你经常在公园观赏水域看到儿童使用的技巧。站在岸边，用力拍手；附近的任何龟通常会把头伸出水面。不要试图在它们游走时抓住它们；相反，把手伸到它们下面，把它们扔到岸上。

在澳大利亚的许多永久水坑中，可以通过在泥中摸索找到大淡水贻贝。它的味道几乎令人作呕，只有大量的咖喱粉才能掩盖味道，但它很有营养。在北方，通过在河流沿岸池塘边缘的沙中刨挖，可以找到味道极佳的小得多的贻贝。在金伯利和邻近地区，可以在死水潭边缘找到小淡水蟹：

寻找小洞穴，外面有泥球颗粒。

警告：彻底煮熟所有淡水贝类、虾、对虾、螃蟹和小龙虾，特别是在热带地区。它们携带肝吸虫。

大黄蜂巢是你最不会想到的食物来源，但土著人将其视为美味佳肴。大蜂房悬挂在树枝上，通常离地面很近，覆盖着非常大且警觉的黄色大黄蜂，它们脾气暴躁，蜇刺能力惊人。从安全距离侦察蜂巢，然后拿一根长棍，在上面绑一束枯草或干班兰叶。点燃这束草，然后逆风向蜂巢前进，这样如果大黄蜂攻击，烟雾会保护你。火焰第一次舔舐就会烧掉所有大黄蜂的翅膀，它们会掉到地上。敲下蜂房，像烤面包片一样在两面烘烤，然后挑出烤熟的幼虫食用。味道有点像witchetties（巫蛴螬），但不如它们美味。

*这些人不是真正的俾格米人；他们是身材矮小的尼格利陀人。真正的俾格米人在非洲。

[122]

意想不到地方的食物

在半沙漠地区寻找食物。在没有引起山火危险的地方点燃spinifex(刺叶草)丛，让它们逆风燃烧。拿着棍子站在旁边，杀死任何跑出来的东西。你可能烧掉一百个草丛只看到几只甲虫；另一方面，你可能从第一个草丛中捕获一只有袋鼠、蜥蜴或蛇。这完全靠运气。

当火清理出一片地面后，仔细检查袋鼠鼠、兔子和任何栖息在其中的动物的洞穴。如果你想浪费时间和精力，试着盲目挖掘某些东西。如果你想得到吃的东西，学习土著妇女的方法。她处理这种工作时，除了挖掘棍外，总是带着一根长而柔韧的棍子。当发现洞穴时，她非常小心地插入长棍的一端，用手指转动让它绕过弯道。当推进到尽可能深的地方时，她开始挖掘，跟随引导棍。这样她永远不会失去洞穴的踪迹。在开始挖兔子之前，土著人总是寻找并堵住逃生洞穴；没有什么比挖了一个小时左右后，看到兔子从未堵住的入口跳出来逃跑更令人恼火的了。每当土著人遇到洞穴分叉时，他们总是先堵住并标记一个分支，然后再继续挖掘，留待以后处理被堵住的那个。棍子一直在他们前面推进。当他们感觉引导棍触碰到兔子时，就拿另一根末端有毛的棍子，戳下去，转动直到牢牢抓住皮肤和毛发，然后拉出来。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使用一截湿头的围栏线，从洞穴或空心原木中取出兔子。

丛林生存手册

在岩石山坡上寻找食物时，携带两根棍子，一根长的用作撬棍滚开岩石，一根短的当棍棒。通常你的猎物仅限于蛇和蜥蜴，最好在清晨一切都很冷、爬行动物行动迟缓时进行这种狩猎。当天气变暖后，它们就能像涂了油的闪电一样快速移动。在山坡的石头下，如果其他都失败了，你通常可以得到足够一餐的蚂蚁卵。你需要一把小刷子，必要时用自己的头发制作，还需要一小片树皮。像使用小型簸箕和扫帚一样扫起它们，刷掉任何污垢，生吃。味道像面粉，甜而坚果味。

这个小盘子和刷子可以用来收集可食用的种子。直接从植物上收集大量这些微小种子几乎是无望的任务，但幸运的是你有一个盟友——收获蚁(harvest ant)。这些忙碌的小昆虫在大片地面上收集种子，将其运到巢穴并放置在入口周围的环形区域。从一个巢穴到另一个巢穴，扫起这些微小颗粒；当你收集了足够的种子后，非常仔细地winnow(簸净)以除去外壳和任何轻质杂物，然后在盘中用旋转动作清洗，类似于淘金时使用的动作，将沙子从种子中分离。现在在两块坚硬的平石之间将湿种子磨成糊状，拍成小扁饼，在热石上烘烤。非常彻底地研磨是最重要的，否则很多种子不会被消化。

在一些内陆地区，风为你收集种子。在草地区域，枯茎的倾倒方向显示了盛行风的方向。到草地的背风面，你会发现种子躺在车轮辙、凹陷处、石头或树根旁。扫起并按照处理蚂蚁收集种子的方法处理。

青蛙腿很美味；在美国和法国，它们被视为美味佳肴。夜间捕捉青蛙时，当它们蹲在原木、石头或睡莲叶上时用强光照射使其眩晕，然后从后面移动你的手抓住它们。白天捕捉它们时，在水边沼泽地找一片茂密的芦苇或灯心草，点火让烟雾吹过芦苇。以为芦苇着火了，青蛙就会跳出来向水边跑去。在它们经过时抓住它们。你也可以在沼泽周围的石头、原木或倒下的树皮板下找到它们。

在热带地区，从11月到3月，海龟上岸到沙滩产卵。有三种海龟：巨大且有时凶猛的蠵龟(loggerhead)、玳瑁(hawksbill)和绿海龟(green turtle)，最后一种是可食用的。你可以轻易区分这三种：蠵龟...

[124]

根据其大小识别海龟；玳瑁龟(hawksbill)有着鹦鹉般的喙，上颚钩状覆盖下颚，龟壳板重叠；绿龟有着蜥蜴般的头部，身体甲板在边缘相接但不重叠。可以在浅水中用鱼叉捕获，或在夜晚它们上岸产卵时将其翻转过来。海龟的足迹像拖拉机的履带印。要找到龟巢，跟随这些足迹，在沙子看起来被扰动然后又被抚平的地方，用棍子探测。如果棍子尖端带有蛋黄，你就找到了龟蛋。它们很好吃，但无论煮多久，蛋白都不会凝固。如果你挑剔的话，就炒着吃。绿龟的肉适合做盛宴；世上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杀死海龟的方法是将其翻转过来后砍掉头部，将龟壳的两半分开，从腿部根部周围的肉上切下排骨。

食用海藻沿着我们海岸的大片区域都能找到。外观上它很厚，半透明，呈黄棕色。采集后，成束悬挂晾干并储存备用。使用时，在淡水中浸泡直到

可食用海藻

当穿越除真正沙漠以外的任何地形时（在沙漠中你什么也找不到因为那里确实什么都没有），最糟糕的做法是一直走到饿了才开始寻找食物。顺便说一下，这正是白人通常的做法。结果，可能要再过很多小时才能找到食物。最好学习土著人徒步旅行的方法；他的技巧完全不同。他想到达某个地点，最终也会到达，但很少直线前往。相反，他把路线和旅程耗时作为次要考虑；他专注于寻找食物，无论需要绕多少弯路。他也不会瞧不起最小的食物。在一个地方你会看到他转向去从草丛中收集草籽头；他用手搓去外壳，通过吹风筛选，然后食用。在另一个地点他转向从一些金合欢树(wattles)中获取一两个巫蛆虫(witchetty)。再走半英里，他走向一棵小灌木树，捡起几颗檀香坚果。

如果他通过时刻留意可食用的东西，而不是等到感到饥饿才寻找食物来模仿这些方法，好的丛林人就能在未经训练的人挨饿的地方养活自己。

如果你在丛林中有土著同伴，绝不要让他独自去寻找食物。和他一起去，学习他的方法，然后自己尝试。许多所谓的丛林人在没有土著人为他们狩猎时证明非常无助。在《疯人岛》中，这是描述“像黑人一样生活”最好的作品之一，爱昂·伊德里斯(Ion Idriess)相当坦率地承认，尽管他经常和土著群体一起外出狩猎，但他从未亲自尝试过鱼叉捕鱼，直到在岛上被困时不得不艰难地学习。

这种在丛林中时刻留意可吃东西的习惯很快就能养成；此后它成为第二天性，你无需思考就会这样做。然而，当你训练其他人时，要向他们展示该怎么做，确保他们掌握了这一课，如果他们没有找到或捕获任何东西，就拒绝与他们分享你的收获，当然，除非他们完全没有任何食物。我知道这听起来刻薄自私，但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承担起为大部分队员寻找食物的工作。确实是为了善意而残酷，让你的学生自己寻找食物。

第十二章 绳索、绳材和茅草

这类书籍通常会花费相当多的篇幅来讲解绳材和细绳的制作以及丛林庇护所的建造。这是有充分理由的；那些生活在丛林中的人知道绳索和细绳是多么不可缺少，而建造防风雨庇护所的能力显然非常重要，无需强调。除非你能找到纤维并将其纺成任何所需尺寸的绳子，或者能用手头的任何材料为自己建造一个小屋，否则你就不是真正的丛林人。

每个地区和国家都有其纤维植物；可能是南澳大利亚库龙(Coorong)的托尔默草(Tolmer grass)，或印度群岛的波宏普提树(pohon pooti tree，木槿)的内皮；西澳大利亚的班金(banjine)或波利尼西亚的椰子纤维。如果你不知道你所在地区的纤维植物是什么，也没有人能为你指出，那么找到它就是你的工作。（通常是木槿。）从一种植物到另一种植物，在接近地面的地方切开树皮，将刀子向上运行到树皮下，直到你可以用手指抓住这片树皮，然后向上拉。如果一长条树皮脱落，撕下内层并测试其强度。如果它非常坚韧，以至于威胁要割进你的手指而不断裂，你就找到了所需要的。如果没有小树或灌木有这样的内皮，寻找生长在沙丘或沼泽附近的具有长叶的莎草类植物，测试其叶片的强度。

当你找到含有强纤维的树皮或叶子时，用钝刀刮除所有软植物

材料并让其部分干燥。然后用这种材料制作三股绳，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夹住它们的末端，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夹住顶部的股线，通过将右手食指从拇指尖移动到拇指根部来远离身体扭转它。现在将这根扭转的股线拉向自己，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夹住它。这样下一根股线就到了顶部；用同样的方法扭转和放置它，然后是第三根。第一根现在又在顶部了；再次扭转和放置它。这个动作很快就会像女人编织时一样自动化，在你的手指下，以每小时二十英尺或更多的速度，绳子就被制作出来了。当接近一股的末端时，加入更多纤维并确保保持各股粗细相等。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制作从细钓鱼线到直径半英寸的绳子的任何东西。如果你不能在图表的帮助下按照这些说明操作，在你的朋友中找一个海员，拿出一些捆扎麻绳，请他向你展示如何制作绳线。



用手指制作麻绳

在熟练的手中，这种手工制作的绳线几乎可以像工厂产品一样光滑。在军队野外生存学校，有一项测试包括收集纤维、制作绳线、用竹子或硬木碎片即兴制作钩子并用它钓鱼。在热带地区，律师藤(lawyer cane)或细丛林藤蔓是绳索的绝佳替代品。

知道如何铺设防水茅草屋顶是非常值得的，特别是在热带地区。在南方没有遮蔽一两天并不算太糟，即使在仲冬，但在北方的雨季你必须有遮蔽所。我们将首先处理草茅草，使用任何长的稻草状材料，无论是草还是灯心草、芦苇或丝兰叶。估算你第一次尝试茅草所需的数量很简单：你砍下你认为工作所需的量并堆成一堆。再砍一些，在第一堆旁边建一个更大的堆。然后你会发现你只有所需数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如果材料是绿色的让它枯萎；如果是干的就稍微弄湿。测量草茎的平均长度，减去四英寸的重叠部分，将剩余部分减半，这就是你的横木间距。例如，如果你使用平均长度为十九英寸的灯心草，你会将横木间隔七英寸半。茅草屋顶的坡度永远不应少于四十五度。

当铺设这种类型的茅草时，将材料捆成小束，沿着底部横木并排放置。



茅草中捆扎线的方向

使用涂焦油的绳子或非常细的丛林藤蔓，用上下针法将这一层缝到最低的横木上（见图）。现在将同一层缝到下一根横木上。然后铺设另一排束，它们的末端重叠第二排缝线，将那批缝到第三根横木上。下一排覆盖第三排缝线，本身缝到第四根横木上，如此向上直到屋脊。屋脊盖是用弯成倒V形的束制成，缝到顶部横木上。

要制作波利尼西亚茅草，将绿色椰子棕榈叶切成两半并丢弃根部一半。现在将每半片叶子放在地上，拿起生长在中脉一侧的小叶，将它们弯曲并将每一片传递到对面的小叶下。以这种方式沿着整片叶子工作，然后回到起点，拾起每片传递到对面的小叶，将它越过另外三片然后再次在一片下面。这的另一种选择是将它

绳索、绳索和茅草

绳索、绳索和茅草

编织叶片。这些沿着椽子一路铺设，相距几英寸，每一片都用分割的藤条固定。不需要横木，因为中脉充当横木。

要制作马来茅草(atap)，使用光滑的直棍或西米棕榈叶中脉。切割露兜树或西米的小叶，在中间弯曲它们，将它们放在棍子上，给每一片与旁边的片有良好的重叠。然后沿着整条线穿过，在靠近棍子的两侧穿一根小竹签，或用非常细的分割藤条捆扎。铺设

丛林人手册

丛林人手册

能够抵挡每小时四英寸降雨量的茅草是相当不错的。

树皮板可以用于屋顶。在树干上标出所需的尺寸，用左右斧头切割勾勒轮廓，然后用带凿子边的棍子撬开。不要通过剥除树干周围的所有树皮来杀死树木；只从树的一侧取板。如果你这样做，树皮很快就会长过伤疤，树会继续生长。要拉直这些板，将内表面靠近热火，然后用脚轻柔地压平它们。堆叠晾干，顶部放重物。像弦皮桉(stringybark)或贾拉木这样的树木在澳大利亚南部是最好的屋顶材料；在北部最好的是纸皮茶树。可以用这种方式建造粗糙简陋的小屋，但你也可以让它们真正美丽。一些最好的波利尼西亚房屋，带有编织的椰绳捆扎、整齐切割的木材接合和均匀铺设的茅草，都是艺术作品。许多新几内亚长屋几乎同样好。茅草夏天凉爽冬天温暖；热带地区的雨水不会像在镀锌铁上那样发出令人发狂的咆哮声，一小时接一小时。但它会藏匿各种害虫，有一个可怕的缺点——火灾。

就屋顶而言，我是最不会贬低镀锌铁的人之一。在有

收集和储存雨水。它不会有害虫。它不会被一个火花点燃，我见过茅草屋会这样。在热带地区，如果你的“仓库”(goedang)要储存椰干或其他产品，必须要有合理的防火和防虫功能，你就必须使用它。然而...

我在波利尼西亚短暂停留的最后记忆是，当我们走出山坡丛林，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小高原上的情景。在我们头顶上，高大的椰子树在信风的稳定冲击下摇摆着它们的叶子。巨大的棉花团状云朵正在炫目的天空拱形中航行。高原边缘之外是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蓝色海洋，海浪在礁石上泛起白沫。

绳索和茅草

椰子树间有成林的优美、伸展的面包果树，高大芭蕉的丛林，点缀着灿烂猩红色木槿花的绿篱，脚下是柔软的天然草坪。到处分布着美丽的土著房屋，有着高高的茅草屋顶和低低的屋檐。

而在这幅画面的正中央，极其刺眼地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波纹铁皮棚干棚。我们队伍中有一位艺术家；他对镀锌铁皮的评价无法印刷。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他不得不承认这是必要的。“如果他们能让这该死的东西永久着色成柔和的、斑驳的灰色、棕色和绿色阴影，”他说，“它就能与任何地方协调。”

我认为能够制造带有彩色哑光表面的波纹铁屋面材料的制造商也会发财。

第十三章

在丛林中保持健康

军队在照顾部队健康方面做得很好，在抗击疟疾的运动中特别成功。在任何地方的丛林中保持健康都取决于严格遵守所有卫生规则，加上均衡饮食和避免风险。在南方地区冒险的人可能会轻松脱身，但在热带地区这样做的人确实是个傻瓜。世界上是否曾经有过比日本人在热带地区忽视健康更可怕的例子是值得怀疑的，他们为此付出了全部代价。

在澳大利亚南部，主要敌人是苍蝇。只有持续的小心才能打败这种肮脏的害虫。最好的营地卫生形式是猫采用的那种——掩埋。你绝不能给苍蝇机会停在任何东西上；所有用过的罐子在扔进垃圾坑之前都应该在火中烧掉，所有餐桌残渣都要烧掉。不要在意那些鼻子敏感的露营者对火中蛋壳、鱼头、骨头等气味的抱怨；气味不会伤害你，但苍蝇会。不携带蚊帐袋作为肉类保险箱的露营者缺少丛林人的主要装备之一。

在一个固定地点建立的营地中，值得留出一个帐篷用餐并使其防蝇。在前面，中间有良好的重叠，悬挂两个蚊帐窗帘，底部用一条麻袋片或旧帆布加重，长度足以扫过地面。沿着帐篷其余部分的底边，缝上一条粗麻布并将其埋在土里。如果有苍蝇进入，在上餐前在里面使用杀蝇喷雾。这样你就可以舒适地用餐，而不必一手吃饭一手赶苍蝇。

如果营地有一个开放的用餐棚，防蝇是不可能的。许多旅馆也没有纱窗。在这些地方，你可以通过将糖浆与热水混合，每茶杯混合物中加入两汤匙福勒氏砷溶液来减少苍蝇。在每餐供应前约半小时，砍一些绿树枝并在上面撒上混合物；将这些悬挂在桌子上方。为了吸引苍蝇，在一个小袋子里放一点半熟的肉，在袋子外面撒上混合物并悬挂在树枝中央。就在供餐前，扫掉死苍蝇并移除树枝。你还应该在营地四周巡视，注意苍蝇聚集的地方；这些地点，主要是早晨阳光形成温暖斑点的墙壁，应该喷洒DDT。不要担心树枝上使用的糖浆含有砷；使用的量如此之少，毒素不会杀死比苍蝇更大的任何东西。如果彻底执行这些预防措施，苍蝇似乎会在一两天内消失。

对于背着所有装备大部分时间都在移动的丛林徒步者，我们还没有找到杀死那些每当停下来用餐时就成群聚集的苍蝇的方法。当然，这只在某些地区发生；在其他地区，苍蝇很少。然而，我们注意到，你在行走时会招来苍蝇；它们花时间在你的头部和脸部周围嗡嗡作响，或停在你的背部或背包上，在停留时给自己制造更大的麻烦。我们希望市场上会推出某种形式的DDT，可以喷在衬衫背部、背包、帽子等上面并杀死苍蝇。

“犯罪性疏忽”是唯一可以用来形容那些未能提供适当厕所沟渠、每次使用时都有足够泥土或灰烬投入的人的描述。由于某种无法理解的原因，通常在其他事情上比男人更挑剔的女性，在这方面更加疏忽。从一群疏忽的露营者那里，苍蝇可以在一个地区传播痢疾。

在热带地区，你的主要敌人是蚊子、蜱虫、灌木螨、水蛭和沙蝇。蜱虫是一种微小的吸血虫，夜间活动，可以穿过

普通蚊帐的网眼无法阻挡它们，但特制细密编织的蚊帐或经常用作替代品的优质粗棉布可以阻挡。最好的防蚊蝇蜱虫网帐应有印花布顶部、网纱两侧和端部，底边有9英寸宽的印花布条；长度略超过6英尺，宽3英尺，深4英尺。将印花布边缘完全塞入床下，蜱虫就不太可能接触到睡眠者。A型徒步帐篷可以通过使用前面描述的蚊帐和在底边内侧、眼圈上方缝制假底来防蜱虫；帐篷固定后，将这4英寸宽的布条埋入土中或沙中，然后再放置床具和地布。如果你确实被蜱虫叮咬并附着在身上，不要试图拉扯它；这样做会使头部在皮下断裂并造成恶心的疮口。相反，用煤油或松节油滴在它身上使其松开，为此目的可携带一小瓶。

热带地区的灌丛螨与南方的疥螨相似，但后者只会引起皮肤急性刺激，可以用煤油和药用石蜡或桉树油和橄榄油的混合物擦拭患处来治愈，而前者携带恙虫病病毒。为避免感染，要远离所有已知被侵扰的丛林地带，在丛林中休息时永远不要坐在半腐烂的木头上，穿长裤和护腿，在袜子和裤脚涂抹驱螨剂。短裤虽然很舒适，我也会尽可能穿着，但在热带地区绝对不适合。

微小的灌丛水蛭可以穿过靴子的鞋带孔或袜子的编织纹理；它的叮咬会造成恶心的疮口。它可以进入睡眠者的鼻孔，甚至会附着在眼球上。永远不要拉扯灌丛水蛭；要让它们松开，可以用燃烧的香烟头靠近它们或使用点燃的火柴。白天，你可以通过拆开裤脚边缘，将边缘向外翻起并间隔缝几针固定，然后在形成的口袋中放满盐来防止它们爬上腿部。再套上护腿。潮湿的环境和你的汗水会缓慢溶解这些盐，水蛭最怕的就是盐。在水蛭密集的地方，你可以静静地站在小径上自娱自乐；很快你就会看到这些可怕的害虫从四面八方涌来。它们开始爬上你的靴子；一接触到潮湿的含盐区域就会立即弹开，不久每只脚周围都会围绕着一圈扭动的水蛭——对于曾经在学会盐巧技之前因水蛭叮咬而腿部和脚踝布满疮口的人来说，这是非常令人满意的景象。

沙蝇可能是可怕的害虫，能够穿透除最细密网格外的所有网子，让生活变得痛苦，但你可以通过在所有暴露的皮肤上涂抹军用驱蚊剂来抵御它们。

最后我们来说昆虫界中人类最致命的敌人——蚊子。与你可能想的相反，最讨厌的蚊子并不在热带地区，而是在阿拉斯加和拉普兰等北极圈内短暂而炎热的夏季。它们在墨累河的一些回水区、距离阿德莱德几英里的港河北支流，以及布里斯班郊区几乎任何地方也可能非常讨厌，尽管这里只能归咎于市政懈怠。多年前一个灭蚊小队清除了所有蚊子，但工作被搁置了。

然而，对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危险而言，热带地区的蚊子是最糟糕的。不要轻视疟疾。它可能不像严重流感那样痛苦，但后遗症很严重；可能复发多年。军方明确证明，每天服用一到两片阿的平(atebrin)片剂并采取某些预防措施，可以防止疟疾。日落后应穿长裤，将衬衫袖子放下；应在所有暴露的皮肤上涂抹驱蚊剂；夜间应使用完好的蚊帐。在战争末期，由于凯恩斯科学家和充当人体试验对象的工作人员的努力，澳大利亚在疟疾控制方面领先全世界。由于他们的研究，澳大利亚人被派去为所有盟军武装部队的医疗服务部门提供疟疾治疗和控制建议。

参与此项工作的一个人告诉我一个他发誓是真实的故事。他们被召来就一种困扰印度军队的令人困惑的疾病提供建议，诊断为一种罕见形式的疟疾。一名印度陆军军医紧紧固定好单片眼镜，瞪着澳大利亚人，然后用慷慨的语调回答：“疟疾？该死！绝不可能！”

尽管如此，它还是对最新的疟疾治疗有效。

没有必要执行军方强制实施的那些极端荒谬的防疟措施，但如果你进入任何疟疾地区，务必每天服用阿的平并采取我提到的所有其他预防措施。不要因为阿的平会使皮肤变黄而担心；当你不再需要服用时，黄色会消退，即使它将皮肤染成亮蓝色，也不会比疟疾更糟糕。

不要听信任何关于丛林疗法创造奇迹治愈的传说。我遇到过一个人，他发誓通过大量服用白毛茛(horehound)和朗姆酒治愈了晚期肺结核；另一个人同样确信他通过使用莱希哈特树(Leichhardt-tree)树皮中的“奎宁”来防止疟疾。当然都是胡说八道；

Leichhardt树皮的苦味提取物没有药用价值。我们发现只有两种丛林药物值得关注，但这两种都非常有效。在澳大利亚北部和各岛屿野生生长着两种小灌木，黄花侧金盏花(*Sida rhombifolia*)，有时也称为*Sida retusa*，以及扁担杆(*Grewia polygama*)。两者都有细茎和类似玫瑰丛小叶的叶子；扁担杆结出四瓣融合在一起的浆果，成熟时呈红色，黄花侧金盏花有小的六角形花蕾和黄色花朵。如果咀嚼任一植物的嫩叶尖并吞下汁液，可以在一两个小时内止住腹泻。然而，这两种植物都不能治愈甚至缓解阿米巴痢疾或细菌性痢疾，尽管有人声称它们可以。

在热带地区不要赤脚走路。如果你这样做，那就几乎是疯了。这样会感染钩虫、沙虫、恙虫(可怕的小跳蚤，会钻入皮肤)和其他寄生虫，包括我们不幸的战俘们深受其害的热带溃疡。

热带地区有几种危险植物。

大多数人都读过关于昆士兰丛林中刺痛树的一些内容；对于那些要进入该州任何雨林地区的人，必须给出警告。在第一个机会时务必去看这种植物的标本，仔细研究它，然后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它。对于任何不幸接触到这种植物的人来说，它的危险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相比之下，普通的荨麻就像基列香膏一样温和。

第一种感觉就像非常强烈的电击，突然而至，然后是类似严重烧伤的剧痛，而且不会停止。人们常说金莲花球茎的汁液可以缓解这种痛苦，但这又是一个被那些从未亲自试过的人所延续的谬论。剧烈的疼痛是由穿透皮肤的细小燧石状毛发引起的；它们含有充满浓缩蚁酸的空腔。最好的急救方法是刮剃患部；这样可以拔出一些刺。接下来，涂抹氨水、碳酸钠或新鲜木灰和水制成的糊状物，或任何能中和酸性的碱性物质。不要在患部涂清水；这只会加剧疼痛。对于那些不了解“Gympie-gympie”或刺痛树外观的人来说，它的危险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在昆士兰北部的灌木丛中发现了另一种高度危险的植物；它是指樱桃(finger cherry)。外观有点像小的、细长的、红褐色的枇杷，生长在一棵小树上，这棵树的茎是扁平的，叶子成对生长；茎的每一段都与相邻段的扁平方向成直角。这种果实外观很吸引人，但食用它会导致永久性失明。

在昆士兰、新几内亚和印度群岛的海岸上生长着一种叶子茂密的大树；它可能是那里能找到的最好的遮荫树，因此很可能吸引露营者。可以通过一个小的、红色的、皱纹状的番茄样果实来识别它，果肉部分下面有一个木质坚果；一些昆虫会吃掉叶子的肉质部分，只留下叶脉；以及从树皮任何伤口流出的黑色、粘稠、焦油状汁液。这就是焦油树(tar-tree)，其汁液如果接触皮肤会造成严重溃疡；从叶子滴落的水分携带着可能对眼睛造成严重伤害的粉尘。因此，应该始终避开它。

在海岸的某些地方，这些树上挂着醒目的标牌，警告露营者不要在树下坐卧或睡觉。马来人称之为pohon nengas，这种树被认为是乌帕斯树传说的来源，这个传说可能起源于当地人们为了吓唬孩子远离它而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

在热带地区保持健康的最后建议是：记住任何形式的酒精都不能抵御任何热带疾病，也不能让人更容易适应气候。不要犯那个被称为英国人在国外的主要错误的悲剧性错误，即把你所有的寒带气候饮食、饮酒和穿着习惯都带到热带地区。如果你想知道该做什么，买一本Cilento的《热带地区的白人》并遵循其中给出的建议。如果你想要一个可以效仿的例子，以昆士兰北部人为指导。他生活在与加尔各答非常相似的气候中，但从未听说过白人在热带地区从事体力劳动是致命的，他努力工作并因此茁壮成长，以至于他所在的澳大利亚地区拥有全大陆最低的死亡率和最高的出生率之一。没有意识到你每天晚上都必须穿正装用餐或入乡随俗，他穿着无袖汗衫、短裤和拖鞋坐下来喝茶(当然是在防蚊房屋内)，感觉更好。没有意识到如果不穿衬衫领带和外套就“看起来像个流浪汉”，他穿着开领衬衫，忘记了外套这种东西曾经被设计过。

这对他也很有好处。

他吃适合气候的食物，从而避免了热带地区最大的祸害——大量无用的身体脂肪。如果他得了痱子，他不会尝试——徒劳地用软膏和洗剂来治愈它，而是采用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他将受影响的部位暴露在阳光和空气中，让它们晒黑，刺激就会消失。没有人能让他匆忙；他以适合气候的稳定、悠闲的节奏工作。他不会渴望有一天能够退休并“回家”生活。对他来说，生于斯长于斯

在那里出生和长大的他，那个地方就是家，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愿意用它来换取霜冻、雾霾和刺骨的寒风。简而言之，他确实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人，向世界证明了白人在热带某些地区定居是可能的，我们可以在那里既快乐又健康地生活。

当澳大利亚其他地区也表现出同样明智的做法，摒弃所有愚蠢的饮食和服装习惯时，我们所有人都会过得更好。

有一条建议在几乎任何地方都适用：你可以穿着湿衣服四处走动或工作而不会受到太大伤害，但坐着或穿着湿衣服睡觉是危险的。如果你没有雨衣而阵雨看起来很短暂，脱掉所有衣服，将它们卷成紧密的包裹，用树皮覆盖或放在原木或岩石的背风面，然后洗个淋浴。雨停后，用手帕或一束草擦干身体，然后重新穿衣。即使阵雨非常寒冷，也不会像湿衣服那样造成伤害。在长期潮湿的天气中，尽量准备一套干燥的换洗衣物；如果一切都被浸湿了，建造一个带开放前面的灌木遮蔽处，将衣服挂在里面，或将它们挂在陡峭岩石的表面，在前面点燃一堆原木火。让火焰散发的热量烘干它们；不要尝试用棍子将衣服挂在火上烘干这种破坏性的方法。

一个奇怪的事实是，许多在丛林中无人看见的人，即使是独自一人或与同性别的团队在一起，也宁愿让衣服完全湿透，也不愿脱掉衣服并保持衣物包裹干燥直到阵雨结束。

第十四章

携带什么物品

真正看到乡村的唯一方式是像丛林步行俱乐部成员那样徒步穿越。步行作为一种锻炼有某种特质，使它超越了所有其他形式的体育活动。步行者有时间环顾四周和思考。引用霍勒斯·凯普哈特(Horace Kephart)的话：“地球上所有野生地区都属于他，这个所有权只附带一个义务，就是他不应亵渎或荒废它们。”在某个险峻的山峰上，迎面而来的风和脚下悬崖峡谷、山谷和远方平原的无限景色中，步行者感觉自己与鹰为一体；踩着落叶地毡穿过森林高耸的树柱，鸟鸣在周围回响，他感觉像我们狩猎游牧祖先一样自由。他的家就是他选择露营的地方；在背上的背包里，他携带着所需的所有食物、衣物和住所。一旦离开城市，远离文明的视线和听觉，日常生活的所有烦恼似乎都消失了。他的双腿带他到任何地方——到达山峰，在那里他得到眼睛能看到的最壮丽景色的奖赏，或到达丛林地带未受破坏的林间空地，深入山谷。无论他走多远或去哪里，总有新的地点可以参观或新的旅行可以计划和实施。这一切都是他的——如果他有两条健全的腿、背上有装备和口袋里有几先令。

丛林人手册

初学者总是面临着带什么和留下什么的问题。从一开始他就应该意识到弗格森准将(Brigadier Fergusson)说的是对的。在描述自己作为温盖特(Wingate)在缅甸日军后方突击队员的经历时，他总结说：“只有少数几样东西是真正必要的——但这少数几样东西是多么必要啊！”

关于装备和设备，你需要知道的几乎所有内容都可以在帕迪·帕林(Paddy Pallin)的小手册《丛林步行与露营》中找到。我不会在这里重复相同的内容，但会提到一些来自我自己经验的额外事项并强调几个要点。

首先，现代钢架背包是携带装备的最佳选择。如果你买不到或在确定喜欢丛林步行之前不想承担费用，使用老式流浪者的毯子卷和食物袋装备，而不是二手军用背包。对于任何曾经背过背包或行李卷的人来说，军用装备是持续的刺激源；设计上有太多糟糕之处，还有太多无用的重量。

这就引出了减轻重量的问题。这只能通过对细节的严格关注来实现；拥有超轻装备的丛林步行者，如果小皮绳能做到，就不会在装备上携带一个扣环；如果铝能达到相同目的，就不用钢或锡；如果能得到更轻的材料，就不用厚帆布。澳大利亚士兵在背包、行军袋、腰带和其他装备上携带的扣环、标签、夹子等形式的纯黄铜恰好重十三盎司半。如果这些相同的配件用航空合金制造，强度或效率没有损失，但总重量是六盎司。军用折叠刀重五盎司；用塑料替换其金属侧面，重量减少一半。我们的搪瓷铁皮水瓶恰好比美国人携带的铝制水瓶重一倍。仅这几项就能消除超过一磅的无用重量。这就是丛林步行者对他必须携带的一切所做的；他甚至口袋里都没有硬币。结果，他不携带哪怕一盎司的无用重量，但在旅行中真正需要的东西一样不缺。

在食物方面，他模仿美洲印第安人，通过将所有可以脱水的东西脱水来减轻重量，需要时再加水。当被迫快速远行时，印第安人除了弓、箭筒和一袋烤制食物外什么都不带

玉米或pinole（发音为“pin-oh-lay”）。如果他无法获得其他食物，就会在一把玉米中加水制成粥。通过脱水处理，你可以将携带的食物重量减少到每天两磅。当然，这必须是浓缩营养；一切都必须具有高营养价值——蜂蜜而不是果酱。

然而，有两样东西没有出现在我读过的任何澳大利亚手册中。它们是用于炎热天气的biltong（肉干）和用于寒冷天气的pemmican（肉糜饼）。要制作前者，需要一些优质瘦牛排并去除所有脂肪。应该在有强风的炎热天气前一天晚上购买。第二天早上将牛排切成薄片，在沸腾的盐水中蘸一秒钟，然后悬挂在阳光和风中的铁丝上。这些薄片会在几小时内干燥成看起来像旧皮革的样子。完全干燥后，储存在布袋中，布袋也必须保持干燥。Biltong可以保存很长时间。使用前，先在水中浸泡一段时间，然后煎、烤或用于炖菜。要制作pemmican，将任何瘦羊肉或牛肉切成非常薄的片；放在细网铁丝网上在阳光和风中彻底晾干。从一些干净的羊油或牛油中提炼脂肪。当你的肉干燥成薄片后，将其紧密装入罐中，倒入融化的脂肪并放置冷却后再盖盖子。使用任何内容物时，倒入一些融化的脂肪重新密封表面。Pemmican最好用来制作hoosh（炖菜），加水、脱水土豆、豌豆粉、大米、大麦、通心粉或其他任何东西，让它慢炖直到成为浓稠的汤。

丝绸或japara袋是在澳大利亚南部携带所有干燥食品的最佳方式，但在热带潮湿环境中，如果以这种方式携带，霉菌很快就会使食物变质。我们通过将所有东西装入带有焊接螺旋盖的方形芥末罐来解决这个问题。虽然增加了背包的重量，但我们的食物没有变质。使用前，这些容器必须用干热消毒，放入其中的所有东西都必须直接从密封的原包装或容器中取出。

然而，真正的bushman（丛林生存者）在食物方面比其他人都有优势，除非他在几乎没有天然食物资源的地区旅行。他只需要携带全麦自发粉做damper（澳式面包）、黄油、盐、茶和糖。携带面粉和黄油是因为面包和黄油是文明食物中在野外生活时最怀念的两样东西，没有什么能够替代它们。他的其他所有食物都通过本书中提到的技巧获得。

我在昆士兰北部遇到的一个人在这方面非常擅长，使我最好的努力相比之下显得像个生手。他会在丛林中一次待一个月，在像Daintree河源头那样的野生地区勘探，而他只携带八磅食物。然而，他说他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必须承认，那个地区的天然食物很丰富，但这种表现仍然令人瞩目。我和他度过了一天；这是我们的菜单：早餐，烤鱼和烤山药；午餐，烤water-chestnut（荸荠）和淡水小龙虾；晚餐，烤jungle fowl（丛林鸡）和棕榈心，bopple nuts（原住民坚果）作为甜点。每天他平均花一个半小时猎食和制作、设置陷阱等。

你必须携带某种形式的切割和挖掘工具。有些人推崇美式猎人斧，但通用的丛林工具是machete（大砍刀）或jungle knife（丛林刀）。最好的类型是二十英寸长，刀尖较宽。用它你可以砍、像斧头一样劈，像小铲子一样挖。不要在军用剩余物品商店购买那些在澳大利亚制造的厚刃、不平衡的粗劣品；试着买一把好的。美国制造的还不错，但我们在军队中见过的最好的是由Sheffield的Joseph Beale and Sons制造的。它们是真正的刀匠作品。

使用machete有技巧。切刃沿着几乎方形的刀尖延伸；那部分保持钝化，是挖掘刃。从刀尖向后六英寸应该有你能给出的最锋利的刃；那是用来割草、砍伐灌木丛、剥树皮和类似工作的。从这部分向后到手柄，刀口更加钝化，像斧头一样；那是用来砍死木或硬木的。使用machete时总是斜着切，永远不要直接砍入纹理。用vest-pocket carborundum stone（便携式碳化硅磨石）打磨它。一把这样的工具可以满足相当大团队的需要。

有几个警告应该给出。不要把切割工具交给每个人，因为有些人不会使用工具，他们会弄缺刀口或弄断他们接触的任何东西的刀片。给最有能力的人上machete使用课程，并坚持只有他们才能执行任何必须完成的工作。

你经常被建议砍掉煎锅的手柄以便于打包，并在锯掉手柄后形成的插座中插入一根棍子。就我的经验而言，这比营地中任何其他事情都更容易导致晚餐倒进火里或洒在地上。热量会使金属中的木头收缩，当你试图举起时锅子会掉下来。有一个螺旋式手柄要好得多。

购买装备时不要听柜台后面的人说什么，除非他碰巧像Pallin一样是专家。在组装装备时遵循新南威尔士州Bushwalking Clubs（丛林徒步俱乐部）联合会的建议；他们提供基于多年艰苦经验的建议。销售员可能从未参加过bushwalking

生活中的旅行。

无论你如何节约开支，都要买一双好的步行靴。如果你能买到袋鼠皮或小袋鼠皮制作的靴子，要愿意支付普通靴子双倍的价格。战争期间美国陆军的测试证明了所有登山者已经知道的事实——从一双靴子的重量中减去一磅，相当于从你的背包重量中减去五到六磅。袋鼠皮或小袋鼠皮鞋面制成的靴子是最轻但最坚韧的靴子。

即使你只是从主营地出发进行短距离漫步，也不要将急救包落下。

第十五章

最后的话

在面对严酷现实之前进行一些白日梦并无真正的害处；让我们沉溺于一些美好的愿景吧。

丛林技能(bushcraft)的基础知识可以在学校里教授，因为对我们的丛林及其方式的了解应该是每个澳大利亚儿童与生俱来的权利的一部分。后来，在高中阶段，那些在这项工作上表现出天赋的学生可以有机会对这门学科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特别是那些寻求警察、林业、农业科学、测量、土壤保护或武装力量职业的学生。除了获得大量有用的信息外，学生的观察力和主动性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对自然的热爱将得到鼓励，对植物和动物的无谓破坏将产生憎恶。

那些学校教育已经结束的人应该有机会在夏令营学校学习丛林技能，作为成人教育计划的一部分。它应该构成女童军和男童军训的基础。毫无疑问，在大多数接受这种教育的人中，它会很受欢迎。但这只是梦想；这里是现实。

教育部门已经被接触过。他们都承认这是一个好主意，但表示课程现在如此拥挤，以至于没有新学科的空间。已经尝试向成年人教授丛林技能，但发现只能进行讲座，尽管有人抗议说这不是一个适合讲堂的学科。当发现讲座主要由那一大群喜欢听别人谈论他们经历但从不考虑自己去获得经历的人参加时，所有的担忧都得到了证实。从那以后，我拒绝了所有演讲邀请，将来也会这样做。

在军队中，我经常被那些会说“我在平民生活中是童军团长，这正是我们的孩子们需要的。战后你有可能为我们做些什么吗？”的人接触。我承诺会尽我所能，在1945年圣诞节前复员后我做的第一件事之一就是向童军提供我的服务。这个提议在随后的两次场合又重复了。每一次都被拒绝，理由是在已经拥挤的童军训计划中没有它的空间。女童军确实想要它，但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只是以讲座的形式。

有很多学科可以通过谈论来教授，但丛林技能不是其中之一。正如你必须下水才能学会游泳一样，你必须走进丛林才能学会它的方式，很少说话但大量的演示和实践工作。不幸的是，许多非常有价值的组织的领导者似乎无法理解这一点，直到他们理解，我们将一事无成。

这本手册可能会启发一些人开始学习丛林技能；他们自然想知道能做什么。对他们我提供这个建议：既然似乎不可能让某人来引领，我们就必须自己领导，而不是等着跟随别人。

有一个机会：在澳大利亚有一大群而且不断增长的男男女女，他们对这种类型的研究确实感兴趣；他们是我们徒步旅行俱乐部(bushwalking clubs)的成员。悉尼在联合会的名册上有数千人，墨尔本人数较少，在阿德莱德、朗塞斯顿和霍巴特也有俱乐部。如果你住在或靠近这些城市中的任何一个，并且能够达到这些俱乐部对成员要求的高标准——这个标准不是基于社会地位或富裕程度，而是完全基于合理的体能标准，结合对自然的热爱，以及最重要的资格——正确的性情，你就有资格成为会员。如果可以的话，加入这些俱乐部中的一个。如果你想成立自己的俱乐部，任何现有的俱乐部或徒步旅行俱乐部联合会都会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你。如果你不能做上述任何一件事，就把这本手册作为指南，无论是独自一人还是与一两个朋友一起，开始让自己成为一个好的丛林人(bushman)。

确保你彻底掌握每一步；随着你技能和经验的增长，把你的知识传授给别人，特别是年轻人。在你的教学中总是让实践工作优先于理论，不要犯那个致命的错误——谈论你自己没有尝试过的事情。人们通常想要看到你所说的事情的演示，没有实践经验，就像明天太阳会升起一样确定，你会让自己陷入在观众面前演示失败的羞辱中。

你会发现在我们的城市和大城镇的年轻人中有足够的工作空间。平均而言，他们中的80%无法区分一种胶树(gum-tree)与另一种；他们中的大多数无法根据名字区分我们常见的本土鸟类中的几种以上。带他们到丛林中进行郊游，你会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植物和动物了解得如此之少

丛林手册

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他们就像图书馆里不识字的人。你的工作就是给他们一把钥匙，让他们能够开始直接阅读大自然无穷无尽的故事。

你会发现，在成年人中和在年轻人中一样，有很多愿意学习的学生。

在任何时候，你都必须遵守丛林徒步者的准则。你不在营地留下垃圾，不无谓地破坏植被，不恶意杀害无害的生物。在任何时候，你都准备充当植物群和动物群的非官方但热心的保护者；你的队伍从不喧闹，成员也从不穿着奇装异服。朴素的卡其色、灰色或丛林绿是你穿的颜色；所有奇装异服都留给徒步旅行者，徒步旅行者和丛林徒步者之间有很大的鸿沟。最重要的是，你绝不冒火灾的风险。遵守这个简单的准则，住在丛林中的人们很快就会欢迎你。

不要担心不良分子想要成为丛林徒步者。丛林徒步不会吸引那种在美丽古树的树皮上刻名字来毁坏古树的破坏者，也不会吸引那种砍倒在昆士兰铃鼓山(Tambourine Mountain)上生长了数千年的棕榈树的人。它对那些有钱但无脑的年轻男女没有吸引力，比如那些从游艇上登陆南澳大利亚海岸附近一个岛屿，与在那里筑巢的珍稀美丽海鸟的蛋打斗的人——这一事件引起了伟大的自然爱好者伍德-琼斯教授的尖锐批评。

如果你组建一个俱乐部或研究小组，并且之前没有指导这种活动的经验，请记住，对于从未尝试过这项工作的旁观者来说，领导似乎是一项简单的任务；那些做过的人知道，这是所有事情中最难做好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天赋；有些人天生就承担指挥，其他人则指望他们提供指导。然而，往往那些没有这种天赋的人发现自己被迫充当领导者。

最后的话

如果你发现自己处于这样的位置，要准备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加倍努力工作，把自己的舒适放在最后，根据最慢的人而不是最快的人来调节队伍的步伐，并记住所有队伍都有尾巴和头部。指定一名副手作为最后一个人；他的工作是确保尾部不被落下，等待掉队者或那些掉队的人。在每次停留时，你必须扫视队伍，看看每个人都在那里。

迟早所有领导者都会遇到抱怨者。首先要向他或她解释一切，因为许多抱怨都是由于一些领导者忽略了解释为什么要做什么事这一事实。如果抱怨仍然持续，选择那个特定的人轮流领导，包括旅行的初步计划。通过这种方式，你可能会发现某个在组织和领导方面有无价天赋的人。然而，很可能你会揭露一个期望别人做他自己无法做的事情的批评家类型的绝佳标本。

随着丛林徒步者的队伍因新成员而增加，我们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我们敦促将我们丛林国家的更多地区划为国家公园或风景保护区时发出声音，更多的人来监管现有保护区并将破坏者绳之以法，更多的人来确保狩猎和渔业法律得到遵守，帮助防止丛林火灾并拯救我们的本土植物和动物免于灭绝。一旦这样的运动获得足够的动力，事情几乎会自动开始发生。教育部门可能会开始认为应该教给孩子们更多关于他们自己国家的知识，并向他们展示如何在丛林中照顾自己；更多的人可能会停止观看有组织的体育运动和在赛马场赌博，转而支持他们参与的活动。我们甚至可能看到为我们的童子军和女童军制定的独特的澳大利亚训练计划，更多地基于这个国家的未来公民需要什么，而不太基于在英国已被证明合适的东西。

那些将丛林徒步作为娱乐，将丛林技能研究作为爱好的人，发现他们有很多收获而失去的很少。它不会，也不能吸引超过人口的某个百分比，但对那些确实喜欢它的人来说，吸引力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减少，而是增加。你可以继续专攻任何吸引你的自然研究形式；总有新的东西来保持你的兴趣。

不要以为这全是乐趣并且总是乐趣；远非如此。有时你会知道不适，有时甚至是彻底的困难；你可能通过经验学会“丛林术语”做死亡”的确切含义，你可能必须穿越干燥的路段，在山雾中迷路或被暴风雨困在小屋、洞穴或小帐篷里。你会知道沙尘暴的灼热和载有雨夹雪的南风大风的冰冷冲击。但正是那些事情带来了最大的补偿。

穿越干燥路段后煮的一壶茶比什么都好喝吗？当你在山脊上与大风搏斗数英里后，终于能够下降到一个有遮蔽的山谷并安营扎寨时，火比什么时候都更受欢迎吗？当雨最终停止，云层散开，阳光照在被数天雨水冲洗的世界上时，你有没有比任何时候都更想成为太阳崇拜者？像这样的经历让你充分欣赏生活中真正美好的事物；只有走出去冒着不适的风险，你才能积累最珍贵的财富——快乐回忆的储藏。

你也会学会“同志”这个术语的含义

“友谊”，因为没有什么友谊能比得上丛林小径或开放道路上的友谊。徒步穿越丛林是度假最便宜的方式，我们有整个大陆供我们漫游；这是一个几乎可以找到世界其他地方所能提供的任何东西的国家。你想在大河上划独木舟漂流吗？默里河就在那里等你使用。你想参观比瑞士更广阔的雪原吗？每年冬天你都能在我们的雪国找到它们。你想在仲冬的阳光下享受日光浴，阳光日复一日地从无云的天空中照耀下来吗？你会在昆士兰北部找到它。镶嵌在蓝宝石般海洋中的热带岛屿？在大堡礁上有数百个这样的岛屿。你想看世界上最壮丽的野花展吗？在早春时节访问西澳大利亚。

最后的话

对一些人来说，漫游癖只是字典里的另一个词。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是真实而有形的东西；一种经常得到满足却永远不会满足的冲动，想要看看地平线那边有什么。对这些人来说，丛林徒步可能意味着理想的实现。因为丛林徒步者确实有机会看到太阳从远山后升起，沙漠日落的绚烂色彩，棕榈树在信风的冲击下弯腰，聚集在山上的雷暴云墙，我们南部海岸的孤独海滩和雷鸣般的海浪——所有这些都是许多其他人徒然叹息的东西。

气味能够清晰地唤起回忆，对于一个漫游过整个大陆的人来说，这是多么快乐的回忆！一个女人坐在城市电车里你旁边；你闻到一阵香水味，你的思绪跳跃到西澳大利亚一个覆盖着盛开波罗尼亚花的山坡上。你经过一个公园，园丁们在焚烧枯叶，你闻到烟味，回忆中你又回到了默里河边那个你用香甜的本土松枝生火的营地。在温暖的夜晚，闻到郊区街道新浇花花园的气味，你又回到了热带地区。

声音也能唤醒回忆。一阵风吹过松树枝叶发出叹息声，你发现自己又在想起在灿烂星空下的那个夜晚，当时你躺在一丛沙漠橡树下，听着风从你头顶细枝中奏出轻柔的音乐。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你回家检修你的背包和其他装备，你看着日历，渴望着能再次进入丛林的时光。

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扎实的丛林技能知识在澳大利亚国防中的价值。就在几年前，我们面临着被残暴敌人入侵的前景。无论发明了什么新的可怕毁灭武器，战争似乎总是最终归结为地面上士兵之间的战斗。如果这个国家再次面临入侵，能够在其防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是手持步枪的优秀丛林人(bushman)。

澳大利亚野花

作者：Thistle Y. Harris

这本Thistle Y. Harris的《野花》豪华新版比第一版要漂亮得多。在新的版式中，彩色插图放大了，制作得比以前更精美，这是任何人都会为拥有而自豪的书。

这本书配有描述性文字，通过已故Adam Forster的画作，用自然色彩描绘了250多种澳大利亚野花。所选择的植物尽可能包括了各州最常见的野花。

澳大利亚植物的多样性和种类繁多，它们的色彩丰富和形态美丽，会让那些尚未研究过这个国家植物群的人感到惊讶。面对澳大利亚严酷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大自然的慷慨似乎是奇迹般的。